

藝文

第一卷 第二期

第(7)期

1926年

目 要

中國文學演化概述

郭紹虞

蜂目考

李笠

史學與史法簡編

劉撻藜

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

劉撻藜

六書無先後次第說

魏世珍

李白

吳汝濱

黃河邊的幻戀(小說)

王培彬

消息之流傳(獨幕劇)

趙鍾才譯

詩二十二首

李笠等

詞二十三闕

李笠等

賦二篇

段凌辰

致梁漱溟書

黃際遇

本啟會事一

本會第四屆職員：

指導員

韻文李雁晴 駢文王志剛 小說戲曲郭紹虞
散文董作賓 考證劉楚賢 書法關河益

名譽會長

張幼山 馮芝生
李敏齋 黃任初

正會長

魏世珍 副會長 李五橋

編輯

吳汝濱 許敬參

文牘

黨蘊秀 會計 石立朝

庶務

周群賢

本會啟事二

本會新入會員：

安文倬

張永福

陳青佩

趙鍾才

徐積昌

廖冠洲

趙芝庭

張友賀

張玉璞

張森嚴

劉榮讓

本刊啟事一

本刊極願與國內各種雜誌互相交換，藉收觀摩之益。如有願
換者，請賜函商權為盼！

本刊啟事二

本刊第一卷第三期要目預告：

清代學者對於文學之批評（郭紹虞）

討論古史再質顧先生（劉揆藜）

評文心雕龍講疏（李笠）

「辯」黃際遇

詩人與酒（吳汝濱）

文學與宗教之關係（魏世珍）

王志剛先生、馮芝生先生，均有重要文字；史學與史法簡編，

金石題詠錄，倚劍室詞存，曉春閣詞存，曉春閣詩存，仍繼續

登載；段凌辰先生之長篇賦亦陸續刊布；小說戲劇等，亦擇

優發表。

文藝

第一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

目錄

| | | | |
|---------------|-----|--------------------------------|------|
| 中國文學演化概述 | 郭紹虞 | 曉春閣詩存(八首) | 王志剛 |
| 蜂目考 | 李笠 | 詩六首 | 劉挾藜 |
| 史學與史法簡編 | 劉挾藜 | 詩二首 | 党蘊秀 |
| 古史稽疑之一 | 王志剛 | 詩一首 | 崔世鈞 |
| 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續) | 劉挾藜 | 詩二首 | 侯執鵬 |
| 六書無先後次第說 | 魏世珍 | 倚劍室詞存(九闋) | 李笠 |
| 赫拉頤利圖斯殘句(二) | 芝生譯 | 曉春閣詞存(七闋) | 王志剛 |
| 李 白(續) | 吳汝濱 | 詞二闋 | 劉挾藜 |
| 赫拉頤利圖斯殘句(三) | 芝生譯 | 詞二闋 | 張孝友 |
| 屈原冤詞 | 趙芝庭 | 詞三闋 | 崔世鈞 |
| 黃河邊的幻戀(創作小說) | 王培彬 | 登慈恩寺塔賦并序 | 段凌辰 |
| 一夕談 | 疇 厂 | 淚 賦并序 | 段凌辰 |
| 金石題咏錄(三首) | 李 笠 | 消息之流傳(Spreading The News)(獨幕劇) | 趙鍾才譯 |
| | | 英國葛高立女士著 | |
| | | 通信 | |

目錄

一

文藝第一卷第二期

致梁漱冥書……………黃際遇



中國文學演化概述

郭紹虞

劉中叔云：『英儒斯賓塞爾有言世界愈進化則文字愈退化。』

夫所謂退者乃由文趨質由深趨淺耳。及觀之中國文學則上古之書力求簡質崇用文言。降及東周文字漸繁。至於六朝文與筆分。宋代以下文詞益淺而儒家語錄以興。元代以來復盛興詞曲。

此皆語言文字合一之漸也。故小說之體即由是而興，而水滸傳三國演義諸書已開俗語入文之漸。陋儒不察，以此爲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簡趨繁，何獨於文字而不然！故世之討論古今文字者以爲有淺深文質之殊，豈知此正進化之公例哉！

乙巳國粹學報第一期刊論文雜記 這在中國學者中確是一個卓特的見解。本文所述即在說明中國文學無論何種文體都有幾種共同的傾向，即是（1）自由化（2）散文化（3）語體化。

章太炎云：『世言希臘文學，韻文完具乃有筆語，史詩功善後有舞詩。韻文先史詩次樂詩後舞詩，筆語先歷史哲學後演說。徵之吾黨秩序亦同。』

論語五附錄 正名雜義 所以本文所述又全本馬爾頓

中國文學演化概述

Monlton 之近世文學研究中所作表以立論。學術本無國界的區別，不妨引作參證以察知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

這是所謂「楔子」。

二

欲研究文學之起原，祇須探求文學發生之原因。我們若欲探求文學之所由發生，則由今可以推古，古人之創作文藝與今人之創作文藝，其道實無二致。人生不能無情感，既有所感於中便不能不謀有所抒於外。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朱子詩集傳序所謂『有欲則不能無思，有思則不能無言，言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都是這些意思。所以我們若探究文學之原始，不能泥於他所使用的工具；其所用以發抒情感者無論是語言或文字，總之祇須含有文學的性質，便都可以稱之爲文學。文學是最單純最率直最直接表示我們情感的東西，所以最初的人類亦早已造成表示此情感之形式。沈約謂『歌詠所興



「自生民始」亦與近世文學史家以風謠為原始文學之說相合。文字未興以前，風謠即為初民的文學。文字既定以後，詩歌又足賅一切創造的文學。人文演進遂由詩教以衍為各種的文體。此章實齊所以謂後世之文體備於戰國，而戰國之文多出於詩教。是故風謠為原始文學，而詩則風謠之演進，各種文體則又由詩以推行。

近人研究風謠所由構成的要素不外三事：(1)語言(2)音樂(3)動作。語言是「辭」的方面，音樂屬「調」的方面，動作為「容」的方面。

風謠與詩之不同，只是(1)風謠為混合的表現，而詩則趨於分析的發展。(2)風謠以語言為工具，而詩則用文字為工具。至於(3)若就其藝術言之，則亦不妨稱風謠為未成熟的產物，而詩為較成熟的作品。

原始的風謠今雖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考察現在野蠻民族的情狀而加以推測，也可以根據古人的記載而參以想像。

呂氏春秋古樂篇謂「為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我們即可據之以看出無文字以前的風謠，其語言音樂動

作三者混合的關係。

毛詩大序論詩歌之起原亦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節說明文學音樂舞蹈三種混合的關係更為明晰。大抵昔人思慮單純，言辭簡質，雖有所感於中而不能細密地抒發於外，所以不得不借助於其他的藝術。朱子答陳體仁書云以虞書考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水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非詩為樂而作也亦其後漸次進步而後始漸與舞蹈分離了，更進而復與音樂分離了。迨到描寫的技巧更精的時候，即由音樂挽留的韻律亦漸次可以破除了。至於其仍借助於舞蹈與音樂者亦更逐漸進步，而成為更精密的體製。於是文學上的種種形式體裁與格律，遂由以產生，而其源固導始於風謠。

自風謠以進於詩，於是自此三種混合的質素中趨於分析的發展：由語言的質素以演成史詩（即敘事詩），由音樂的質素以演成樂詩（或抒情詩），更由動作的質素以演成舞詩（或劇詩）。舊時把詩經分成風雅頌三類，我們若從大體上觀察，則

雅似近於史詩，風可以當抒情詩，而頌字訓容，又相當於劇詩。

三

由於西洋各國韻文演進的先後而言，最早是敘事詩，次抒情詩，又次為劇詩。但在中國最初的文學而言，抒情詩較多佳構，敘事詩則罕見流傳。所以疑中國文學演進的先後，獨成爲例外。章太炎正名雜義因謂「古者文學未興，口耳之傳漸則忘失，綴以韵文，斯便吟咏而易記憶。意者倉沮以前亦直有詩史而已。下及勳華，簡篇已具，故帝典雖言多有韵，而文句參差恣其修短，與詩殊流矣。」此雖只是「想當然耳」的論調，但謂倉沮以前直有詩史，亦並非絕無理由的。劉中叔論文雜記謂「上古之時歌謠而外，復有史篇，大抵皆爲韵語，言志者爲詩，記事者爲史篇，史篇起源始於倉聖。周官之制太史之職掌論書名，而宣王之世復有史籍作史籍，書雖失傳，然以李斯倉頡篇，史游急就篇例之，大抵韵語偶文便於記誦，舉民生日用之字悉列其中，」則後世史籍的體製，正是上古史詩之遺型了。

其後演進別爲二途，其仍爲韵文者，成爲詩經中的大小二雅。大小二雅，雖亦重在言當時政事之得失，但是頗有偏於情緒的

中國文學演進概述

色彩，固與西洋的敘事詩不同。所以章氏太炎稱爲「同波異瀾，各爲派別。」這是由史詩演進的一種。雅體以多抒情的，子故後世的與音樂相關的樂府，多有取則於二雅，若昔人恆以風雅連稱，亦正以其性質相近而體不完全同於敘事詩之故。

其變爲散體者，即爲歷史。劉中叔論文分爲「文」「語」二體，以爲「文近於經語，近於史。」見乙巳國粹學報第一期文章源始。則史詩之散體

化本爲當然的現象。古代有韵的歷史，今已不可考知，而現存最古的史籍如堯典一篇，雖有難以韵語之處，顯與雅體之爲韵文

者不同，至於後世的歷史，則更很明顯的偏於單行的方面了。中歷經過騷文時期的潮流，史家亦多騷體之作，畢竟能歸入文的方面，而不可以入於詩的方面，所以史詩之進爲雅體，是

難以抒情的分子，而史詩之進爲歷史，實即是敘事詩的散文化。敘事詩的特點，其一是屬於知識經驗的記載，其又一是屬於

情感想像的描寫。迨其演進爲歷史，猶保存此二重的性質，所以古代文史合一，史家與文家常不能分離。其後史家的著作偏重

在記載，於是傾向於理知，而史學遂漸與文學相分離。至其偏重在情感想像之描寫者，則別演進爲小說，而爲之羈紐者實爲傳

記一類的文字。歷代在記載的期實傳記，則不必如此，可以容納荒唐奇幻會現象的傳記，或記載或描寫自然現象的記，都不必如此。歷史之全真，亦不必如小說之全幻，故爲二者之並流。我們祇須看穆天子

傳山海經諸書便可以明瞭此中的關係了。小說亦受哲理文或辭賦的影響但只是旁支到中

叔論文雜記云古代小說家言體近於史 小說的演進始以漢魏六朝筆

記的志怪的小說總以唐人單篇的傳奇的小說最後成爲宋元以後章回的小說。唐以前的小說多用文言，宋以後的小說多用語體。這實是敘事詩散文化後的語體化。近自外來文學輸入以後，於是復有翻譯的小說，或用文言，或用語體，大抵又多破除章回的陋習，這又是體裁的傾向於自由化了。

這是敘事詩一方面的演進。

四

至於抒情詩呢？詩經中的風，大體可爲代表。風雖不必定與舞容有關，但其與音樂生關係則是無可疑的。其後漸次演進至春秋戰國之間，遂有詩與賦的區別。詩仍與音樂生關係，賦則仍於句末用韻，猶存一些脫化的遺跡，但不用以歌唱則固離音樂而獨立了。此時的賦，其體製頗單簡，自其「不歌而誦」的作用而言，固可稱之爲短賦，由其發抒情志的性質而言，亦不妨稱之爲小詩。所以文心雕龍詮賦篇稱之爲「雖合賦體明而未融」。這是由樂詩以成爲單純的抒情詩。

四

此後賦體的演進以受南方楚聲的影響而成爲「騷賦」，以偏於「鋪采摛文」的作用而成爲「辭賦」，在於駢文時代則成爲「駢賦」，在於近體詩的韻律確定以後復創爲「律賦」。最後以文體偏於單行的方面而成爲「文賦」。迨至今日一方面因於語體的流行，一方面因於外來詩體的影響遂復有「散文詩」之稱。散文詩的性質實與賦的性質相近，同樣的都介於詩與小說的中間；由其「鋪采摛文」方面而言則近於小說，由其「體物寫志」方面而言則近於詩。我們祇須看最初的辭賦，如屈原的漁父宋玉的對楚王問諸篇不是韻文而饒有詩的意境，便可悟其關係了。明散文詩的性質和賦的性質相近，然後知賦體的演進，方其初雖有由散趨駢，由駢趨律的情形；語其終實有化駢爲散化文爲語的傾向。其初的趨於駢趨於律是受當時文體的影響；其終的爲散行爲語體，則是合於一切文體演進的趨勢。這是抒情詩變爲賦體後的散文化與語體化。

賦本由抒情詩脫變而來，故原始的賦尙帶抒情的色彩。短賦於小詩完全是發抒情志的產物即騷賦的始辭逸調漸有文勝於情本同舉而不實的傾向而其反覆纏綿纏綿排側之致猶如多抒情的分子。「辭賦」以後始偏於鋪寫而薄於情感，於是抒情的分子，其不成爲韻語

而保存抒情詩之本來面目者遂別成爲抒情文。其最顯著者即古文中的哀祭一類。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謂「哀祭類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可知哀祭類這種的抒情文，最初的導源是抒情詩，後來的面目是抒情賦。直至賦的方面漸漸減少抒情的分子，於是更一變其形製，而爲有韻的祭文或哀辭。祭文或哀辭之用，不過爲便於宣讀及歷史上遺形的關係。若至情流激熱情騰涌的時候，便不免感到用韻之束縛，於是如韓愈的祭十二郎文之類，便化爲散行而不復用韻了。更進一步於是如白居易的祭弟文之類，明白如話，不惟化爲散行，並且變成語體化了。這又是抒情詩成爲抒情文後的散體化與語體化。

賦體比較的保存詩的形式而重在鋪寫，抒情文又保存抒情詩的質素而變其體裁，這都是抒情詩之與音樂分離而其面目復不同於詩體者。

即就其面目仍爲詩體者而言，亦有合樂不合樂之別。楚辭有九歌以侑樂，有九章以抒情，其途漸分。迨至漢時，於是古詩與樂府遂顯然殊途。此後唐人以絕句入樂，宋人以詞，元人以曲，均

中國文學演化概述

與音樂生關係，至其隨意抒情的篇什，則皆是「不歌而誦」的。大抵詩與音樂之關係本極密切，一方面常欲脫離音樂而獨立，一方面却又常和音樂生糾葛。由於這種交互的關係，於是無論詩的方面或樂府的方面，遂當以演進而成爲新的體裁。

音樂本是動的美術，不能和文學一樣容易保存他永久的性質，故其本身已最容易變遷；加以外來樂器樂調之輸入，而中土之音樂遂更容易變化。詩以和音樂相關之故，所以音樂變遷了，詩體亦不得不隨之以俱變。雅樂之變爲樂府，即是此理。此後樂府之屢變其體亦未嘗不是此理。

詩體雖隨音樂而屢變，但於既變之後，又往往欲脫離音樂的關係。漢人以樂府入樂，但魏晉以後的擬古樂府便不然了。唐人以絕句度曲，但當時已有用以純粹抒情的了。五季兩宋以詞播管，而在北宋已有腔子裏縛不住的詞人了。元明重曲，但其樂律至今可考者只有崑腔的北曲與崑腔的南曲而已。且在當時便不妨拗折天下人腔子的曲家。所以本是入樂的歌曲，至後世亦每每等於純粹的抒情。

這兩種交互的關係——詩體隨音樂以變遷，與詩體脫離音樂

的束縛，雖似相反而實相成，因為都所以促進詩體使之更趨於自由的緣故。其欲脫離音律的束縛，固是趨於自由的表現；即其隨音樂以變遷，亦以樂中有泛聲之故，其調子不能整齊，於是詩體亦較為自由，沒有字數整齊的限制。這實是詩體的自由化。

詩體既漸趨於自由，其隨以並起的現象，即是採用語體以入詩。語體文學之發達固另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詩體愈自由，則採用語體的量亦愈以增加。所以唐人詩中雖多採用方俗語言以入詩，但不如宋人之詞其採用語體之處為尤多；宋人詞中固多有純用語體以成篇者，但亦不如元人之曲之尤為普遍。一方面固是詩體愈自由，愈可增加採用語體的數量。一方面亦是愈採用語體，愈可促進詩體之自由。這二者實是交相為因交相為果的。

明此，然後知近人所提倡的新體詩，其動機固是受外來文學的影響，其體裁與風格都仍有其歷史上的淵源。新體詩的演進，其初期即是語體的自由詩，一方面採用古詩之沒有音律的束縛，一方面採用詞曲之沒有句調的限制，所以正亦不妨視為詩體自然的演進。其第二期則成為語體的散文詩，然後其句調既

漸趨於歐化，風俗亦迥異乎舊制，而受外來文學的影響，遂頗為顯著了。

六

以上都是由於風的方面的演進。至於亦以反省為作用而運以散文別抒妙理者則為哲理文。哲理文本編於知的方面但在於古代的興趣故有文藝的價值迨至後世情的文與知的文始漸以途唐代的禪家宋代的理學家其語錄但取其遠不尙其美遂不能闖入文學範圍以內了哲理文之導源出於箴銘，本亦是從韻文來的。此後演進，化韻語為散文，組片段成系統，於是遂有哲人的文學。劉申叔謂『秦漢以降，文與古殊，由簡而繁，至南宋而文愈繁，由文而質，至南宋而文愈質。』國粹學說五 批論文雜記此數語若用以說明哲理文之語體化，可謂最為適合。

哲理文嫡系的演進，成為論辨序跋等類的文字；其旁系的演進，一方面足以助辭賦之體製，一方面足以助小說之萌芽，其演進的趨勢均有語體化的傾向。

這是抒情詩一方面的演進。

五

其在劇詩則詩經中的頌可以為其代表。劉申叔原戲一文謂『戲雖小道發源甚古。還稽史籍，歌舞並言。歌舞本於詩，故歌詩

以節舞。以歌傳聲，復以舞象容。孔子刪詩，列周頌魯頌商頌於篇末，頌列於詩，猶戲曲列於詩詞中也。國粹學三十四期所言極有理由。不過頌雖美感德之形容，或未必是搬演故事，與近世所言戲曲者不同。其後或雜詠故事而不被請歌舞，或合以歌舞而不演故事，或搬演雜戲而並非事實，或祇演故事而並無歌曲，尙不能算是真正的戲曲。所以王靜菴戲曲考原謂「雜劇傳奇之創作前，中國尙未有真戲曲。」今論戲曲，亦當自元時講起，而溯其文體上的導源。

戲曲的體製大抵導源於詞，由詞別出爲樂語，爲傳聲，爲大曲，爲諸宮調，遂進而爲雜劇。樂語大曲皆爲貴族所使用，所以不妨專尚藻飾，多用駢體律句，取其易於歌誦。至如諸宮調則起自民間，王灼碧雞志序謂熙寧元豐間州孔三傳始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便不妨多雜以語，觀董解元西廂記便可知其內容。王靜庵宋元戲曲史斷定董解元爲諸宮調元人雜劇繼之，遂專以本色相高，這實是戲劇的語體化。

自元人的雜劇以進爲明人的傳奇，中間以受當時復古的影響，於是文詞方面如梁辰魚等均好以儷語入曲，遂一變本色的風格，而偏重詞藻，這好似逆流的進行；但在體製方面，則傳奇實

中國文學演化概述

較雜劇爲自由，每劇無一定之折數，每折無一定之宮調，且不獨以數色合唱一折，並有以數色合唱一曲，而各色又皆有自唱。所以這亦未嘗不是戲劇的自由化。

清代中葉以後，復廢昆曲而流行今劇。其劇本雖尙本色，究嫌腐俚，所以較少文學上的價值，但於其搬演的動作上則更較昆曲爲自由。及至啟關以後，更受西洋劇的影響，於是社會上遂流行新劇，並且脫離音樂的關係了。至其表演之趨於自由，劇本之化爲散行，尤爲明顯的事實。

劉申叔論文雜記謂「明人襲宋元八比之體，用以取士，律以劇曲，雖有有韻無韻之分，然實曲劇之變體也。如破題小講，猶曲劇之有引子也，提比中比後比猶曲劇之有套數也。領題出題段落猶曲劇之有賓白也。而描摹口角以偈肯爲能，尤與曲劇相符。乃習之既久遂謂爲代理賢立言，然金元曲劇之中，其推爲正旦者，曷嘗非忠臣孝子貞婦義夫耶？故曲劇者又八比之先導也。」國粹學第八期所言雖不免稍偏，但亦足明劇曲之散文化。

由劇詩演進而別向散文方面發展者，厥爲辭令。西洋文學史家稱之爲演說。漢書藝文志謂「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

又謂『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據是可知辭令與詩的關係。辭令之與詩，一方面固不妨稱詩諭志，用昔人的成句以微言相感，一方面亦不妨隨機應變，巧於運用而自抒機軸。所以孔子謂『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不學詩，無以言。』學詩以後而可以自己運用以委婉其意而善達其辭，便已很明顯的指出辭令之淵源於詩了。章實齋詩教旨謂論之義固行人之所難繼，若流雅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於微，誠而善，謂劉中叔論文雜記闡此義更明。

章太炎正名雜義謂『縱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爲紛葩，期於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秦代儀軫之辭，所以異於子虛大人者，亦有韻無韻云爾。名家出自禮官，墨師史角固清廟之守也。故經說上下權輿於是。龍施相紹，其流遂昌，辯士凌辭，固非韵文所能檢押矣。然則縱橫近於雄辯，雖言或備規，無口給可用。名家契於論理，苟語差以米則條貫已歧，一爲無法，一爲有法，而皆隸於演說者也。』此文謂縱橫同於辭賦，雖不能駭辭賦的全體，却亦能得一部的真相。漢書藝文志於詩賦略別出陸賦之屬，即是專主說辭的。所以

章實齋亦謂『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至其謂『辯士凌辭，固非韵文所能檢押』則不過僅就大體言之，越語載范蠡對越王之詞，史記龜策傳載術平對宋元之語，洋洋灑灑，全篇成韵，猶可窺見其出於詩的形迹，則縱橫之與辭賦，亦不僅有韵無韵之分了。

上所論證皆足以明辭令之出於詩，而尙不足明辭令之出於劇詩。我以為古代劇詩之動作的表現，即在於樂舞，而樂舞的作用如禮樂記所謂『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則可知樂舞之足以訓練儀容。辭令的美妙，不僅由於吐屬的雋永，亦更重在儀容的嫺雅。在於抵掌而談之時，身所表顯的是儀容而其口所宣吐足以轉人之意者，則在於辭令。普通每以『動人視聽』一語形容言詞的功效，實最愜當。其『視』的方面是所以促人注意的儀容。其聽的方面是所以促人省察考慮的辭令。明此則辭令之出於劇詩，便可不煩解說了。

不過辭令是空間的美，而非時間的美。其由空間的美而轉爲時間的美之時，即成爲有永久價值的文學。前人以此種辭令附載史書，於時只知道這是史家的文學之美，而不知此是辭令本

身的美了。漢志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春秋官爲尚書，此與禮玉篇所言，禮記事記言的分別，左史右史之職，雖則申叔古學出於官守，論所言當以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說爲當。此等區分，在後世史職並不知此，但因此古初的分別，確足以顯出文體之流變。記事者即爲由於記事詩所衍成的歷史記言者，即爲制詩所衍成的演說漢志又謂書者古之說，令說令於乘其官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即爲立具，即此禮立辨之意。曰說令曰立具，則可知本爲一種通俗的語言，初學記文部引七略謂尚書直言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亦可知書體本是直言之言，而非論難之語。因此更可知其性質之屬於演說。此後後知敘事詩與制詩的分別，雖史與演說的分別，記事與記言論分別，春秋與尚書的分別，自後世史家以言動之關係至密，不復區分敘述，遂不論記言記事，舉以納之於史，如左傳一書，即爲最早的創例。後人因此遂易昧於文體之源，遂以辭令爲出於史家了。固然史

家記錄辭令的時候，往往加以潤飾，如左傳所載各人的談吐，如出一口，亦可爲辭令經文學家潤飾之證。但是辭令的本身亦確有其美的。

姚姬傳古文辭類纂所分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四類，都爲由辭令轉變的文體。而詔令贈序二類，尤近於演說的性質。周穆王命祭公謀父爲威猛之詞，以責敵人，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都與今日演說的情形相似。至於奏議書說二類，在其前期大都均合於辭令，原爲語言而其後潤飾爲文辭。在其後期，則往往以文代語，所以於其本身即是時間的美而非空間的美了。

詔令奏議都用於貴族，一爲上命下之辭，一爲下對上之辭，贈序多取以貢諛，至少亦適用於文人階級，所以皆取其文詞爾雅，

中國文學演化概述

成爲貴族的古典的文學。這是出於特殊的情形，故與一般文體演進的趨勢似不相合。但如元代的天寶宮聖旨碑文，則詔令固亦有用語體的。任昉奏彈劾整文中，所引劉寅妻范氏的訴狀，及奴海蛤等的借狀，則知奏議中固亦有用語體的。不過就大體而言，不能據此孤證以爲詔令奏議的語體化而已。詔令在實際體化不過文人每加以點畫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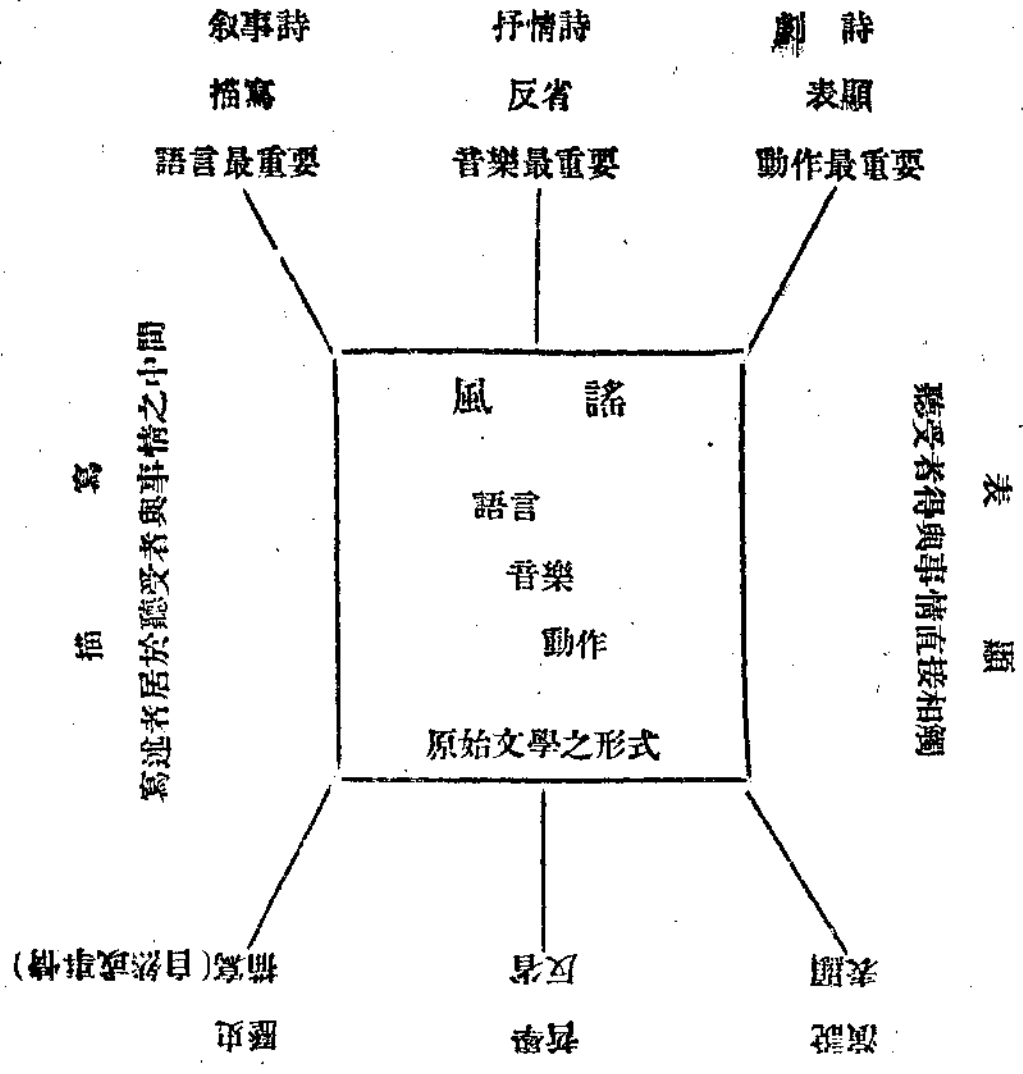
書說一類用於朋輩往還，其性質便與貴族的文學不同。所以宋元以後，書牘一體，雖仍有用駢文或散文的，但是參用語體却亦是不可掩的事實。

辭令一類的文體，以經貴族的使用，於是語飾以文而不甚著語體化的傾向，至其散文化的趨勢，則甚爲顯著。隋文帝以不喜詞華之故，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當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甚至付有司治罪，這實是散文化的先聲。唐代臺閣文字，令狐楚李商隱輩雖爲逆流的運動，但總不敵散文化的傾向。這又是劇詩一方面的演進。

六

最後，附錄馬爾頓原表以資參證：

詩——創造之文學
增加於一切現存物之外者



蜂目考

李笠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集解「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文穎曰：『準，鼻也。』索隱「始皇蜂目長準，蓋鼻高起。文穎說是。」

案始皇本紀云：「秦王爲人蜂準……」集解「徐廣曰：『蜂一作隆。』正義「蜂準逢反。準，章允反。蜂，蓋也。高鼻也。」（句疑有誤）……「則始皇蜂準，初非蜂目也。蜂，古或作鋒。漢書中山靖王傳「讒言之徒蠶（蜂同）生」集注「蠶，與鋒同。」後漢書光武紀「盜賊蜂起」注「蜂字或作鋒」鋒又通作豐，聲轉爲隆。史記五帝本紀「帝嚳娶陳鋒氏女」漢書人表作豐，大戴記帝繫姓作隆，是蜂、鋒、豐、隆四字，並聲近字通。從知始皇之蜂準，即高祖之隆準，同爲高鼻之相。論衡骨相篇運作「秦王爲人隆準」其明證也。張氏以「蜂」爲蜂蓋字，望文生訓，不足與言古義矣。

「蜂準」即「隆準」既如上述，而索隱云「蜂目長準」者，又何說耶？曰：小司馬此言，本於漢書晉灼注（凡史記注多襲漢

書注，非獨索隱然也。）灼注又本於楚世家。欲明灼注之意義，須先求楚世家蠶目二字之塙詰。

楚世家云：「……商臣蠶目而豺聲。」蠶目之義，頗爲費解。晉灼小司馬既引以釋高祖之隆準，則蠶亦高義，不爲蜂蓋可知。惟「目」之與「準」終難相通。今案「目」蓋「自」字之譌。「自」即「鼻」字。說文「自，鼻也。」又王部鼻字解云：「自，讀若鼻。」段玉裁注云：「自與鼻，不但同義，而且音亦相假借也。」是則商臣之「悉自」即始皇之「蜂準」亦即高祖之「隆準」矣。又「準」與「鼻」渾言則無別，析言之，則「準」爲鼻之端。後漢書光武紀注引許負云「鼻頭爲準」可證。晉灼推演其義，云「蜂自長準」者，蓋謂鼻高而鼻端長也。後人不知「自」即爲「鼻」因疑爲「目」字之誤，改楚世家，並改晉灼之注。索隱之文，或承其譌，或亦後人竄改耳。

或疑「蠶目」與「豺聲」對文，大誤。高祖之「龍顏隆準」不對也。越王勾踐之「長頸鳥喙」（或作鳥誤）喙，不對也。此何

疑乎且豺虎食人，聲暴，故以聲爲形容也。禽鳥喙銳，故以其喙爲形容也。是以勇夫叱咤，或逕謂之咆哮，星宿形銳，古人稱爲鳥喙。豨之目，何所比方乎？言其毒，當云蜂螫，言其細，當云蜂腰矣。

復次古書言目之狀者，若國語「叔魚虎目」，則以「虎視眈眈」，易爻已有明文。（見頤卦六四）其目之爲人注意可知。故言虎目，則人知其兇；言蜂目，則不知其云何；此又不可以比例者也。

或謂：孔叢子執節篇「子慎曰：『聞之荷卿，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蜂既訓高，高亦長也。析言之，則所占空間位置，有橫豎之別；渾言之，則高長亦可通用。例如修本訓長，而竹之高者，謂之修竹，則又以修爲高矣。準此，則「蜂目」即「長目」，豺豕視，句法亦同。今案：此說亦非。以蜂爲隆，史記既有成例，不應楚世家獨在例外。此蜂目不能與長目比者一。視屬於目，長目豕視，只是言目之相，與楚世家之兼言聲者不同，此蜂目之不能與長目比者二。長目既爲豕視之目，豕性拙滯，豺性兇很，則長目豺聲，亦何能相稱？此蜂目之不能與長目比者三。總此三點，故蜂目之義，終難安耳。

始皇商臣性並陰狠，漢高猜殺功臣，慘戮之行，先後一矩。故史公隱以二人爲比。史記侯幸傳云「漢興，高祖至暴抗也。」亦可見史公之不滿於劉季矣。知劉季之似秦王商臣，則於蜂自隆準之訓，庶有左右逢源之趣焉。後儒不察，以「隆準」爲帝王之相，如范曄紀光武「隆準日角」之類，失其本義矣。

右義自余撰史記訂補時發之，當時以限於篇幅，語焉未詳。茲更引申言之，以冀治國學者之批評焉。

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大梁。

史學與史法簡編

劉揆藜

今年秋季開學後兩星期，忽承學校命添任「史學與史法」一課。以目下國內尚無適當成書可用，爰忽編撰講義。擬於一年內隨編隨講，畢後刊成一書，以質當世。乃甫着手，同學魏君世珍復以草稿投登文藝雜誌為請，敦促再三，不能辭却，姑漫與之。修正補苴，祇待俟諸異日。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劉揆藜識

- 一……開宗明義
 - 二……史之源流及史體演變
 - 三……史中三體之利弊
 - 四……史著目的及史性變遷
 - 五……史之功用之真義
 - 六……史家職務與道德
 - 七……史文問題與史才
- (目錄未完待續)

史學與史法簡編

一 開宗明義

何謂史？今之所謂歷史者云何？伊古以來，解釋者紛紜。就我國言之，上起說文，下迄於今，據造字本義釋「史」者約有三說，復有望文生義者焉。據造字本義釋史者，(一)為許慎之說。許氏說文解字曰：「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此說也。段玉裁說文解字註從之，且引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之文，謂許氏解釋，以記事包記言，又引左傳「君舉必書」良史書法不隱，以釋許氏持正之說。近人因之，謂古者記事官記言官態度中正不偏，據言據事直書之，謂「史」(二)為吳大澂等之說。吳氏說文古籀補常考錄鼎籀文，昌言：「史，記事者也。象手執簡形。古文，中作，無作，中者推其意，蓋以中當作，卽卹之省形。冊為簡策本字，持中，卽執簡冊之象也。」江永周禮義舉例之言亦類是，以為「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

一三

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持簿書也。『近今章太炎文始復從二氏之說，引證而演繹之，謂『中字作』，乃純象形。中本『之類，故春官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歲終則合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於天。』升中，即登中，謂獻民數政要之籍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謂握圖籍也。春秋國語曰：『余右執殤宮，左執鬼中。』韋解以中爲錄籍。漢官亦有治中，猶主簿耳。史字从中，謂記簿書也。自太史內史以至府史，皆史也。』以上吳江章三氏之說，互相發明，總結其意，皆謂持簡冊簿書記載一切者，謂之『史』。』(三)爲近今王靜庵之說。王氏釋史稽考古籍，謂中爲古盛算之器，曰作盤形，一象柄。古時算與簡筭本同物，故盛算之中，亦用以盛簡，以爲『史』字。本義指手持盛筭之器記事之人。——上列三說，皆考造字之本義以釋『史』字者也。雖有差異，實則相得益彰。吾人不必起造字者於九原而問其史字本意究竟何如，逕可湊合上列三說以定『史』字之義曰：史字原義實指書記官而言。古者

稱手持簡冊簿筭器而記載一切之書記官曰『史』。後世引申其誼，兼稱史官所記載一切之簿書簡冊，亦曰『史』焉。迄於近世，以爲史籍紀錄歷代史蹟於是，又有『歷史』之稱。近今蕭君一山清代通史導言且爲下定義謂『歷史者，宇宙現象之敘述錄』。其說良是。乃望文生義，憑心自撰者流，或謂『史者，研究人類進化之現象』，或謂『史者，研究人類進化之階級及法則』。諸如此類，悉釋『史學』意義之一端，非『史』字之意義也。至於歐美諸國『史』字之義，古希臘文作：ἱστορία，訓爲「徵問」或「詢問所得之知識」(Inquiry or Learning By Inquiry)。不論何種語言行事，胥概括之。希臘後哲，始漸限此字於問得知識之紀錄。羅馬沿之，寫爲Historia，訓爲人類過去事實之記載。由是演爲近世英美諸國之History，法比班荷瑞士等國之Historique，俄塞等國之Istoriya，瑞典之Historien，挪威之Historisk，丹麥之Historie，德奧兩國之Historische及Geeschichte。歐美史家爲之標定義者甚多，或謂史爲詩與哲學之混合，或謂史爲文之具載事實。時日本末者，或謂史爲紀載政治者，或謂史爲大人之傳記，或謂史爲社會之傳記。(見浮山和

民新史學) 皆知其一而未知其全也。近今美國史家魯濱孫 (J. H. Robinson) 著新史學 (New History) 爲立定義，始稱完全。其言曰：『就廣義言之，自有人類以來，其所思所行之成績及痕跡，皆屬史。大則紀古民族之興亡，小則記個人之性情及動作。即如 Charles 之石斧，今朝之報紙，皆史也……無論解釋亞述瓦上之契約，估計金剛石項圈之價值，或敘述 Charles V 之食物……與夫 Eli 之兒媳，因知 Ebenezer 人民困苦而悲傷，爲史；即大憲章之條文，變質原理之來歷， Santiago 城之失守，黑衣服與白衣僧之區別，以及今……紐約世界報之銷數，亦莫非史。各有其關係及重要，皆當明白記載者也。』

魯濱孫此種定義，涵括之廣，且遠過於吾國龔定庵古史鈞沈『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之說，章實齋文史通義『六經皆史』之言。惟其說及吾上文釋『史』與『歷史』意義所指之史，俱有類於所謂『史料』。蓋邇來沿用習慣，咸謂有系統有組織有次序之史蹟集團，紀載爲史。非然者，斯目爲『史料』。時或並有系統有組織有次序諸史籍，亦概目爲『史料』焉。

『史』與『史料』之義已明，茲可進釋『史學』之義：

『史學』二字，吾國古人用之，各異其解；或以著作史書爲『史學』，或謂註解史書爲『史學』，或目考覈史事異同正誤，眞僞與夫校勘史文是非，訛脫爲『史學』，亦或以縱論史法批評史著爲『史學』，亦或稱蒐集史料，直補史籍爲『史學』。甚至有以熟於史實，平議史事，比論史蹟爲『史學』者。至如章實齋文史通義所言『史學』，又異乎前人，似指從事史籍，搜討史料，釐覈史料，次比史事，整齊史實，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爲作史初步之謂。總而觀之，吾國往昔觀念，大率以研治史部爲『史學』。其視『史』爲一事，『史學』另爲一事，顯然甚明。西洋亦然，英文 History 一字，本皆兼用爲『歷史』與『史學』，但邇來學者多用 Historiography 或 History as a science 指史學，以別於泛言 History 爲歷史。

要之數年以前，中外人士爲歷史標舉定義者多矣，從未有爲史學標立定義者。惟或混『史學』於『歷史』而爲標舉定義者有之。例如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曰：『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庶幾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又如李秦綦國史綱緒論引國外學者

之言曰：『史也者，一秩序整然之人類重要事實錄，尤必須闡明其因果關係者也。』此二說也，良粗足為欲由史學作成歷史之『史學的歷史』之定義，而非純然『史學』之定義。為純然『史學』下定義而適獲我心者，厥維近今蕭君一山清代通史導言所標。茲全引之而略加補苴，俾成完善之『史學』定義曰：史學者，探討史材，鈎稽事實之真象，為有統系有組織之研究，以闡明其事變演進之跡，並推求其因果互相之關係者也。『能本此種『史學』而應用『史法』所成之歷史，方為真正之史著，方為良好之史著。』

余之為史學與史法，即屬引往世今茲成說，參以己意，討論此種『史學』問題及『史法』問題。以後諸章，因便首先溯史及關於史道之源流變遷，然後順次討論史學史法中各條件及手續。

二 史之源流及史體演變

最初之史烏乎起？曰：其發端乎原民講演經歷或故事乎。德史家郎泊雷希脫（Lamprecht）嘗有言：『歷史之發端……皆由

個人之記憶，而對於祖先尤為關切。』蓋當吾人類之方經演成而脫離獸界也，語言已發達，智慧初萌芽，對於凡百事物，俱有神秘不可思議之感。若其家長或一其族部之長老，每當游獵鬥戰之際，或值佳辰令節，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圍爐藉草，縱談己身或其先代所經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聽者則娓娓忘倦，與會輿舉。其間有格外奇特之情節可歌可泣者，則蟠踞於聽衆之腦中，漸拔不去，展轉作談資，歷數代而未已。其事蹟遂取史的性質。『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二章』

事蹟既取得史之性質，於是如郎泊雷希脫氏所言：『為兩元之傾向……兩元者何？即所謂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是也。取自然主義形式者，最初為譜系；取理想主義形式者，最初為英雄詩。』而英雄史詩發生為尤早。嘗考世界古文明種族文學發達之次序，口頭韻語詩歌之產生最先。若蘇末人（Sumerians）若塞米阿坎達人（Semitic Akkadians）若埃及人（Egyptians）若印度阿利安人（Indian Aryans）若波斯伊蘭人（Persian Iranians）若希伯來人（Hebrews）若希臘人（Greeks or Hellenes）若我國漢族先民莫不如此。且口頭韻語詩歌之產

生也。史詩與其他各種頌神祈禱等詩歌俱來，或有後先，相差不遠。文字既經創造，始漸筆之簡，籍編著成文，厥例甚繁，略舉如次：

(一) 若昔蘇末人之居巴比倫尼亞(Babylonia)也，漸發生各種口頭詩歌。其後象形文字，形文字相繼創成，始著之泥板。至距今五千年頃，塞米阿坎達人侵入，承其文籍，取而編之。其中詩歌，有祈禱、魔咒及神話故事等類。而神話故事等史詩中，或敘世界創造之原始及男女諸神之統系；或以巴比倫城馬斗(Morduk)為主，而敘人類及獸類之造成；或以馬斗與泰馬特(Tamut)之戰爭為主，並敘諸星辰之造成；或敘依他拿(Eanna)騎鷹上天求『生命源泉之草』，或敘亞達巴(Adapa)不食『生命之麵包與水』，致失人類長生不老之機。他如格加梅希(Gilgamesh)拒婚伊喜他(Ishar)之敘事詩，哈西沙達(Hasisadra)述遭洪水故事之歌……無一而非史詩云。

(二) 吾人觀於埃及遠古之含米特人(Hamitic race)也亦然。當距今以前六七千年頃，已能以圖畫表記史事。例如嘗有會長俘虜『捕魚湖』(Harpoon Lake)人民六千，則畫一鷹

鷗以表示會長；其下畫六連及一人頭於矩形之上，以表示『捕魚湖』。人民六千，鷹足一踐連上，一持繩引人頭之鼻，以表示俘虜。其後此類圖畫，演為象形文字(Hieroglyphics)僧書(Hieratic)及民書(Demotic)同時故事歌謠，亦漸繁興。至距今以前五千六百年至四千六百年頃，漸皆著之文字。今所傳金字塔之典籍(Pyramid Texts)其中尚存有符咒、祈禱、讚頌、愛情、神話及故事等詩文頗多。詩歌雖無腳韻音律，然皆駢體。已而故事傳奇之歌文益夥。例如敘述漫遊者冒險亞洲、航海者覆舟紅海外，不可知洋埃及戰勝赫胎特人(Hittites)……之類，亦無一而非史詩。

(三) 吾人再觀諸印度阿利安人也亦然。當阿利安人未入印度之先，已口作讚頌神祇詩歌甚衆。遠距今四千年頃，侵入印度，口作詩歌益多。除頌神祈禱、婚喪祝告、哲理玄想等詩外，復有宇宙創造及社會宗教之史詩。展轉記誦，口傳，灌為大作，所謂四吠陀(Four Vedas)者是也。已而史詩較諸頌神等詩，發達更甚。累世增演，產生兩大史詩，為世界各國所未有。一曰大婆羅多譚(Maha Bharata)以二十二萬句之長詩，描敘婆羅多王(

Bharata) 子孫兩族之大戰。一曰羅摩武勇譚 (Ramayana) 以四萬八千句之長詩，紀英雄羅摩 (Rama) 武勇奇特之漂泊及經歷。降至距今以前二千八百年頃，婆羅門文字 (Brahmi) 造成，四吠陀及大婆羅多譚羅摩武勇譚始漸集錄於椶皮貝葉，成成文之作。

(四)——試再觀於波斯伊爾人古昔，亦有同然。當其未與阿利安人分離之時，亦已口作讚頌神祇詩歌甚衆。遠距今四千年頃，徙入波斯後，有蘇魯阿士德 (Zoroaster) 者，既因其族之故俗，透察人之生活，創爲善惡二元之宗教，復纂集舊歌，參以己作，撰爲阿威士陀 (Avesta) 其中除道德格言，禮法儀式，宗教規律，天文觀察，讚頌祈禱，等詩歌外，敘上古開創宇宙及殖民之神話故事等史詩亦甚多。惟皆口耳傳授。及蘇魯阿士德死後，一千餘載，居塞魯士 (Cyrus) 征服肥腴月彎，做造楔形拼音文字爲生德文 (Zendic) 始將阿威士陀編錄，成成文之作。

(五)——試再觀於希伯來人古昔，亦有同然。當距今之前四千年頃，希伯來人遊牧轉徙之際，已產生種種傳說及詩歌。遠由埃及歸來，採取迦南人 (Canaanites) 文字，始將口傳之作採集。

關於宇宙之起原，人類歷史之發軔，希伯來人在埃及之遭遇與其歸來光復故國之戰績，往昔之規訓及法律，以及其部落之舊習遺風，均漸著成明文。詩歌則有宇宙創造及洪水……等史詩，亦悉修琢完善，著以文字。

(六)——再觀希臘，亦復如是。考希臘文學之產生最早者，厥爲史詩。當城邦王政時代，希臘人承舊日遊牧野蠻之餘習，嗜嗜戰爭，尚勇敢。故所發生之文學，悉屬口頭吟咏英雄之詩歌，敘其行事，狀其雄武。攻圍小亞脫洛 (Troy) 之役，尤爲希臘人之所不能忘。至距今以前三千年左右，吟咏此事之口頭史詩，已產生多篇短章。後分咏一事之短章益多，更經匯會而組成長篇。其他史詩，類皆如此。而史詩著作家中之最負盛名者則推荷馬 (Homer) 舊傳伊里亞 (Iliad) 奧德西 (Odyssey) 皆彼所作。實則非其獨出，不過取以前敘述攻圍脫洛凱旋短篇諸什，集爲大觀耳。古蘇末人塞米阿坎達人埃及人印度阿利安人波斯伊爾人希伯來人希臘人初演史固皆用詩歌矣。我國先民又何莫不然。昔呂氏春秋古樂篇嘗言葛天氏時有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且引其八歌之名。此雖係傳說，實亦足以徵我國口頭詩歌之

發生必早。其後歷世所作若夏九辯九歌五子之歌之屬，惜皆佚亡。即商頌十二，猶亡其七。然而今存五頌，玄鳥長發殷武實皆敘讚商契成湯武丁累世功業之史詩。大雅小雅中，史詩更多。如生民之紀，后稷生長稼穡事，公劉之紀，公劉自邠遷豳事，縣之紀，太王遷岐事，皇矣之紀，太伯王季文王德業武功事，大明之紀，大任大姒嫁周及武王伐紂事，悉皆演史之作。他如當武述，南仲惠南國，程伯休父省徐土，江漢述召虎平淮夷，韓奕述康侯伯北國，烝民述仲山甫式百辟，采芑述方叔伐蠻荆，六月述吉甫伐獯狁，皆所謂英雄史詩，本於個人記憶，而於祖先尤爲關切者也。

總上觀之，足明初民演史，欲事記述，殆無不以詩歌。此何故耶？蓋如梁任公所云：古代文字傳寫甚不便，或且並文字亦未完具，故其對於過去影事之保存，不特記錄而特記誦。然以人類文化漸進，其所傳受之傳說，日豐日賾，勢難悉記，思用簡便易誦之法，以永其傳。一方面則愛美之觀念，日益發達，自然有富於文學天才之人，將傳說之深入人心者，播諸韻語詩歌，俾便記誦，以應社會之需。於是乎有史詩。是故邃古傳說，可謂爲不文之史；其成文之史，則自史詩開其端。

史學與史法簡編

雖然，良如卞雷希脫兩元傾向之說，傳說既取得史之性質，一方面固演成史詩，一方面又產生譜系。特譜系似略後出而已。在吾中國，此事線索甚明。據史記三代世表太史公所言『五帝三代之記，尙矣』，『余讀譜，記帝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及十二諸侯年表中『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譜，譜，譜，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等文，足知自黃帝以來皆有譜記世系名，特古文各本，當互有乖異。且當時因果之關係未明，時間之觀念亦淺，記載之法，甚疏略而不詳。今大戴記所載帝繫，猶其遺式，可覆按者也。

史詩與譜系既相繼產生矣，於是又如卞雷希脫之說，分兩流演進。史詩進而爲紀傳史，譜系則進而爲編年史。在希臘也如是，在吾國也亦如是。特希臘紀傳體之發達，遠過編年，故自赫爾提奧斯（Hecataeus 5th Century B.C.）以後，世恆稱希臘史家爲傳記家（Logographers）。吾國則紀傳編年，比肩齊驅，並行發達。爲明便計，茲分論之。

由史記大宛列傳『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及伯夷列傳『伯夷齊傳』之文，吾人足知史記之前，已有紀傳史體。更觀於

尚書，即如第一篇堯典與第二篇皋陶謨，雖無紀傳之名，已有紀傳之實。蓋堯典一篇，記堯舜事，首尾一百五十載，與紀載一時之事蹟迥殊。若以司馬遷之本紀相較，則堯典所缺，惟年月不明，此因彼時爲史者時間之觀念尙未明也。皋陶謨以「粵若稽古皋陶」發端，中間雜載皋陶與禹陳昌言帝舜之前，又敘述帝舜與禹皋陶贊之語而殿，以帝與皋陶相和之歌，蓋重在皋陶，故曰皋陶謨。其體與尚書中訓誥誓命之文迥別。若以史記屈原賈誼司馬相如等列傳不載事功，惟載言語文章者相較，則皋陶謨所缺，惟皋陶生地未書，此因彼時爲史者空間之觀念尙未明也。（朱希祖中國史學起源說）故無論堯典皋陶謨爲周人所作，或爲夏商間人所作，實可視爲吾國紀傳史體之權輿。自是以後，至東周之間，有世本出。其內容篇目除帝系氏姓居作等篇外，復有傳及世家，足徵紀傳體已趨發達。遂至前漢司馬遷爲史記，遂使紀傳史體燦然完成。蔚爲巨觀。成後此歷代正史之定範。詳言之，即史記以後，所謂「二十四史」之通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以及今新元史，

皆取法史記，以紀傳體撰成。章實齋所謂「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復更易」者矣。（文史通義書教篇）

至於編年之體，亦無從考知其確鑿發軔於何時。大抵當西周末葉共和官王之世，已日趨發達。至東周春秋之際，而益盛。自周室下至諸侯各國，殆皆有編年之紀。載當時各國，稱謂不同。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周魯燕齊宋等皆謂之春秋。據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楚莊王使士蹇傅太子申叔時告以「教之春秋」，及墨子明鬼篇引周春秋言宣王杜伯事，引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言春秋時事，並其常稱「百國春秋」云云，足知春秋之際，春秋成籍已甚多。編年史體已大盛。春秋末葉，孔子又據魯史作春秋。然其記載簡約過甚，如「流水帳簿」，如「斷爛朝報」。『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魯左丘明病之，乃復以孔子春秋爲綱，依之附傳，舉春秋時各國政治及社會之事蹟，『廣記而備言之。』燦然成爲中國編年史體首出之名著。自是以後，陸賈楚漢春秋，荀悅漢紀，張璠袁宏後漢紀，孫盛魏春秋，習鑿齒漢晉春秋，干寶徐廣晉紀，裴子野宋略，吳均齊春秋，何之元梁典……之屬，相

繼而興蓋如梁任公所言：自班固以降，紀傳體已斷代爲書，故自荀悅以下，編年體亦循其例。每易一姓，紀傳家既爲作一書，編年家復爲作一紀，而皆繫以朝代之名。降至有宋司馬光出，毅然會通，作資治通鑑以續左傳，上紀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六十二年間大事，按年紀載，一氣銜接，爲我國中古以來一大創作。其後治史者慕之，又紛紛則法其體，踵續其書。前清畢沅等所爲續資治通鑑，其最著者也。

以上略舉紀傳編年兩體並行發達之源委矣，余今欲問吾國史中體裁果僅如斯兩元演進發達而已乎？曰：未也。尙有紀事本末一體發軔於夏商之時，光大乎唐宋以後。昔考尙書禹貢篇首以「禹貢」標題，篇中歷叙夏禹治水成功任土作貢之終始。此實爲紀事本末史體之濫觴。商書盤庚周書金縢顧命之流，或紀遷都，或紀冊書出納，或紀遺命託孤，莫不每事爲篇，各詳起訖。自是以降，國語國策之中，亦多每事爲段，自具首尾，雖未嘗標題，然實多紀事本末體之記載存其間也。史記以下紀傳體裁所成諸史，其中咸有書志一門，記載文物制度，區別門目，以類排纂。唐杜佑通典，更統括史志，『採五經……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

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議論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李翰通典序』此實紀事本末體顯然漸次脫離紀傳體史籍之範圍而特出軌途。遠乎有宋司馬光以編年爲通鑑，袁樞讀之，感其事隔數卷，首尾難稽，翻檢爲苦。乃因通鑑舊文，理其端緒，每事爲篇，標以題目，各編年月，排比次第，自具始終，將一千數百年之書，約之爲二百三十九事。於是紀事本末體遂大臻完成。自羅通鑑紀事本末刊佈後，踵其體例治史者迭起。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左傳紀事本末……之類羣興，難以悉舉。而紀事本末一體，亦遂卓然與紀傳編年對峙並列，儼然有三分鼎足之觀矣。

三 史中三體之利弊

吾人既明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三體之演成發達矣，茲可進論三體之得失。蓋三體爲史，實各有其利弊短長，且吾國自三體發生後，恆彼此互相影響，史家往往依違其間，或取編年，或取紀傳，或取紀事本末，展轉治弊。近世治史之士，咸趨重紀事本末一途。然而須知紀傳編年，皆有其美，紀事本末雖優處特多，若遽謂編

年紀傳可廢，則又難矣。是以今茲析論三體之短長利弊如左，何去何從，何所取舍，補直以資應用，論畢則自可知矣。

(一) 編年體之利弊 夫編年之爲體也，以年爲主，以事爲從；以年爲經，以事爲緯。繫日月而爲次，列歲時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史通內篇二體』讀者一覽即可瞭然於史蹟時際之關係，此其所以爲長也。然史事固有連續之性，一事往往亘數年或數十年或數百年不斷。編年體按年紀事，以一事逐年與諸他事混載，無論紀敘若何妙巧，其本質要不能離帳簿之式。換言之，即一事首尾斷續隔離，散見於數百年之中，錯綜於數十百事之裏，雜出於數十百頁之內，著者既以爲累，讀者尤以爲病。蓋『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四庫提要通鑑紀事本末) 甚至讀一年所紀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來歷，其結果在若干年後者，又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檢爲勞，抑亦寡味。此其所以爲短也。且按年紀事，『又不能即一人而各見其本末』(二十二史劄記史體) 復『束於次第，牽於混并，舉其大綱而簡於敘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皇甫湜編年紀傳論) 其有『賢士貞女，高才儒

德，事當衝要者，必斟酌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左傳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至於賢如柳惡，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二體) 故不得不於傳外別著國語，『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左傳國語，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編年紀傳論』此又其所以爲短也。

(二) 紀傳體之利弊 夫紀傳之爲體也，以人爲主，於本紀則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元首以顯頭腦；於列傳則歷敘個人一生行事之本末，詳載平日之思想及言辭；於譜表則統賅歷年之世系與大事，兼存無功之顯貴與侯王；於志則記天文地理文藝社會一切風俗生活之情形，叙刑法禮樂律曆食貨官服等所有之制度。劉子玄二體所謂『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趙甌北史體所謂『司馬遷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事蹟語言，朝章國典，顯隱必賅，洪纖靡失，而一人首尾具述，源流畢彰。此其所以爲長也。然而史事判裂凌亂，時際顛倒

糾紛往往『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壓出』如史記『於高紀則云事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舉凡本紀世家，列傳書志，互爲紀綱，須展轉相交，表裏相發明。著者易致重複乖滑，歧互掛漏；（參看二十二史劄記史記自相歧互處及餘叢考一事互異一事繫之兩人一人倒置重見諸條）讀者尤覺首尾難稽，翻檢爲苦。時或耗時竭力，而後始可得一事一線相承之概觀；曠日疲神，而後始可得一事因果互相之關係。此其所以爲短也。且列傳一門，『編次相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軼，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二體）亦列一人一事，兩傳可歸。既著於彼，又錄於此。竟致子貢已列仲尼弟子列傳之間，復列貨殖列傳之內；淳于髡已列孟子荀卿列傳之內，復列滑稽列傳之中。是皆著者翦切爲難，詮配易失。而讀者時間觀念恆迷，空間觀念常變，須反參閱，方始瞭然。此又其所以爲短也。

（三）紀事本末體之利弊 夫紀事本末之爲體也，以事爲主。『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因事命篇，不爲常格；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爲標題，每篇

各編年月，自爲首尾。……經緯明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末，一覽了然。『隱括網羅，條理秩若。』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體圓用神，『極便觀讀。』（通鑑紀事本末楊萬里序四庫提要文史通義內篇書教下）此其所以爲長也。然而國內國外同年共世之事，不能並載，須在篇前篇後題殊代異之中，牽連叙明。例如 Robinson And Beard: Outline of European History 叙 James Hargreaves 於工業革命之內，而其事則在法國革命之前。諸如此類，恆使讀者每注意一事而遺其他，每縮短長期而忘其久。時間之念簡促，空間之觀單純。此其所以爲短也。

總上觀之，三體各有其得失。是以吾國古昔史家，展轉以之革舊開新，補偏救短。自一方面言之，三體固屬分流演進；但自另一方面言之，亦未始不由互相影響變革，乃趨光大。章實齋文史通義內篇書教下嘗論之曰：『尚書紀事本末之體，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經緯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夫『尚書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

矣。』換言之，『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是以『司馬通鑑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轉輾治弊，復返尙書無例之初。

蓋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亦應屈曲而適如其事。欲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莫如變化紀事本末體而補苴完善之。『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神明變化……不致以文拘例……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卽列傳本紀。按在西洋史，則如Robins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之Napolean Bonaparte 之類是也）或合同類之事，（在西洋史如工業改革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之類）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別，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鑿於稽檢，則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古物風土習俗建築人物技藝，非可本

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書末復通爲大事編年之表，則『通尙書之本原』而拯左傳『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文史通義內篇書教下）果能依是體成史，則可斷可續，可合可離，續合古今中外，卽爲通史。斷離古今，卽爲斷代之史。隔別中外，卽爲國別之史。無不銜之處，無相牴之虞。體圓用神，莫逾乎是。史體進化，殆亦以斯爲極軌矣。

四 史著目的及史性變遷

史之源流與史體演變以及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三體之利弊，已如上論。今且轉觀古今史著目的及其性質之變遷——

初民演史之目的果爲乎在此問題也，雖不能起初民而叩得其實，然可懸想而推知其情。美國史家魯濱孫嘗謂『歷史最初之際，並無高大目的。原始發明歷史者，必爲說書一類之人。其目的惟在於講述故事，不必欲供獻一種有系統之科學知識於聽衆。』何譯新史學歷史之歷史。其言甚是。蓋初民嘗游獵戰鬥之暇，聚其族屬，縱談己身或先代所經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殆無異於今之說書者。專注意將奇異可驚勇敢動人之事蹟鋪

張揚厲，使有光輝，可以吸收聽衆好奇之心，引起其興味而激起其注意。試觀世界文明古國民族若蘇末人，若塞米阿坎達人，若埃及人，若印度阿利安人，若波斯伊蘭人，若希伯來人，若希臘人，若我國漢族先民，最初演史皆爲神話故事及英雄史詩，即其明證。其後史體演進，史著目的，一面仍留初民演史之遺意，一面亦與時變遷。西洋史界與吾國史界莫不如是。茲分言其大略如左：

(一) 西洋史界 西洋史界自赫提提奧斯 (Hecataeus 5th Cen. B.C.) 與希臘多德 (Herodotus 484-425 B.C.) 以來，希臘羅馬史家類皆以歷史爲文學之一部分，復參以教訓讀者與激起讀者興味之目的。恆喜用美術文學之方法，描寫過去事蹟，或以偉人事業境遇引起讀者之興奮，或以國家之興衰，天災人禍之交乘，滿足讀者好奇之心，或剖述政治家軍事家之政策，戰略備讀者從政從軍之參攷，或歷叙古人困苦艱難，教誨讀者以忍受逆境，或紀載評議過去道德上之成敗，藉以提倡道德或壓抑不道德，而政治與戰事，尤爲希臘羅馬史家所喜述。都昔第底 (Thucydides 471-400 B.C.) 波利比奧 (Polybius 205-117 B.C.) 李維 (Livy 59 B.C.-17 A.D.) 泰昔賴士 (Tacitus 57-117) 等莫不皆然。雖波利比奧嘗言：「史家之目的，不應多紀奇特軼事以驚激讀者，不應……如戲曲家之分配史事，而重在記載事實，不論其若何平常。」(新史學第二章引) 然古代史家殆極矜注意其語，即波利比奧本人亦偏重政治軍事，常以爲歷史可以爲政治家軍事家之指導。特都昔第底波利比奧泰昔賴士諸人之眼光常視歷史爲人類性爲世俗性，史事以人間世爲限，神道一流在史中無位置，則顯然其明者也。遠乎基督教教會建設，史著漸變爲宗教性與神道性。蓋初期基督教徒已將舊約全書中所述希伯來史爲一種寓意之解釋，恆視其中一偶然之事爲與現世極密切有關。既具宗教之眼，於是對於阿摩乃人 (Amorites) 之重視，遠過乎迦太基人 (Carthage) 其視恩洛 (Enod) 與拉特 (Lot) 之關係，遠過乎白律科士 (Pericles) 之事業，於白律科士之平生及其行事，殆漠然不知。迄於奧告士丁 (Augustine 354-430) 及其弟子阿洛西奧 (Orosius) 其心目中更無所謂埃及希臘羅馬之事業，其所見者，舍異教國之災害外無他物。阿洛西奧之著

反對異端史，其目的專在於答復不信仰基督教一流人，其中集聚古代史中戰爭等種種罪惡實例，無非「上帝罰惡」之紀載。此種神學性之史，籠罩歐洲人心之久，雖一千年，雖至文藝復興之後，尚未消滅。法國馬格 (Maigne) 主教波騷葉 (Bossuet 1627-1704) 所著通史 (Universal History) 即其著例。其書目的，在痛詆新教。新教徒於是亦著教會史以攻擊舊教徒。至乎斯時，史著既飽含神道性，復為宗教戰爭之利器。

然而當十六世紀時，一方面復有馬基物理 (Machiavelli 1469-1533) 桂蝦的假 (Guicciardini 1485-1540) 之流，起於意大利，將史著宗教性、神道性，又轉還世俗性、文學性，至十八世紀，愈益顯著。法蘭西福祿特爾 (Voltaire 1694-1778) 英格蘭吉邦 (Gibbon 1737-1794) 蘇格蘭休謨 (Hume 1711-1776) 拉包特桑 (Robertson 1721-1793) 諸人不特史事純取世俗，且其紀載政治之文字，皆有古雅美麗之觀。惟福祿特爾著史目的，專在攻擊當時宗教及現狀，故其所選史料，純取可藉以反對當時者為準。同時英人波林波洛 (Bolingbroke 1678-1751) 又力倡「歷史為以實例教人之哲學」之說，謂「治史最足以

訓練吾人之私德及公德。」又謂「史中實例經史家文筆生動之描寫及公平之解釋與批評，」較之論理哲學等乾燥無味者，其影響人心，必優美而且久。且如吾國孟子尚友古人之說，以為治史可以利用昔人之經驗，一若「與昔人同居……居素所未觀之境，地域加廣，時間增長……不惟可得豐富之人類知識，而且可獲數百載之經驗焉。」(新史學第二章引)

福祿特爾攻擊當時宗教及現狀之史著與波林波洛歷史效用之說出後，至一七七四年，德人赫德 (Herder 1744-1833) 為人類歷史哲學一書，痛詆福祿特爾等，謂不應以歷史納入弱小哲學之範圍。同時歐人治史，除文學政治軍事道德神學等興味之外，復因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 法意之影響而注意於各種人類制度——社會的、政治的、教育的、經濟的、法律的、軍事的——之相對關係。至十九世紀初期，歐洲各國民族精神漸漸發達，德人海哲爾 (Hegel 1770-1831) 首先以民族愛國之精神貫注於史著中，自是德人蘭克 (Ranke 1795-1886) 輩研究德國歷史及其著作，皆充滿愛國熱忱，與以前——法國革命初期大同主義絕異。歐洲各國皆被激動，史著亦皆

漸變既偏重政治，復顯然具民族主義之精神。

但至十九世紀中葉，又因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發達之故，史學

界復受重大之影響而轉變，不惟排斥神道史的，即娛樂讀者教

誨讀者維持宗教維持道德或民族愛國心等及其他一切超自

然著史宗旨，亦漸屏除，漸如各種科學趨重求真，對於記載事蹟，

務求棄絕一切主觀成見之記載目的，而惟『據實記載』對於

爲史所據材料，務求嚴謹考查細心研究，而期其正確有徵，又如

各種科學，注意普通微小隱僻事物之重要，而求發明天然定律，

重在描寫人類常見生活及普通狀況，以求發現歷史公例，求以

原理確定事實之所以然，就中——社會科學中——尤大有影

響於歷史事實之選擇及解釋者，厥維經濟學自馬克斯（Marx

1818-1883）以經濟解釋歷史上種種史象，以經濟勢力

爲支配人類種種活動之主因，治史者雖不如彼經濟學者流輩

及社會黨人濫用經濟勢力解釋一切，然均承認經濟勢力實足

以解釋古今多種史象，因之皆始注意於永久而普遍之史象，原

動力之研究，敘列不復專重英雄奇異可驚可喜等類之特別事

情，覺歷史家之地位職責與其他科學家等，惟求據實記載，宣示

過去事實，而不論事實之若何乾燥無味，俾人得藉以明瞭人類過去之真實狀況焉。

（二）中國史界 中國史界在春秋以前，國有史官，『掌邦

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

書之簡牘』一面又錄存策命誥誓之原文，君臣賢哲之言辭，其

目的，殆在人主欲紀其盛德大業，或前言行以昭示子孫，故紀

事純以宮廷爲中心，以隱惡揚善爲主旨，至春秋之際，世亂諸侯

擾攘，暴行紛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

Confucius）欲正人心，乃作春秋，『因魯史策書成文，刊而

正之，以示勸戒』於中『寓褒貶別善惡』寄其『微言大義』

以求撥世亂而反之正，其後『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

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

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乃又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

秋。』『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

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國語解叙）論其目的，殆如韋昭所云『因

聖言以摭意，託王義以流藻……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

微幽，章表善惡。故好語神怪，辭多浮夸，喜加斷言，動稱君子，帶文學之色彩，既濃，具道德之意味，復重。特其書組織甚優，包羅頗廣。大部分雖敘政治軍事，而對於社會情狀，常能為攝影之記述。且不以一國為中，而將當時主要之文化數國，敘述平均。『言事相兼，煩省合理。』（史通載言）則有可稱者也。

迄於漢世，司馬遷（145-87?B.C.）為史記，語其意旨，亦有二端：一在紹春秋之業，以其書竊比春秋；一在成一家之言，表文采於後世。其自序曰：『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又嘗引孔子之言以自況，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蓋其意若曰：吾有種種理想，將以覺民救世；但憑空議論，難以警切，不如藉史事發之，使讀者更為親切有味云爾。故雖『網羅天下，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關於社會各部分事，無不扼要敘列，而其最後目的，不外『成一家之言，俾沒世而文采……表於後世。』（報任安書及自序）班固雖嘗稱其『善敘述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然其意固如王鳴盛所云：『在行文，不在紀事。』也。（十七史商榷）

自遷為史記後，中國文化工具日新，著寫傳鈔收藏之法加便。史料既易蒐集，而遷書又優美，引起學者興味，社會靡然向風。史學界可謂日趨發達。至兩晉六朝之際，已臻極盛。史家迭興，史著紛起，『大抵多效三史，喜學五經。』（史通模擬）益尙文章，潤色彌濫，至其極，有『如諸子短章，雜家小說。』『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史通敘事）其記事也，特好苟載傳聞，樂旌怪異，欲驚愚俗，多構虛辭。或紀『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俚去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或紀蕪穢小事，『嗤鄙異聞。』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史通雜述書事）章實齋所謂『體既濫漫，絕無古昔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妙。』（文史通義史注）頗異乎春秋左傳馬史班書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六朝以降，中國史著雖戶萬門，千波委雲集，然為史者無不視史與文學相混淆，無不參以明道經世勸善懲惡等目的。纂誌家

傳之類，國史紀傳之流，汗牛充棟，非謹詞章而忽事實，即明罪惡而表賢能，非誅奸諛於既死，即發潛德之幽光，非紀兵革之征誅，即載國家之喪亂，非津津於孝烈忠貞才力技藝，即津津於幽明感應禍福兆萌……且漢書以下諸史，既偏重政治軍事，又全以帝室爲中樞於一朝之興亡，一代之理亂，尤爲致意，遠有宋司馬君實（1019-1086）觀載籍之煩多，人主不能徧覽，無以資鑑得失，乃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刪削冗長，舉撮機要，關國家興衰，生民休善，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資治通鑑』。因其在供帝王及大小臣僚之讀，在爲專制君主養成忠順之臣民，故於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談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摹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羣書考索）降至於畢沅（1730-1797）等爲續資治通鑑，亦特演其餘緒而已。

以上乃中國及西洋史家著史目的變化及史著性質變遷之大略也。總而觀之，足知除西洋最近世外，中外往古史家著史，殆無不有其主觀之特別目的，莫不藉史事以爲達彼主觀特別目

之手段，莫不以一切史蹟供其主觀特別目的之犧牲。吾人於此遂發生問題，即史家著史，果應有主觀之特別目的耶？抑應無主觀之特別目的耶？著史目的先當如何？態度究當如何？然欲解決此問題，尙必須先決一問，即『吾人類易爲而貴有史？』換言之，吾人類所需乎歷史記載者，其真正之意義果安在？歷史記載之所以有價值者，其真正之意義又安在此問題解決，則歷史功用之真義明。歷史功用之真義明，則史家應取何目的何態度以著史與夫挾主觀特別目的著史之爲是爲非亦自明矣。茲畧論之如左。

五 史之功用之真義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爲應。』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吾人類之所以貴乎有史者，其真義殆在斯乎。美史家魯濱孫嘗謂『吾人之知識與思想，完全依賴過去，且惟過去可以解釋吾人之現狀及事業』（新史學常人所應讀之史）其言甚是。蓋人類之初，固無殊於禽獸及其他動物也；其技藝本能之鈍拙，視蜘蛛蜂蟻且不逮焉。然而有一特長

——富於記憶力與模倣性。當能記憶其祖先所遺傳之智識思想情感，模倣其先世之行爲，成爲一種『業力』，以爲己身生活及應付環境之基礎。一方面又受同時四周儕輩之智識思想情感行爲之接觸熏染，使己身生活及應付環境之業力加厚。於是聰明者遇事能推陳出新，由業力而自潛發其智識思想情感行爲，蛻變爲新智識新思想新情感新行爲。故特達之人，不惟能爲其祖先所曾爲之行爲，且能爲其祖先所未曾爲之事業。如此世世遺傳業力，展轉遞增，展轉遞蛻，次第擴充滋長，人類之文明乃日進而無極。至於今，遂遠優勝於其他動物。向使人類祖先不遺傳業力，不積聚其歷世經驗所得之智識思想情感行爲，以廣義之教育貽諸將來，則人類之異於禽獸者，希設有嬰兒於此，絕其教訓之施，隔其周遭人類行爲之模倣，則其長，必與猩猩狒狒之獠狂蒙昧，相差不遠也。

夫歷史者，遺傳人類歷代智識思想情感行爲及一切活動狀況於後人，以記憶紀錄之形式表而出之者也。使人讀之閱之或聞之聽之，於先民之智識思想情感行爲，自由取舍融而化之，俾成爲己身之業力，藉以應付世變。且因史乃過去一切狀況之記

錄，更足藉以明瞭現在狀況之由來，而籌所以處理應付之道。蓋凡事之有後果者，必有前因。個人如此，民族亦然。政治如此，社會亦然。往往現狀有濫觴於數年或數十年或數百千年之前者，非歷史無以明其源流；事業有權輿數年或數十年或數百千年之前者，非前者，非歷史無以知其因果。魯濱孫嘗有言：『現種種習俗及制度，無一不可以歷史解釋之。……今世界各國——如英、德、法、意、俄等——各有特異之來歷，故其現狀，各不相同。倘不知其過去，何能明其現在？』在德意志美利堅同屬聯邦，而精神互異；英吉利西班牙同是君主，而內容不同。凡此異點，惟歷史可以說明之。『何譯歐洲史綱緒論』故人苟能由歷史真實明瞭一事過去之源委，使其人稍聰明睿智者，必可以從容應付此事而無誤。在政治如此，在軍事如此，在外交如此，在社會生活文化學術以及一切事務，無不如此。反之，人苟不知一事之源委究竟何似，必不能明其事之現狀何以若斯。不明一事過去及現在之情狀而盲目應付之，是謂妄作冥行。妄作冥行，如不顧沛失據，亦必至倒行逆施，使非僥倖，未有不僨事者也。

善夫魯濱孫之言曰：『史之爲物，……可用以明瞭吾人之現

狀。設。使。吾。人。能。得。一。種。清。明。而。十。分。完。備。之。歷。史。知。識。這。較。古。來。諸。史。爲。更。完。美。則。吾。人。對。於。世。界。即。可。以。得。一。種。似。神。之。了。解。而。且。對。於。人。類。痛。苦。及。種。種。補。救。之。方。法。亦。可。以。得。一。種。似。神。之。洞。察。此。並。非。因。過。去。足。以。供。給。吾。人。行。動。之。先。例。實。因。吾。人。既。完。全。明。瞭。過。去。則。即。可。以。完。全。明。瞭。現。在。之。情。形。即。可。藉。爲。行。動。之。根。據。故。吾。人。之。研。究。過。去。不。以。獲。得。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宗。教。上。及。教。育。上。種。種。問。題。之。知。識。爲。目。的。而。在。了。解。現。在。一。門。吾。人。欲。解。決。個。人。之。問。題。不。知。不。覺。即。藉。吾。人。記。憶。之。光。明。以。決。定。現。在。情。形。』（新史學第一章）例如吾人訪友不自覺間恆藉記憶素來關係密切與否之歷史以決定應如是或不應如是又如讀書不自覺間恆藉記憶素來之志趣及需要以決定應讀此書或彼書蓋吾人欲明己身某時之情形全賴吾人能記憶過去之狀況者也設有入今酣睡於此忽遭驚醒其記憶力驟失雖矚目矯首四顧必不明其身在此何所若記憶力回復睹一物而憶及過去之情況始曉然己身仍在此間歷史者記憶力之擴大者也吾人平日個人之經驗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與由史部及其他書籍中之所覽閱能記憶於腦中則應事時記憶力不期然而然自

能於紛繁之記憶事件中選擇過去與現事相當之經驗與知識思想起記憶作用助吾人明瞭己身之現在而供給其應事之需要是故魯濱孫曰：『吾人參考歷史一似吾人參考己身個人之行爲與經驗之記憶……往往變動吾人對於過去之記憶以適合於吾人之需要及意志』又嘗引梅特林克（Mazelinck）之言謂假使吾人之識見常常增加『其形狀即儼然刻諸銅石上之史蹟必有一種完全不同之現象必可以復活而且跳入活動之事變中供給吾人一種較大而較有膽量之意見』云（新史學常人應讀之史）

由上所論足知治史所以明過去而知現在利用過去以了解現而謀畫現在博古所以通今管子形勢有言：『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此吾人之所以貴有史也然而至於今此種最大之歷史功用猶未顯也其故何哉蓋嘗攷之約有數端：（一）歷來史家皆專注意於君主朝貴政客軍人法制政治喪亂戰爭盛衰興亡領土變遷殊才異藝特物奇情等易於搜採編述之史事記載其餘大部分尋常社會事蹟難以稽查叙列者概付缺如不能得往世社會全體一切活動事業狀況思想之全（二）

歷來史家爲史，不能直接實驗史蹟之正確真實與否；大抵僅能根據書籍中『侍役式』之史料報告。有如化學家化學實驗所得之知識，完全根據其實驗室中侍役之報告而爲之。記載不能得史蹟之真。（三）縱史家記載力求其真；既根據侍役式之史料報告如書籍，幸而又得史事遺跡如公文檔案，文建築物及其他考古學上之殘留，以資鈎稽參證。然亦往往僅能得一部分之真象而不能得其全，終殘缺不完。史事之本末，或過去與現在，其中常有間隙不能完全聯絡。（四）況歷來史家爲史，俱有其主觀之特別目的，意不在乎紀事。往往藉著史以爲達彼主觀特別目的之手段，以一切史蹟供其主觀特別目的之犧牲。無論其目的在道德，在宗教，在行文，在愛國，在爲人，在爲己，或則有所隱諱避忌；或則有所揚厲誇張；或則幻想虛構；或則敷衍傳會；甚或臆造奇說，濫引傳聞，顛倒是非，淆亂黑白，不僅言過其實，且至全沒其真。

有上諸故，是以古今諸史，類皆百孔千瘡，無一能對於過去一切史象有十分完全或十分真實之記載。因此過去史象，多爲吾人所不得而知。夫人類欲於改進社會之事業有所負擔而期其

有功，必不能不先求明瞭現在之狀況及思想，俾得一種深切之了解。欲求明瞭現在之狀況及思想而得一種深切之了解，又必不能不求完全明此現狀及思想之來源。乃古今所有歷史著作因上列諸故，記載過去狀況思想等等，恆殘缺不完，模糊不明，或又多失實亂真，正如魯濱孫所云：『儼若一副很壞之腦筋所記之事實，統不足以應付吾人之需要』（新史學第一章）此歷史在實用上最大之價值所以至今猶未顯也。

六 史家職務與道德

歷史在實用上最大之價值至今未顯，既由古今諸史無一能對於過去一切史象有十分完全或十分真實之記載，致吾人無從深切了解過去及現在，於是吾人不能不一論史家之地位與職務，並其著史時應具之道德。

史家之地位與職務爲何？魯濱孫嘗有一言實足以蔽之曰：『史家之地位與科學家近……其職務在於應用彼研究歷史之訓練對於吾人明瞭人類之過去有一種貢獻』（新史學第二章）天然科學家在求天然事物之真；歷史著作家則在紀人類

史象之真。天然科學家在宣示天然事物之實況於人。歷史著作家則在宣示人類史象之實況於人。天然科學家恆研究普通狀況及一般變化。歷史著作家亦須記載普通狀況及一般變化。

吾人亦知歷史材料遠不及天然科學材料之完備。蓋人類過去之現象，異常複雜繁多，史家決無法可以直接觀察之。其所描寫敘述之事蹟及狀況，斷不能直接實驗之。史家所知之事實，僅能根據散漫不完全之遺跡如書籍公文檔案碑文建築物及其他考古學上之殘留品。且書籍中之事實記載，又往往爲『侍役式』之報告，非史事中人自寫其直接經歷之真象。甚至並『侍役式報告』之來歷亦不可恃。所有供給史家推想之材料，大部分皆屬心理作用之遺影，非事實之本真。史家於此，雖欲竭力探真求全，時或如莊子所云，實大有『知之所無可奈何』之苦也。

雖然史家於知之所無可奈何者，仍之或置之，猶無損於史德也。至於爲達己身主觀之特別目的而犧牲事實，則大有違於史德焉。史德者，謂史家著述之心術，循乎大公至正之道德，換言之，純處乎客觀地位以記事或敘事也。吾人知史家之職務，惟在宣示過去事實，俾人得藉以明瞭人類過去之真實狀況。則其作史

也。當據實直書，『慎辨於天（自然）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文史通義內篇史德）有似『明鏡之照物，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有如『空虛之傳響，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史通外篇惑經）無所隱諱粉飾或顛倒傳會者也。

然而史德甚難言也。蓋史事有得失，則出入與奪，心相奮摩而氣積。史事有盛衰，則往復憑弔，心生流連而情深。氣能達『理性』以自用，情能汨『理性』以自恣。氣自用則宕，則激，則驕，情自恣則流，則溺，則偏。操筆敘述，則予奪分合抑揚詠歎之際，潛移默運，不期而忤於大公之道，反於客觀之性而不自知。此史德之難言一也。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明道經世或藉託史事立言以垂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夫物有恆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竅得中，又甚難也。以不中之鑒識而加以明道經世之成見，或立言不朽之名心，則一字褒貶，片言是非，文外揚抑之際，亦不期而忤於大公之道，反於客觀之性而不自知。此史德之難言二也。愛國之心，誰人不有？敵愾之意，何國而無？使互爲仇讎，則是己非人，

詆人美已。使互爲敵國，則顛倒黑白，淆亂是非。此不僅情有自然，抑亦勢所必至。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見乎孔子之言，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又爲春秋之義。此明知隱諱，標揚顛倒，淆亂有忤於大公之道，反於客觀之性，而情勢不期然而然，或不得不然。此史德之難言三也。直筆『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章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史通內篇直書)世途多險，史家遂苟且阿時。此史德之難言四也。

有此四難，是以古今史家皆不免多乖史德。其在我國，孔子春秋之類尤甚。例如『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又如春秋二百四十年中，魯君之見弒者四——隱公、閔公、子般、子惡——見逐者一——昭公——見殺於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見其文。孔子之徒，於禮記明堂位中且云魯之君臣未嘗相弒。諸如此類，實皆『情兼向背，志懷彼我。』(史通惑經)因具『爲賢者諱』『爲親者諱』……等主觀之倫理目的，遂不惜顛倒

事實，變亂是非，任情筆削以遷就之。夫然，春秋在他方面有何等價值，此屬別一問題。若就歷史言，則乖史德甚矣。

以上所言，謂史家著述，常因一情氣之易偏；二鑒識之無定；三邦國之存懷；四世途之多險，或違史德。此勢理有所難，吾人有時尙當原諒之者也。此外史家復往往有數種乖乎史德之事：或則附會殘書，或則偽造史事；或則剽襲成文而埋滅人名；或則虛美誣惡而報仇罔利。此則『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史通內篇曲筆)

此其故何耶？蓋(一)事有遺篇，史有逸句，此常有之事也。史家正宜闕疑待訪，不宜望文附益。蓋『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二)事有缺載，史有失傳，此亦常有事也。史家但宜據其所知，筆諸史冊。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若乃直取胸臆，自我作古，虛構展樓，足其事蹟，則真僞混淆，而實事亦亡矣。(三)史家本以筆削史材爲能事者也。昔司馬遷史記取材古書，班固漢書費用史記，未嘗埋滅『成文』之作者。其自序固已顯然標其取材之所自，且傳中亦往往揭示成文之由來。例如『史記贊奏，全用賈生三論，則以善哉賈生推言一句引起。漢

書。邇。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邇。之。自。叙。云。爾。一。句。作。收。雖。用。成。文。而。實。主。分。明。不。同。裴。善。『文。史。通。義。外。篇。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若。引。援。著。作。而。不。標。所。自。出。則。實。文。其。剽。竊。之。私。致。人。生。疑。惑。之。念。矣。〔四〕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史。通。曲。筆〕。於。是。史。書。成。爲。利。祿。之。淵。藪。報。仇。之。工。具。而。史。實。亦。亡。亦。僞。矣。

夫史者實錄，作史者宜據實記載，『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而歷來史家乃或以好名好功好事好利之故，傳會僞造，則竊竄易，評罔是非，顛倒黑白，如劉子玄所云『舞詞弄札，過文飾非，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爲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讎。』此實有心之惡行，與前所舉四非史德者又殊。故曰此乃『記事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七 史文問題與史才

史德既略論如上，吾人由其中「情氣易偏，操筆敘述易乖史德」一事，更進而詳論行文敘事時之史文問題，以謀著史「行

史學與史法簡編

文乖乎史德」之矯正；兼因以討論史家著史時運用史料而操筆敘述之史才。

夫史所具者事，而所憑者文也。非才無以善其文，一表達其事實而曲盡其形，文不能表達其事實而曲盡其形，其失與專爲文學目的而犧牲事實者等，蓋均屬失真或遠乎真，『過猶不及』也。

吾人縱觀歷代史家，凡具良史之才者，其運用史料而操筆敘述也，足使史事活現，叙一人也，足使「讀者如見其人，述一言也，足使讀者如聞其聲。雖史事紛至沓來，而處置裕若。雖戰爭擾攘，而條理秩然。其於史料之屬臬，概足以化爲神奇。昔司馬遷爲史記，於貨殖列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所叙極複雜難之事項，固皆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其他列傳，則多『出入周秦，牢籠戰國，』今取『諸子百家』：現存者，證以百三十篇之所去取，可謂臨淮入汾陽軍，旌旗壁壘，爲改觀矣。『文史通義補編與陳觀民工部論湖北通志書』此何故哉？蓋由彼具良史之才，叙列扼要，成文史料，經其斧鑿剪裁，陶鎔變化，遂使著於書者粹然善，誦其辭則渾然一矣。鄭漁仲通志總序有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爲

智而增不爲愚而減。然有良史才士，即其舊文從而損益，實足使敘述之不善者善，不佳者佳，相去之遙，不啻天壤也。

夫史家「著書之旨，本以刪著爲能事」者也。（文史通義內篇辭類）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或點竄塗改，非好同亦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耳。（本文文史通義內篇古文公式及說林）

蓋史料成文，往往有記事極意敷張，其事弗顯，及經良史刊落濃辭，微文旁綴，而情狀躍然者，亦有記言原文繁富而意未昭明，及經良史減省文句，而意轉刻露者，此皆史家斧鑿剪裁刊削之才也。又如古語不可入今，則常疏以達之；俚言不可雜雅，則常溫以潤之；辭則必稱其體，語則必肖其人，質野不可用文語，而猥鄙或刪，急遽不可爲宛辭，而曲折仍見，文移雖從公式，而案牘又不徇，駢麗不入史裁，而詔表則不廢，是則史家調劑陶冶鎔化之才也。

（雜本文史通義補編與陳觀民工部論湖北通志書）

總之良史之才，無論斧鑿成文，或調劑原料，或自叙耳聞目見，不僅使史事活躍如生，而且能文約事豐，文晦事顯。例如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此皆文如闕略，而語實周贍，字雖不多，而事溢句外，又如左傳

言「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於秦」，謂「楚子巡師，三軍之士如皆挾纊」，斯皆言近旨遠，辭淺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視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雜本文史通內篇敘事。凡此不待繁詞擗說而事豐義顯之道，大率由於旁綴微文，而能妙綴微文，大率又由才力。是以如左傳敘晉郤之敗，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史記敘高祖亡蕭何，云「如失左右手」，敘漢兵敗績，云「雒水爲之不流」，漢書敘翟公之廢，云「門外可張雀羅」，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云「夜半方歸，梨血滿袖」，諸如此類，覽之初疑甚易，而爲之則覺甚難。足知史文簡潔純粹，不易爲功，敘事暢適清明，在乎才力。歷代良史之才少，故史著往往蕪詞累句，泉湧雲蒸，而事蹟反多闕多遺，多晦多死矣。

雖然，世之所謂史才，其中亦往往有似是而非者矣。所謂似是而非者，即「辭采以爲才也」。夫辭采，文學之事也。文學家之行文，無不喜過甚其辭，雕琢其章，往往「言事增其實」，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

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論衡藝增篇）然後足以厭讀者之心而動其觀覽聽聞矣。惟此乃文學家之才技，詩文詞曲小說家之所講求，非史家之所宜效法而以爲才者也。吾人知史家之地位職務與文學家絕殊，惟在宣示事實，故史之傳人，貴適如其人，史之敘事，貴適如其事耳。是「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直事核，若斯已可……必令同文舉之合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合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緜合，雕章極彩，欲稱實錄，」難矣。乃吾國自史記漢書以來，多虛加煉飾，輕事雕彩，或「編字不雙，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致句盡賸餘，字皆重複，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或則謬託高雅，簡略其辭，假藉古詞，翻異今語，有如畫家徒欲丹青之善，而不必肖所圖者之形（雜本史通鑿識敘事文史通義史德古文十弊文史通義補編雜說上）是則辭采彰而史事亡矣。欲稱實錄，其可得乎？

夫史家之文與文士之文，較然異轍者也。蓋「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

出於己，是爲無徵。無徵，且不信於後世。」（文史通義補編與陳觀民工部論湖北通志書）是以史家記述，「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割肉爲瘡」（古文十弊）昔「裴景仁奏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誦王勣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勢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史通內篇敘事）此皆溺於文辭，妄加雕飾，撰敘今事而模擬古文，徒務美觀而全亡事實，良史所不爲也。良史所謂工文者，期適如其人，適如其事而已。故傳人或擗或質，書事或詳或簡，體格雖百變不齊，而人事則必從實，制度則必從時，從不妄爲雕琢，「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而世之作於斯多不致思，謬以辭采爲工史文，遂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舍本逐末，史事不堪問矣。

不惟史事不堪問也，且有欲求文而反不成語，一若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矣。例如明史漢王高煦傳載「成祖命高煦同仁宗謁孝陵，仁宗恆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按水東日記：成祖營天壽山，命太子太孫漢趙二王往視，過沙，卻

策步行，太子恆失足。漢王顧謂趙王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太孫應辨曰：「更有後人把滑哩。」蓋諺語也。史：以天壽山爲孝陵，已誤。更改失脚爲蹉跌，把滑爲知警，欲求文而反不成語矣。〔明史例案楊農先與明史館纂修吳子瑞書〕蓋鼻脛雖短，續之則悲，諺語雖俚，文之反失，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良傷失本，悲離其實也。

綜而論之：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使非妄加雕飾，其爲質爲文，可惟所欲，期適如其事而已矣。至於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本文史通義古文十弊）蓋古往今來，言語遞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例如古云「乃」而「爾」若「今日」你的之辭，「汝」爾「君」卿，現時「你」您之義。（例見尙書禮記論孟史記等經史子諸書，其多）而南人又嘗呼北人曰「伧」，西人又嘗謂東人爲「虜」。〔例見史記高祖紀晉書周玕傳宋書索虜傳〕輕加侮辱，復罵「老奴」役夫，曲相敬崇，又尊「王孫」處士。〔例見左傳文元年史記淮陰侯傳後漢書彌衡傳魏志王陵傳〕意存鄙薄，亦有「公」子之稱，愚劣楚言，至有「夥頤」之喚。（

例見論語史記陳涉世家平原君列傳）此不過一言之變，已自如此不同，何怪周語殷盤，絕異後代？

舉此一端，可知時人出言，史家入記，務存其真。古史類能從實從時，是以左傳之說，既不符於尙書，史漢之詞，又多違於國策。於今學者，藉之足以知歲時之不同，驗民俗之遞改。乃後來史家，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邱明者，則偏擬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僞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唯王宋著書，叙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是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母多媿，而歸罪於明鏡。〔史通內篇言語〕多見其無識耳。

降至於今，猶饒世俗腐儒，冥頑學究，既不明古，又不通今。生於數千百年之後，高慕數千百年之前，不僅墨守昔時思想之糟粕，而不敢逾，而且拘泥於古代之文詞，而不敢越。身居二十世紀之

際必法周秦漢魏之言。於是有所叙述，『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吐宮商』。『文史通義古文十弊』。愚婦匹夫，辭氣盡合文雅。夫以此爲文，已失『辭達而已』之義。以此爲史，其如『史者實錄』之意何哉？大抵流俗腐儒，梗頑文士，於周秦世隔，語已成古，明清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甚惑乎！』『史通內篇言語』。近今有人，辭而闕之，倡而導之，彼頑固者流，方深固閉拒，目爲洪水猛獸，詆爲非聖無法。此所謂墨守愚夫，食古不化者也。食古不化之徒，不足與言文，奚能與道史乎？是以治史之士，當明古今情勢，識史道之由來。文雖求工，辭不雕飾，以期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史成實錄，不謬當時而欺後世也。

雖然，史家不宜以事不類古而改從雅言，斯固然矣。至於事有質遷而言無變革，則又所謂膠柱調瑟，刻舟求劍者也。夫『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上曰周王』，以有賓主之別也。『史記……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爲漢土，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

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悉以歸漢爲文，此則失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又漢書載『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若乃韋歌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璋，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迴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升齊史，顏述隋篇，時無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豈非固執不通者哉？（以上本史通內篇因襲）亦有州郡廢置，名目古今已殊，遷徙無常，人物家鄉已變，是常隨時而書，以明審實。若廢置或遷徙已久，而猶以原號爲名，本鄉入記，是亦陋也。是以傳稱因俗而易，貴隨時。此史法所宜然，並非祇爲辭采也。

（待續）

古史稽疑之一

楔子

近數十年來學者疑古之心甚切，古書中發見僞作者不少，古
文尙書，即其一例。然此特關於著作之一部分，從未有於數千年
著作中所稱之人物制度，而疑其僞託者。有之，則自康有爲孔子
改制說，以堯舜爲古代所無之人，孔子改制，特假託之。此說當時
信者絕少，故於學術界影響甚微。自新文化運動聲浪，日唱日高
後，而所謂整理國故之大人先生，疑古之心尤突過前人。如疑古
代文明爲歷代所發明，非至黃帝時而始一時出現者。胡適之唱
之，一般學者和之，不特影響於荒古之歷史，且波及於遷史所傳
之屈原。又如顧頡剛等且疑及神禹爲古代之怪獸，直使神州古
史與神話同一荒唐。古籍昭然，欲強大下人舍古以從今，恐非易
事，無怪乎又有人爲抱不平之鳴也。鄙人學識淺薄，讀書有限，於
近日學者懷疑古人之說，初頗信之；及至辯者雲起，參以個人之
經驗，覺古籍浩繁，非一人一生所能遍閱，至其間真僞，更不容妄

四〇

王志剛

斷爲研究學術計，自宜博綜詳考，質諸當代通人。若必膠執一方，
先懸以已成之見，自難免識者之譏誚。且古籍紛紜，真僞何辨？不
能起古人而問之，無論其理由如何充足，究難免後人之疑慮。前
人論史，根據經傳，其說太拘，今人諒亦知之。然而今之學者有所
引徵，仍不出乎先例。若經史所載，便據以爲證，其他子集古逸之
言，概置而弗道。余甚感焉！近來古代文明之發見，有憑古子逸書
以爲證者，有憑古代器物以爲證者，且多爲經史中所無。其又何
辭。余以爲研究古史，不能僅恃乎經史，即私人撰述，亦有可印證
者。至其矛盾之處，則亦無妨附見，以俟博雅君子攷證焉。若必強
詞奪理，見有與已說不合者，輒認爲僞造，殊失學者研究之態度。
予雖不敏，不敢閉命。近因研究上古文學，擬自黃帝時始，乃遍徵
經史子集古逸各書，輒撮記之，苟非去事實太遠者，必認爲可研
究之材料（如黃帝玄女占法曰：禹問於風后云云。）至其研究
之當否，取材之真僞，一俟他人之評論，如其僞也，否也，可以杜後
來學者之誤趨；萬一有當與真者在，似比抹煞一切，概認爲僞者

之過失較少也。本此旨論中國革命之肇始如後：

本論

(一) 革命之意義

革命二字，見之吾國最早者，惟以易之革卦辭「湯武革命」。按此語爲孔子所述，據今已二千六百餘年，不得謂今日革命一語，販自西洋也。惟所謂湯武革命者，須就湯武之事業考證之，方可明瞭革命之真義。「湯放桀，武王伐紂」，不論其是否爲弑君篡國之人，究其成功，亦不過關於朝代之廢置，與政權之移易而已，並無其他重大之意義可言。若必承認其如此，即爲革命，則易繫所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與孟子所稱「唐虞禪夏，殷周繼」，均可稱爲同一之革命。（以其亦爲朝代之廢置，政權之移易，無他意義也。）而論者何獨以革命稱湯武，蓋湯武之代桀紂也，曾經一次之大擾亂，且其所代之者，確有可取而代之勢，所謂「弔民伐罪」，「除暴興仁」，乃關於萬民之安危利害，匪止一朝代之廢置，與一姓之政權移易而已也。稱爲革命，殆即由此。准是

古史稽疑之一

以談，吾以中國此等革命事業，似不始於湯武，徵之遠古，固大有人在。其人爲誰，即黃帝軒轅氏。茲據經史子籍，以及古逸中所載以證之。

(二) 黃帝爲何如人

欲知黃帝是否爲中國創始革命者，須先考察其爲何如人。按大戴記帝繫曰：「少典產軒轅，又五帝德云：黃帝者，少典之子。」史記五帝本紀亦云：「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譙周古史考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云：「黃帝，有熊國君，乃少典國君之次子，號曰有熊氏。」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據上列各書證之，少典爲國號，或人名，雖不能斷定，而黃帝確爲神農時之諸侯，亦如湯之於桀，武之於紂，可無疑也。其後代炎帝而爲天子，既非父子相傳，亦非兄終弟及，更非謳歌獄訟，逃避不遑，其朝代廢置，已有明驗。

惟國語云：「少典娶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濟。」

也。」賈誼新書云：「炎帝黃帝之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標杆。」若據左說，則黃帝之代炎帝，猶鄭世子突之伐子忽也。據賈說，則黃帝猶鄭之京城太叔謀莊公也，並非朝代廢置，不過政權之移易，非出自授受，實由於振奮，終不免一時之擾亂，故任何解釋，均可名之曰革命。今據經史所載，以左賈二說爲不足信，亦可就其事實，證其爲革命。五帝本紀叙神農世衰云：「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是即不啻湯文之在桀紂時之秉鉞專征，伐葛滅崇之行動。又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以仁義不能禁止。」果如是也，則又與王莽之居攝無異。蚩尤滅而爲天子，亦即東郡平而即眞之創例也。

(三) 阪泉之戰

上述革命之意義，不僅朝代廢置，政權移易而已，必經一次之大擾亂。易言之，即雙方戰爭之事，不能免也。黃帝革命，當亦如是。茲再證之如下：

左傳：「晉文公將勸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此爲古籍叙「阪泉之戰」最先見者。惟左氏並未言明其與戰者爲何人，只可知於「涿鹿之戰」外，尙有此一戰而已。列子黃帝篇：「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獬虎爲前驅，雕鷂鷹鳶爲旂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據列子所云，則在阪泉之野，黃帝與之戰者，即神農氏之炎帝。惟其勝敗尙未言及。且列子一書，後人多疑其爲魏晉人所僞託，（梅曾亮）恐不足據。試再證之史記。

五帝本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獬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此不特證明阪泉之戰爲確有之事，且叙其戰之所由起，曰「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未始非因黃帝連絡各諸侯，而炎帝欲剪除其羽翼也。不然黃帝胡爲甘冒不韙，振兵而與之戰乎？戰既得志，原可自爲天子矣。然而蚩尤獨不用命，自不得不遲之於蚩尤禽滅以後。故阪泉之戰，吾意其舉兵之名，亦必如後世奸雄之舉兵清君側也。史記據世本而作，世本乃專記古帝王世系，其書今雖殘佚，漢初當仍完全存在。况遷筆何

等慎重，「其文詞不雅馴者」，輒棄而弗道。即此可知黃帝以神農世之諸侯，修德振兵，與炎帝戰而得志，代神農氏而有天下，非無因也。名曰革命，有何不可。

疑之者，猶有說曰：黃帝世系，是否如史所云，尙不可知，經傳亦止稱其名而不詳其事。然據大戴記五帝德篇，載孔子對宰我之問，亦明言之，與司馬遷之所記，並無不合。如謂其妄也，而遍觀古逸諸子書中，能證明阪泉之戰，非黃帝與炎帝戰者，竟不可得。則吾人自不能因左傳之略，而抹殺其他古籍之詳。故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在歷史上可認爲實有之事。夫黃帝乃神農世之諸侯，何故而竟敢背其上，且與之三戰？上述云云，尙未詳盡，茲據鑑史所述再證之。

(四) 神農之政衰

五帝本紀：「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

通鑑注：「神農氏之政，至帝——榆罔——始衰，諸侯携貳，帝居位

之五十五年，諸侯尊軒轅爲天子，降封帝於潞，神農氏遂亡。」又注：「蚩尤好兵喜亂，作弓戰大弩，以暴虐天下，并諸侯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之，令居少顛以臨四方，蚩尤益肆其惡，出泮水登九泮，以伐炎帝，榆罔於空桑，炎帝避居涿鹿。」

夫榆罔時代，神農之政衰，是必炎帝之荒於政事而無疑。彼風后力牧之佐黃帝，不如湯之伊尹，武之太公之有文也。否則阪泉之戰，必亦爲之誓，桀紂之罪名，恐早見之於荒古之末帝矣。蓋是時炎帝既荒於政，而強有力之諸侯，正可乘機而起，以修德振兵爲名，借以攘奪帝位。故曰諸侯携貳也。在各諸侯間，勢力最大者，當推蚩尤（史記索隱謂蚩尤大諸侯號）其未伐炎帝也，已兼并諸侯無度矣。勢力之大，即此可知。而軒轅亦有諸侯爲之援，能徵師而與之戰，故使蚩尤不滅，軒轅雖不失勢，恐炎帝未必即亡也。

(五) 涿鹿之戰

涿鹿之戰，軒轅氏疲精竭力，以求其必勝，果何爲乎？如謂其效忠於炎帝也，何戰勝蚩尤以後，即自爲天子，而降封炎帝於潞乎？

蓋蚩尤亦雄而桀者也。觀其受葛盧之金制劍鎧矛戟（見管子地數篇）制作之能力，不下於黃帝也。至於戰陣之精，尤有過之。彼一日不滅，黃帝即一日不得代炎帝而為天子。茲就古逸書中所援引者證之，可知黃帝之於蚩尤，固經長時期之戰爭，始分勝負也。

御覽十五，黃帝女戰法曰：「黃帝與蚩尤戰，九戰九不勝。」又三百二十八：「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太白陰經：「黃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

就上引各條觀之，則所謂九戰九不勝，三年城不下，七十一戰不克，是雙方已作長期之戰爭，而黃帝固屢敗者也。又據抱朴子極言篇：「黃帝救傷殘，則綴金治之術。」推測之，其戰敗之死傷枕藉情形，亦可想見。使非遇玄女而受戰法（御覽十五）得封胡為將，作五牙旗，及烽火戰攻之具（先天紀）有風后演握奇圖（太白陰經）與力牧推步之術（先天紀）受天帝之兵符（太白陰經）用伍骨之攻城（一作伍胥）（御覽三百二十八）則涿鹿之野，恐軒轅為禽矣。代神農氏而帝者，非蚩尤尚有誰歟？

後世兵家，皆託始於黃帝，吾嘗疑之，今則恍然矣。蓋上古長期之戰爭，無如軒轅與蚩尤之甚者。而軒轅氏屢經戰敗，則如上所述，求之於神明，謀之於賢士，所謂「願算千里，帷幄之奇」（鄧析子）以智勝人，已有端倪，卓然可成為學術。劉氏外紀僅稱其指南車之功，恐猶未盡也。

准是以談，蚩尤固黃帝之勁敵也。涿鹿之戰，蚩尤既禽，則軒轅自無敵於天下，炎帝雖擁天子之名，其勢力不足以制之。此黃帝所以代神農氏而有天下也。然而當時反對黃帝者，除蚩尤外，尚不乏人也。五帝本紀云：「黃帝既為天子，天下猶有不順者，乃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所謂不順者，亦必如蚩尤之不用命可知已。由此推之，則史稱「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一語，咸尊云云，恐亦如民國三年國民代表之勸進洪憲耳，何足道乎？

（六）湯武之放伐

湯之於桀，一如軒轅之于榆罔，書稱其十一征，亦即習用干戈以征不享之故智。惟未遇雄而桀之如蚩尤者，故止有十一征耳。當時以昆吾為最強，使其戰湯而勝，則南巢之放，或幸免焉。無如

湯之勢力已成，亦能徵師諸侯，終至戰勝。其移師以攻鳴條，代夏后氏爲天子，其步驟無一非循軒轅之故轍。安得祇疑以臣放君之罪於成湯，而置作俑之黃帝於不問乎？次以武之伐紂論，牧野之師，亦在戡黎而後，與禽蚩尤而後受命者，無以異也。且武庚封殷，亦與降封於諸事同一律，不得謂其非遵軒轅之故事也。

準是論之，則湯之十一征，武之戡黎，與軒轅禽蚩尤一也；鳴條之攻，牧野之紂，亦與阪泉之戰一也。放伐之局成於湯，武考其實，固早已始於黃帝矣。後人因思黃帝繼世制作之功，不忍加以篡弑之罪，故曲爲之諱，且盛揚蚩尤之惡，極稱黃帝鉅鹿之功，而

掩其阪泉之戰（通鑑即此例）假使涿鹿之役，軒轅成禽，則今日之頌黃帝者，未始不轉而頌蚩尤；蚩尤者，亦未始不轉而罪黃帝也。

總上所述，可知中國革命，已遠在四千年以前。首倡革命之舉者，即伐榆罔之蚩尤；完成革命之業者，即戰阪泉之黃帝也。若湯武，則賸乎後矣。蓋中國革命，即出於智取，力奪之兩途。「曰禪讓，曰征誅，曰天下歸心，曰弔民伐罪，」皆欺世盜名而已，終難逃夫歷史家之評議也。

介紹新書

史記訂補 李笠著

全四册 實價大洋二元 郵費一角

開封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 上海中國書

店代售

英文 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 馮友蘭著

古史稽疑之一

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種人生觀（百科小叢書之一） 馮友蘭著

定價大洋二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 (續)

劉挾藜

全篇目錄

- 引 月氏與中國古籍。
- 一 月氏人究竟是屬什麼種族？
- 二 月氏人原於何時何地建國？
- 三 月氏與匈奴之戰爭。
- 四 月氏敗於匈奴，及其第一次西徙。
- 五 月氏敗於烏孫，及其第二次西徙。
- 六 月氏征服大夏後之建設。
- 七 月氏承受於大夏的文化。
- 以上已載本誌一卷一期——
- 八 月氏引起東西文化接觸之原因。
- 九 月氏引起東西文化交輸之事實。
- 十 月氏雄長中亞，及其與四鄰之交涉。
- 十一 月氏張皇印度文化的最盛時代。

- 十二 月氏轉輸印度文化於中國的源委。
- 十三 月氏衰亡，及其傳布文物之餘音。

八 月氏引起東西文化接觸之原因

原來自月氏爲匈奴所敗西徙後，匈奴日強。東西北三面既爲他征服了許多國，他又時時南下侵擾中國邊疆。中國那時承積年內亂之後，民生彫弊，人心厭兵，經惠呂文景四朝，首務休養生息，不願和匈奴構兵，往往向他搖尾乞憐，佯心假悍。所以匈奴到了文景之際，他的領土，南抵萬里長城，北抵貝加爾湖（Baikal）（*Bayal*）東逾興安嶺，包有漠南漠北，爲亞洲第一大國。但是這些地方多是沙漠，磽瘠荒寒，土產極少，不很够供給衣食。而天山南路塔里木河流域土地肥饒，富於水草，環河而居者三十六國，人民都是土著，有城郭，農業發達，物產豐足。匈奴垂涎他的富饒，遣兵征服其地，置使監護其國，倚爲外府，征收租稅。衣食糧餉，多取足於此。更挾其強盛，屢窺伺中國黃金之區，不自知足。碰着中國

那時有一個雄武皇帝漢武帝（在位時 140—87B.C.）產生，於是開始不容他肆行無忌。

武帝經營匈奴，由兩方面並進。就是一方面倚恃兵力，而一方面很注重外交。他於外交，是採取遠交近攻之策：想離間匈奴的黨羽，解散匈奴的屬國；收撫西域諸小邦，以斷匈奴的糧道；招致西域諸大國，以夾擊匈奴。那時，匈奴有歸降於中國的人，說大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西方強國，與匈奴為敵。匈奴攻破月氏，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武帝正欲遠交大國以滅匈奴，聞此言，欣欣然便想招致月氏，以謀將匈奴東西夾擊。不過這時候，河西甘肅一帶地方，已為匈奴所有，欲着人往使月氏，必先經過匈奴的地域。武帝於是下詔募能通使月氏的人——這就是月氏所以能够引起中國要去聯絡他的原故。這也就是月氏驟成了東西文化接觸的機緣。

九 月氏引起東西文物交輸的事實

武帝下了詔——募能通使月氏者——後，中國有一個特出豪傑張騫便起而應募。他是漢中人在武帝朝為郎，既應了募，便即行

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

出使月氏。那時候，中國通西方的路約有兩條，曰南道北道。據漢書西域傳，『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按現在的地理說起來，就是如西域道里攷所謂『南道自漢玉門關，陽關，今敦煌縣之西南，經漢鄯善今鄯善縣，傍漢南山今祁連山，沿波連爾成河，經或盧于闐至漢莎車國今莎車府，是為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漢大月氏國，今布哈耳，再西渡阿母河，即漢安息國境。』張騫之出使月氏，是率領百餘從人和一個胡人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中而去。

不幸張騫想由匈奴通過的時候，為匈奴所得，把他傳詣單于。單于給騫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因留着張騫不放。騫在匈奴十餘歲，有妻有子。但這事毫不足以消磨豪傑的雄心，他依然持漢節不失。等到居匈奴西部的時候，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

「張騫嘗了多少艱難，這時候，可算目的地已達。」

目的地雖達到了，可是聯絡月氏這件事沒有成功，終歸失敗了。原來月氏這種人是得過且過的，他「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所以張騫說他與漢夾擊匈奴，復仇報怨，他只是不聽。張騫留月氏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沒法子可設，張騫只好還中國，遂並南山欲從羌中歸。這本想要避免匈奴人的察覺，奈何不幸，又為匈奴人所得。留在匈奴又過了一年多，幸單于死了，匈奴內亂，騫乃得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土中國。

歷史上的事迹，往往有本身無甚結果，而他的影響所被，反有至為遠大者。這回張騫為漢武西通使月氏，本意在招撫月氏以謀夾擊匈奴。我們就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的直接效果言，當然可以說武帝和張騫大失敗，但是我們就東亞與中亞西亞的交通和東西洋之物的傳播言，實在又可以說武帝和張騫大成功。他們兩人本來無意於中西交通及文物傳播，然而這種間接的成功，比那直接的成功還要可以永久存在些，這種間接的效果，比那直接的效果還要有些價值些。現在我們且把「中西交通

和「東西文化接觸傳播」這兩件事分條簡敘如下：

「中西正式交通」這件事實在可以說始於張騫。據比較可信的書如史記，對於中國古人往西方去的記載，僅說「黃帝西至於空桐；顓頊西至於流沙；穆王……西見王母。」考其地，皆不逾葱嶺以西。中國人往西方去而西逾葱嶺者，實自張騫始。自張騫始，故漢書西域傳言「西域以孝武時始通。」當張騫之使於月氏也，「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既還，具為漢武帝言其地形所有。一語皆具史記大宛列傳。從此往來東西的人開始頻繁，中亞西亞的狀況和事跡始現於中國史籍。二十餘史中明記他們的歷史，於此發端。并由張騫這次通使，又引起交通南亞印度之議，開佛教漸入中國之路，尤為一件大事。原來張騫將西域情形報告漢武帝時，他又說：「臣居大夏時見邛竹，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口：吾國人往市之，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罽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

爲匈奴所得。從劉宜徑，又無寇。」武帝「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所以武帝欣然「以塞言爲然，乃令塞因蜀，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驢，出再，出從，出印，皆各行二千里，其北方閉氏，南方閉蜀，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竊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後來武帝屢次遣將伐西南夷，降滇王，破昆明，雖通使大夏和印度之路，尙未得達，而佛教和其他印度文明漸入中國之路，從此始矣。這是張騫爲漢武帝通使月氏所生中西交通上的影響和效果。

至於「東西文化接觸傳播」這件事呢，我們可分開來說：（一）西洋傳播到東洋來的有什麼？（二）東亞傳播到中亞、西亞去的有什麼？

（一）西洋文物因張騫出使月氏而帶還到東洋中國來的，

古史稽疑之一

據近世歐美和日本史學家所依據，多屬物質上之文明。這些物質上之文明至今猶爲日用必需之要品者曰植物。張騫與其他稍後的漢使自大月氏—大夏—帶歸的植物種類很多。其見於史記者，有苜蓿、蒲陶兩種；載於本草綱目，近人說他們至今猶歷歷可徵者，約有十種。梁任公飲冰室叢著的張博望班定遠合傳和王桐齡的東洋史皆引錄之曰：「一葡萄（*Vitis Vinifera*）二苜蓿（*Medicago Sativa*）三撒夫藍（*Saffran* or *Crocus Sativus*）四胡麻（*Sesamum Orientale*）五胡瓜（*Cucumis Sativus*）六胡豆（*Faba Sativa*）七胡荽（*Carandrum Sativum*）八胡蒜（*Allium Scorodoprasum*）九胡桃（*Juglans Regia*）十安石榴（*Punica Granatum*）」所謂葡萄者，即是希臘語 *Barrus* 的譯音；所謂苜蓿者，即是希臘語 *Medicago* 的譯音。其餘八種以字音推之，都是希臘植物。所以叫作胡麻、胡瓜、胡豆者，因漢朝時候的外國，以匈奴爲大，嘗目之曰「胡」，因此對於從外國輸入的物品，多冠以「胡」字，便與中國內地的土產區別，非謂真來自匈奴也。除植物以外，東西史學者致得張騫所帶歸西洋的文化，還有美術。說：漢以前的中國繪畫和雕刻，都簡單幼稚；其構思及

體裁雖莊重古雅，但是粗樸笨澀，變化太少，往往千篇一律陳陳相因。到了武帝遣張騫通使西域以後，美術界忽然大有進步，古代朴陋生硬之風盡脫，漸漸趨向自然精緻之域。據王桐齡東洋史引日本坪井九馬三的史學研究法，說他們往往發現漢代以前未有的新畫象。其至今尚遺存者，爲漢代的古青銅鏡。就是今山東濟甯道嘉祥縣南紫雲山——一名武宅山——一名武霍山——漢武梁祠中的種種石刻畫像，也頗有昔日之歐風。（漢武梁祠的石刻，中國兩漢時之石刻 *S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n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和戴嶽所譯 *S.W. Ban* 的中國美術詳之，但前者我尙沒有看過。）——這便是西洋希臘文化輸入中國的影響。

(二) 講到中國的文物傳播到中亞西亞去的呢，我們可以根據史記漢書來說。史記漢書謂：張騫自月氏歸後，武帝封他爲博望侯，已而騫從擊匈奴後期，失了侯爵，但武帝因他對於西域的事情很清楚，依然屢屢把『大夏之屬』問他，想再求可與夾擊匈奴者。這時候，烏孫國王昆莫勢強，已據天山北路叛匈奴而獨立，匈奴攻之，不克。張騫於是建議以厚幣招烏孫，使他東徙，還

他的故地，以斷匈奴右臂。武帝以爲然，即又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值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旨，未能得其要領，於是騫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扞、罽、賓、那、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漢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自此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中國文物隨之傳播者，更多。例如在漢通西域以前，『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抵大夏，使者既多，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且自漢通西域後，中國蠶絲之屬，帛素之類，流行於葱嶺以西。故 *Waller Eugene Clark* 攷得西曆紀元以前，印度久已道及中國和中國之絲云。

十月氏雄長中亞及其與四鄰的交涉

上面我們將月氏引起東西文物交互灌輸的事實說過了。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不過是第一次，這不過使東洋文化與西洋文化——中國文物與希臘文物——接觸交輸。除此以外，稍後不久，印度文化又藉月氏人東向，且藉他們的張大傳佈，益轉輸到中國來。這中間，月氏很有點歷史可講，現在我們且看他的歷史：

自從月氏於西曆紀元前一三五年左右征服了大夏後，如前所述，他一面在外交上與中國公使張騫周旋，一面在內政上將大夏土地分爲五部，名爲五翎侯。不久，五翎侯中貴霜翎侯漸強起來了。到了西曆紀元前第一世紀的末期——西漢的末葉，貴霜 (Kushan) 翎侯丘就卻 (Kujura Kadphises) 武勇有大略，併吞休密雙靡於頓都密四翎侯地，起兵滅突厥王朝，取阿母河流域，自立爲大月氏王，是爲貴霜王朝。後漢書西域傳稱他攻滅四翎侯自立爲王國後，又西南「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漢達屬寶，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閼膏珍代爲王。」

閼膏珍者，西洋史上所謂 Hama Kadphises 稱爲 Kadphis 二者也。這個人之英武，不下於其父。由閼寶把西北兩印度幾乎完全吞併，將在西北兩印度中的希臘諸侯和安息諸侯 (Indo-

古史稽疑之一

Greek Indo Parthian Princes) 完全克服。於是大月氏的疆土北踰阿母河，東踰葱嶺，至天山南路之西偏，與漢領之西域接壤；東南有西北兩印度，踰印度河 (Indus R.) 西南鄰安息，建都於喀布爾河 (Kabul R.) 與印度河合流處的建達拉 (Jaldhara) 爲西曆紀元後第一世紀時中亞南方第一強大之國。據司密士 (Vincent A. Smith) 印度史 (The Oxford Students' History of India, 1919) 中所引英國人的證據，說閼膏珍約以西曆紀元後七八年即位，約以紀元後一一〇年崩，在位三十二年。閼膏珍雖這麼英武，雖使月氏這樣強大，然而敵不過中國漢朝一個蓋世豪傑班超 (A.D. 32-102) 原來班超這位大英雄那時有這麼樣的大魄力大威風：據後漢書班超傳，他僅僅將三十六個人，於西曆紀元後七三年至七八年之間，已手定都善子閼疏勒尉頭姑墨五國，使羸服者又有拘彌莎車烏孫康居等國。超因此欲遂平定西域全土，乃上疏漢章帝，陳「以夷狄攻夷狄之法」，以爲若平龜茲，則西域未服從者僅百分之一，而匈奴之右臂可斷，中國之邊患可以永弭，書奏，章帝知其功可成，於建初五年——紀元後八〇年，以徐幹爲假司馬，將義勇兵千人

就超由是益有所藉以行其志，遂定烏孫，降莎車，退龜茲，威震西域。於是與月氏開始發生衝突。

初，月氏本與漢相好，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并且當班超擊疏勒，王忠而康居遣精兵救疏勒的時候，班超見『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曾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罷兵』，得以擊擒疏勒王使他降服。到了漢章帝元和二年——西曆紀元後八八年，月氏王閼賓珍猶使人來漢貢奉珍寶，符拔獅子。但是他這次貢獻物件並非由畏漢，乃是由他要得漢朝的公主，所以他就向班超『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剛剛只過一年多，當漢和帝永元二年——西曆紀元後九〇年的時候，月氏王閼賓珍挾其盛大之威，『遣其副王封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營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與中國相親——這便是月氏鼎盛之

時，乃不能敵一個漢將班超的故事。

十一 月氏張皇印度文化的最盛時代

但是月氏雖挫折於班超，他的國勢却未因此而受影響。即閼賓珍死後，國勢強盛，依然如前。到了西曆紀元後一二〇年左右，法吉黑喜喀的兒子迦賦色迦 (Kanishka, Son of Vajshetra) 嗣位爲大月氏王，國勢益盛到絕頂。他用兵多年，往時北印度未完全爲閼賓珍所吞併者，至是全北印度 (All Northern India) 都爲所征服，他的領土一直伸張到維背陀 (Narbada) 喀布爾 (Kabul) 喀什米爾 (Kashmir) 一帶也依然爲他所統有。那時中國豪傑漢將班超已死，繼起無人，所以迦賦色迦更得吞併喀什噶爾 (Kashgar) 和誇東 (Khan) 他便由建達拉遷都於普羅什阿普拉 (Purushapura) 就是現在北印度的佩喜華 (Peshawar) 迦賦色迦王時不僅是大月氏國勢最盛，威權最高，爲中亞西亞的政治霸主，而且是大月氏佛教勃興，文化驟進，爲中亞西亞的文物中心。原來迦賦色迦之前，中印度迦比羅衛 (Kapilavastu)

城主的兒子釋迦牟尼 (Sakyamuni) 所創佛教早已風行釋迦入寂之年，他的高足弟子摩訶迦葉 (Mahakasyapa) 即會聚佛教徒五百人於王舍城 (Rajagaha) 編纂經典，是爲第一次三藏結集。其後稍有倡異說者，越百年，佛教徒七百人又會聚於毘舍離 (Vaisali) 訂正經典，是爲第二次三藏結集。從此以後，佛教遂流行於印度恆河 (Ganges) 流域。到了西曆紀元前三世紀印度摩揭陀 (Magadha) 國孔雀王朝 (Maurya) 的阿輸迦王即位，國勢甚張，有中西北三印度版圖之闊，爲阿利安人人印度以來所未有。因阿陵伽 (Kalasa) 之役，王轉心崇奉佛教，遂定之爲國教。曾教徒於國都華氏城 (Pataliputra) 以口授述 (Moggali) 子帝須 (Tissa or Tishya) 爲首，開第三次結集，是爲比尼藏 (Bhilsa or Bhalsas) 結集。結集之後，即遣高僧末闍提 (Mahajanka) 等分道傳教於外國。西自埃及，西北至大夏，南至獅子國，皆有傳教之僧。舉印度全境中東西北各部皆漸宗奉佛教。這是佛教最盛的時代。從此以後二百餘年，摩揭陀國爲南印度安度羅王朝 (Andhra) 所滅亡，佛教徒失其保護，漸爲婆羅門 (Brahman) 教徒所壓迫，奔避西北兩印度。適

大月氏王閼音珍南侵，占領印度河流域，保護佛教，佛教徒所以多往依之。及迦膩色迦嗣位爲大月氏王的晚年，復篤嗜佛教，皈依佛法，故大月氏佛教勃興。

迦膩色迦王做阿輸迦王的辦法，也會集教徒五百人於罽賓，開第四次結集。這件事的原委，唐玄奘大唐西域記記載得很詳。他說：「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逆，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來去也，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甚爲矛盾。大王夙植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七月之中，日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誼雜，王乃具懷自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還。如是尙衆，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曰：『具三期六通者住，自餘各還。然尙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建立伽藍，結集三藏。諸尊者世友爲上座。凡有疑義，咸取決焉。』是五百聖賢先造十萬頌，波第樂論釋素咀嚩藏，次造十萬頌毘奈耶，毘婆沙論釋毘奈耶藏，後造十萬頌阿毘達摩毘婆沙論釋阿毘

達摩藏。凡三十萬頌，六百六十萬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差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爲牒，鑄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其中。」

據 Vincent A. Smith: The Oxford Students History of India 那時與會者，有兩個最著名的高僧：一曰烈迦朱拿 (Nigajuna)，一曰阿司凡弋什 (Asvaghosha)。蓋即世友馬鳴也。當是時，因恆河以北阿利安民族的佛教徒多往與會，人種複雜，語言不能統一，故用古來印度公文上通行的梵語 (Sanskrit) 編訂佛經，這便是後來流行東亞各國的佛經原本。

迦膩色迦王不惟篤嗜佛法，而且又很好醫術。在他的時代，所以也產生了一個著名醫學家，名曰迦羅迦 (Charaka)，著作甚多。并且因爲他深信佛教，故又大從事於建築佛寺和窣堵波 (Stupas)。佛寺皆偉大莊嚴，建築的材料，用磚和木，佛寺上面，雕刻種種故事，以爲裝飾。現在 Mathura, Peshawar 及其他各地，往往發見他那時代的舊寺。在 Peshawar 地方者，完全的雕刻物尚存有許多。歐美人且謂那佛寺的體制，很似西曆紀元後三世紀中 Gracco Roman 製作的體裁。至於窣堵波的建築，皆爲

圓頂。通常以磚砌成，用以安置聖骨或聖物。其大者，往往雕刻華麗的石欄杆繞於四周，裝飾至爲精緻，現在尚有存在者云。

迦膩色迦王死後，國內似乎有點分裂的痕跡。據歐美史學者所引印度的傳說，說在迦膩色迦未死之前，有兩個人帮他統治國家。兩人，一名法什色迦 (Vasishika) 一名呼毘色迦 (Himshika)。人們都猜想他們兩個大概是迦膩色迦的兒子。當迦膩色迦外出的時候，這兩人往往爲他相繼處理政務。後來迦膩色迦爲反側的官吏窒息悶死了，好像還是這兩人統治月氏。約至西曆紀元後一五〇年或一五三年，呼毘色迦始嗣立爲全月氏之主。在呼毘色迦時代，國勢依然很盛，他依然很有威權，也崇拜佛教，嘗建一城於喀什米爾 (Kashmir)，又建一寺於馬須拉 (Mathura)。約至西曆紀元後一八二年左右，呼毘色迦死，佛蘇德哇 (Yasudewa) 嗣立月氏自是始衰。

十二月氏轉輸印度文化於中國的原委

由上所說看來，可見從迦膩色迦即位到呼毘色迦之死，可算是大月氏國勢和文化最盛的時代。印度佛教經他們繼承，阿輸

迦王起來。張皇推廣。於是益行遠播。我們知道在阿輸王迦時。大夏已有佛教。但是不見得盛行。大月氏征服大夏的初期。國內的佛教仍然不見得盛行。自從閼賓珍王侵入印度。保護佛教。佛教徒始多集西北印度。到了迦膩色迦招開第四次三藏結集。因為月氏成了佛教的中心。於是由此廣佈於他的屬境。桑原薩藏的東洋史要叙佛教由月氏傳入中國的歷程。說：『自西北兩印度經中亞。靈括葱嶺以東于闐疏勒諸國。故天山南路地未無佛法。遂昌會中國漢明帝出。銳意開闢。與西域之關係益深。佛法於中國境。遂獲東漸之機。』其實這話很不精細。現在我們可以研究。看看月氏佛教勃興之前。中國到底已經傳入了佛法。未看月氏佛教勃興之後。中國到底又受他的影響如何。

我親書釋老志曰：『案漢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討匈奴。至卓蘭。過屠延。斬首大獲。罪邪王殺休屠王。將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金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關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現收這話。有對有不對。他說張騫使大夏。還始聞有浮屠之教。這大約是真的。至說霍去病

獲休屠王金人是佛道流通之漸。那未免太傳會了。即所獲金人是佛像。不見得遂爲佛教流通之漸。何況金人還不是佛像。怎麼能說爲佛教流通之漸呢？日本羽溪了諦的休屠王金人攷曰：『霍去病獲金人時。當元狩二年。西曆紀元前一二一年。印度尙未有佛像之製作。印度史上有名的阿育王時代。西紀前二七二至二二三年。所建佛陀伽耶之摩訶菩提寺。始有雕刻。至西曆紀元前一二世紀製作之石垣石門。均無佛像。前者惟有佛座。後者只表佛足之形。緣其時學者以爲佛之形像神聖不可贊。濟也。其後至建陀維。美術中始有佛像之製作。實當西曆紀元後一二世紀頃。故知西曆紀元前一世紀無所謂金身佛像』云云。可見獲休屠王金人。不足爲佛道流通始及中國之證。

佛道之最初流入中國。蓋在張騫武帝死後。約當西漢末期。那時大月氏承繼大夏。國內雖已有佛教。猶未興盛。據魚豢魏略和魏書釋老志。漢哀帝元壽元年。西曆紀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惠受大月氏使伊存的口授浮屠經。中士聞之。未之信了。雖然。據後漢書楚王英傳所云：『永平八年。英奉黃練白紈贖罪。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術。齋三月。與神爲誓。』

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贈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備足見東漢之初。明帝永平八年。西曆紀元後六五年以前。佛道流入中國。信了之者已大有人。若據釋氏釋古略。袁宏漢紀。魏書釋老志。漢明帝亦已於永平八年前受了佛教影響。曾使人往西域特求佛法了。

釋氏釋古略曰：「佛教流通中國之始。永平七年。帝夢金人。長大。頂有白光。飛至殿庭。且問羣臣。太學問人傅毅奏曰：「周昭王時。西域有佛出世。其形長一丈六尺。而黃金色。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博士王遵推周書異記佐之。帝遂遣中郎蔡愔。博士景雲等十人。使西域求佛法。蔡愔等至天竺。鄰境月氏國。遇攝摩騰。竺法蘭二人。奉佛經像來震旦。遂同東還。」魏書釋老志曰：「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中郎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籍。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他如袁宏漢紀所說。大略相同。後漢書亦有「世傳明帝夢見金人」之言。不過這事却很奇怪。就是除了魏晉以後的書說之外。漢朝人的著作絕無道及或記載者。這是可疑之點。一。梁任公的歷

史研究法又曰：「向來言中國佛法起源者。皆云漢明帝永平七年。遣使臣經西域三十六國。入印度求得佛經佛像。但吾儕據後漢書西漢傳及他書。確知西域諸國自王莽時。已與中國絕。凡絕六十五年。至明帝永平十六年始復通。永平七年。正西域與匈奴連結人寇之時。安能派使通過其國？」這是可疑之點二。

雖然。現在我們可以不要致證這個疑難問題。我們暫且將他認為事實。即不認為事實也無妨於「漢明帝時中國早已輸入浮屠之教」這件事。若是我們暫時認漢明帝使蔡愔等往印度求佛法為真了。我們便繼續來引魏書釋老志等說蔡愔之流在月氏得佛經和僧侶東還後的事跡。釋老志曰：「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台及顯節陵上。緘於蘭臺石室。愔之還也。以白馬負經而至。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闕西。摩騰法蘭咸卒於此。」據高僧傳：「攝摩騰本中天竺人。解大小乘經。冒涉流沙。至乎維也。明帝甚嘉賞。接於城西。外立精舍以處之。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又「竺法蘭亦中天竺人。既達洛陽。與騰同止。少時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

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這些話如果可信，便是中國造佛寺譯佛經之始。

以上所說的事蹟，都是在漢明帝以前是研究得大月氏國裏佛教未興盛時，中國早已傳入了佛法到了漢明帝以後，中國和西域的交通完全恢復，大月氏貴霜王朝的武功既盛，文化增進，佛教勃興，於是月氏和安息等地的高僧，更接踵來中國。我們上面已經敘述過迦膩色迦嗣位為大月氏王是在紀元後一二〇年左右，他的嗣位人呼毘色迦是在一五〇年或一五三年為全月氏之主，又說迦膩色迦晚年皈佛，開會結集，佛教勃興，呼毘色迦繼之，崇佛佈教，一八二年左右他死時，然後月氏的國勢和佛教始衰，因為如此，所以當迦膩色迦的晚年和呼毘色迦時代，大月氏和大月氏屬國印度大部及安息之屬的高僧東來傳教中國者很多，換着我們中國說來，就是當漢桓帝靈帝時代，紀元後一四七年至一八九年，大月氏和大月氏屬國印度大部及安息之屬的高僧東來傳教中國者很多也，現在我們可看有什麼高僧來中國！

高僧傳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國太子也，諷持禪經，備盡其妙。

月氏與東西文化關係

遊方宏化，徧歷諸國，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國，才悟機敏，一聞能達，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梵為漢，先後所出經論，凡三十九部。支婁迦讖，亦云支讖，月氏人，漢桓靈時遊於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譯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若舟首楞嚴等三經。竺佛朔，天竺沙門，亦漢靈時齋道行經來適洛陽，即轉梵為漢，乘文存質，深得經意。安玄，安息國人，亦以漢靈之末遊賞維陽，以功號曰騎都尉，當以法事為己任，漸解漢言，志宣經典，常與沙門講論道義。支謙，字恭明，月氏人，來遊漢境，桓靈之世，有支讖譯出衆經，有支亮，字紀明，資學於讖，謙又受學於亮，博覽經籍，通六國語，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已妙善方言，乃收集衆本，譯為漢語。凡此皆是桓靈時代，月氏佛教盛興之際所東來之僧侶。據開元釋教錄說：『漢自永平年至建安末，緇素十二人，譯佛經律二百九十三部，計三百九十五卷。』其中實以桓靈之際所譯為最多云。

高僧來中國者既多，影響甚大，據史傳所載，當時以浮屠與老子並重。如後漢書桓帝紀論言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又襄楷傳楷諫桓帝疏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

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者，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又釋氏稽古略曰：「桓帝永興二年，帝鑄黃金浮屠老子像，覆以百寶蓋宮中身奉祠之。世人以金銀作佛像，自此而始。」——皆足以見桓帝嗜佛之深。雖然當時雖任中國人信佛，猶禁中國人出家。高僧傳引石虎時著作郎王度之言曰：「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然而上之所好，下必有甚。帝王既奉佛如此，故佛教佈易於爲功。是以至魏晉時代，中國學術思想遂一變而入於佛矣。

十三 月氏衰滅及其傳佈文物的餘音

好月氏轉輸印度文化於中國的原委，我們已經說過了，於是我們又可轉而看月氏的國勢怎樣。說來也可歎：自從呼毘色迦於紀元後一八二年左右死後，嗣立的佛蘇德哇第一 (Vandri) 便不能如他的祖先的振作，從此遂一年一年地衰下去了。不過與中國尚有點關係，就是在三國時代魏明帝的大和四年——紀元後二二〇年——月氏王波調猶貢獻於魏，魏封調爲說

魏大月氏王。那時月氏在印度境內的屬土，漸行背叛；印度中兩部的安度羅王朝勢亦不振，羣雄蠶起，割據土地。至紀元後三四世紀，印度笈多王朝 (Gupta Dynasty) 勃興，有旃陀羅笈多 (Chandra Gupta) 者，起兵女曲城 (Kanauj) 次第攻略印度諸部，皆下之。錫蘭 (Ceylon) 尼泊爾 (Nepal) 等地，亦爲他屈服。他遂乘方張之勢，盡取印度境內的大月氏屬地，把大月氏人逐驅於境外。時約在紀元後三二〇年左右。

大月氏既南敗於印度，西南面又時時爲波斯所侵，國勢益衰，部衆益解。突厥族的嚙噠漸興起於北方，乘勢併吞大月氏的部落，威振於中央亞細亞。嚙噠者，漢朝丁零的苗裔，逐水草遷徙，棲息於阿爾泰山附近。相傳後漢順帝永建初年，有八滑者，從漢將班超的兒子班勇擊匈奴有功，以爲後部親漢侯。至南北朝時，號滑國。當元魏居桑乾的時候，滑國尚很小，服屬於柔然。後七八十年，稍強大，征服其旁諸國。韋節西蕃記謂其國王姓抱闐，故遂以姓爲國號，亦寫爲抱怛，亦寫爲嚙噠。那時嚙噠尚未侵略月氏，月氏尚與元魏有來往。太武帝時（四二四年即位）月氏國的商人「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探礦山中，於京師鑄

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芒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鐵、賤人、不復珍之。〔北史西域傳〕至元魏文成帝以後，嚙噠既日強盛，遂乘大月氏之衰，攻併其部落，而大夏遺裔亦起而應之，恢復葱嶺西大夏故地，建國曰吐火羅 (Tokara) 月氏遂滅。

然近世的致據者謂月氏未滅，以爲嚙噠即月氏。漢西域圖攷曰：『魏書分月氏嚙噠爲兩傳，以侵入天竺爲月氏，王寄多羅事，而乾陀羅傳云，本名葉波，爲嚙噠所破，因改焉。是嚙噠即月氏也。』此說也，蓋以爲『月氏』姓嚙噠。他如西域傳攷證，亦曰『嚙噠爲大月氏改名。』後修史者俱不明大月氏嚙噠吐火羅之沿革。唐書始言大月氏擊臣大夏，大夏即吐火羅。嚙噠王姓也，後裔以姓爲國號，訛爲挹怛，亦曰挹闐。然以姓爲國究在何時，亦未能詳。攷印度史紀元後三百十六年至四百七十年間，古普塔王爲新來匈奴所征服。新來匈奴即大月氏。古普塔本中印度烏德部主，前逐貴霜王後裔而得北印度。至是爲寄多羅王所敗，其地仍屬月氏。月氏改號嚙噠，當在是時。——這兩書的考證，殊未正確，可疑之點頗多，但是要想研究清楚，也很不容易。我們這題既

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

爲『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而確實可靠的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已經說過如上；且從元魏以後，月氏的事跡的確不見於中國史書和印度典籍了，我們只好把這疑問留待將來解決，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也遂於此作結了罷。

六書無先後次第說

魏世珍

引言

周官著六書之名而略其目，漢儒標六書之目而異其文；後之學者，誤解其文，株宗一說，異議以起。楊慎昌四經二緯之說，而六書之本體有爭；張參主名宗許氏之論，而六書之名號有爭；徐鍇標次依漢志之旨，而六書之次第有爭；孫愐以左迴右轉解轉注，而各目之涵義有爭，不達古人立言之旨，各以己意妄爲申說，失之甚矣！

夫六書爲造字原則，向無經緯之分，性質均一，自不當有輕重於其間也；強以己意區之，不亦妄哉！六書名號，彼此殊稱，語其涵義，無差錙銖，古人着論之點有不同耳。孫愐之說，人知其謬；種種爭論已成結案，惟次第之說猶訥訥不已耳。學者皆舍其本而悉其神力以事乎此，可惜也哉！

六書者六事耳，言之必不能一辭而盡，勢必有待於分述；分述而先後形矣，先後之形成，而附會之論是六書次第之說所由生

也。先民造字，應自然之提示，使生活之需用，其事本無先後次第之可言；漢儒言六書者皆連辭而及，亦無先後之定序，而後儒見其文有先後，故強爲次第之說，是此非彼，聚訟紛紛，至今不決。夫所本者臆象，其爭者泡影，吾恐其歷千百世亦莫能決也。學者不先探究六書次第之有無，而徒斷焉於其序列之先後，宜其勞而無獲也。

吾今爲學者告：吾輩治學，宜先究乎本而後事乎末。六書之果有次第也，而後考核其先後，以探索文字之源流，如本無次第也，而胡嘗營於此爲？故吾輩所急宜知者，實非六書之序列而爲其先後次第之有無。

然學者之泥於六書有次第之說，而紛爭不休也，其必有所蔽，其爭而不已也，亦深害乎學。故探源核要爲根本之清結，以啓其蔽，闡其真而息其爭，志於斯學者幸勿再拘於成見一誤而不返焉。

(一) 次第說發生之原因——證一

以先後爲因果此社會之普遍心理也。暑往寒來，誤寒暑爲因果；晝夜代更，誤晝夜爲因果。久沿成習，遂忽其真。此社會之公認也。中士士子之羅輯之訓練，其泥此也尤甚。故見漢儒言六書者皆相遞而及，遂以爲本有因果關係而爲先後之序，其第之觀念成焉。此共致誤之因一也。夫六書者其數有六，必不能一言盡之，輪次分述勢之所必然也。惡可以此定先後之序乎？

凡事喜言次第亦吾國學者之慣性。董仲舒解春秋「以春王正月」四字以可由次第而見其蘊意。儒家言六藝，今古文家亦各有其次第。說見吳經籍論周子問經今古文之爭論及其異同言倫理，則五常有次第；言卜筮，則八卦有次第；言陰陽則五行有次第。蓋次第之觀念深印於吾先儒之腦海而不可移者也。此又致誤之由也。

然此皆輔因也。而其最要之主因，則爲對於許氏說文序之誤解。許氏之言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凡言一事必以數字冠之，且成定序。後儒觀之遂生誤會，其意以爲許氏既以數字序之，其有先後次第也必矣。六書之有因果關係也必矣，而不知言事冠以數名者乃先哲述事之

六書無先後次第說

通例，非有厚辭深意於其間也。洪範言「八政」「五福」也，亦以數序；詩序之言「六義」也，亦以數序；周禮之言「六藝」也，亦以數序。曠覽載類此皆是。數以狀別輕重則或有之，以云因果之關係則未之有也。即以許序言之，其叙秦之八體漢之六書此指時之文字六體而言非造字原之六書也也，亦各以數名冠之，詎可謂之有因果關係乎？詎可謂之有先後次第乎？是許氏著說未嘗言先後次第也。學者不明斯義，而昧昧焉據以自陷，此其所以一往而不返也。明其說發生之謬妄，則六書本無先後次第也審矣。

(一) 各書記載之紛歧與爭論之不決——證

二一

六書之目始著於孟堅漢志，繼明於鄭衆之周官注，許慎序說文更爲之分目闡說以顯其義。三子對於六書原無次第之觀念，故列序紛歧彼此迥別。蓋六書者本無先後次第，孰先孰後無不可也。如六書果有次第彼此共悉也，則記載一致，又何出入如此乎？

記載殊異紛爭以起，是此非彼，各爲主奴。或謂說文始一終亥，指事最早，或謂觀物取跡象形宜先。鄭漁仲謂「六書也者，象形

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者不足而後假借生焉。則更著其連屬相生之關係矣。其他或更闢異說，別為次第，參比各家，序式數十，究其持論，言皆成理。蓋造字原則，本無先後；始此始彼，均無不可。故其說皆通，其爭難決，非難決也。本無先後之序，而強為之爭，初求勢必愈趨愈遠，而終莫能決也。

(三) 六書不必有先後次第——證三

持六書始於象形者之論曰：原始文字，本係圖繪，取象狀物，以代結繩，其傳易曉，其久易記，單純使用，取達事而已。蓋謂初民知識單簡，屬思樸鄙，僅能因物繪形，由形達意，由形達意，斯文字所由昉也。此說繩之進化論，史學原則皆通準而不可易者也。

持文字始於指事者曰：文字之興，基於需要；文字演進，由簡而繁，而需要之最者為指事見意，藉達思維，故中國文字應始指事。且字之最單簡者莫若「一」而「一」為指事，是六書始於指事之明證也。此說繩之進化論，唯物史觀，亦準通不易之論也。王萊友曰：『象形指事，各立門戶，相對相當，不可分本末。』明此二

語，其爭立息，無煩詮釋，其義自顯矣。按六書始象形為公認之主張，始於亞羅比耶各國文字，皆先指事以假借說之是陳鍾凡言語與文字之關係一文亦主此說，見國學叢刊。

言假借先於形聲者曰：古者文字不備，皆通假以為用，然一字數用，易致混淆，附加偏旁，以資識別，沿為專體，遂成形聲。歷覽倉雅說文諸書，凡屬古字，多無偏旁，其後則皆為之附偏旁矣。斯又言之有據，通準不易之論也。

然歷世學者，不主其說，而謂形聲先於假借，以為象形指事之字不周世用，而後有形聲會意；形聲會意之字，不足於用，而後有轉注假借；假借者救濟字窮之最後法門也。此亦精通之論也。

由以上諸說微之，謂文字始於象形可也；始於指事亦可也；謂假借先於形聲可也；謂形聲先於假借亦可也。蓋先民造字本於需要，純為象之字，皆必名詞，何由聯綴成詞，由詞達意乎？不能屬辭表意又烏取乎？一時所造非僅一字，必為數字以成辭義；既曰辭義，又能概堆合象形之字乎？此一元論之極不可通者也。如曰必先象形字而後始能有指事，或必先能象形而後能指事，或先有形聲字而後始能假借，或先假用而後始能形聲，或一時僅能製一字，此在下愚亦必知其不然矣。蓋象形與指事，形聲與假借

皆可同時並興，或一字而兼二法，其造作與孳生不必有因果關係，也是六書者造字之原則，不必有先後之次第者也。

(四) 六書不能有先後次第——證四

學者討論事實喜作單純之解釋，執一而棄其餘，此通病也。其於六書也，不問事實之所在，強為先後之序以分之，如定其時代為「一象形時代，二指事時代，三形聲時代，四會意時代，五轉注時代，六假借時代」焉！吁！人世果有此現象，豈非天下之至奇者乎！此一般小學家之臆想，聞之令人驚駭者也！夫宇宙現象何其複雜也！人世心境何其倏忽而多變幻也！欲執一見以衡之，烏可哉！

夫六書者後起之名耳。

王筠說文釋例謂六書之名後賢所定

古人造字原無成法

於其間，為應用而規造原無先後之次第，不過吾人歸納先哲遺法，乃有所謂六書耳。謂古人先有六書而後造字則不可也。按北魏江式梁顧野王宋劉恕均主此說謂會韻先製定六書然後造字其說甚佳但依章太炎造字不始於倉頡之說謂倉頡歸納古人造字之法制定六書其說亦通惟古籍無徵祇付闕如謂六書因果相關，前後代承尤不可也。且吾謂造字原則不僅無先後之序亦且無天然之制限也。奚以明其然耶？

六書無先後次第說

(甲) 造字不始一人一地。如使一人而造字也，則不能千管齊下，必先此後彼而後可。如造字始於一地也，則其天然之需要與提示同，亦可稍齊其先後之序。然亦非必然之勢也。況古者分部別居，地不相通，人不相師，而各就其所需備所用乎？造字不始於一人一地之說章太炎錢玄同久已言之

(乙) 天然現象極複雜。人類造字，本天然之提示。而天然現象，極為複雜，其對於人類之刺激，亦無一定之部區。如能觸人起形狀之感者，則其造字必為象形；如引起上下左右之感者，其製字必為指事；其天然物之為益為損，皆與制字之方法有關，非吾人所能測料也。如以「表凶」言「象人」言「羊示祥」言「馬狀怒」此皆取象於物，其意皆非物也。況朝夕晦明於人相關最切，而無實物以象之，吾人烏知古人不更有其他表示之方法，而今通行者反為後起之字乎？

(丙) 人類心象極複雜。人事心象不僅其複雜也，即其變化神忽，亦難以言喻。吾人心象既非單純，其受外來之刺激也，亦無一定之反應。剎那之間，心象萬變，而其對刺激之反應亦萬變。其制字也皆受外感之反應，反應既不可測，而制字何法是取？

鳥可必乎？如因的安人以



表以



表無以



表且皆似象形而指事者也。又皆繪一幕其傍畫



與字或以一字以成辭意，或以一義而取數形，又鳥判其何法乎？

陳鍾凡論古代圖繪字之異同見國學叢刊小學專號

(丁) 不能案六書區別文字 世人喜以六書為準以區別

文字曰象形之字指事之字……妄逞臆說不揣事實遂本其說

以言六書次第事實當否所弗計也夫古人文宇短少觀念複雜

一字數義一形數事取足表意文不必備也說文叙曰：『象形者

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日月畫成則許氏既以日月為

象形字矣而日下訓曰『實也』月下訓曰『缺也』則皆象徵

取意而為指事矣夫日月表實體之物本義也表『實』表『缺

』亦本義也古人以形而表數事以人事繁複制文未易不暇

各定形以名之也字既數義其造字也統合數法不可以六書之

例分繩之也

(戊) 造字時民智已高 今人以爲初造文字之民知識極

爲單純無表示觀念之能此不通之論也夫古人於結繩之後庶

務繁興知識已具知朝夕晦明長短大小其識雖不及今人而已

有主觀判斷事物之力能度抽象事實矣知結繩其知已具人類

交際已興而必有便達之語言介紹於其間而爲彼此之了解其

記事也必準語言凡事而爲之字無論具體抽象一也標識達意

而已其法無不備而無不用豈皆如俗儒之所窺視乎？

近人往往喜古人思想單純而不知其單純更甚於古人也古

人之宇宙亦今之宇宙古人之晦明亦今之晦明也古人之心象

亦今人之心象也；不同者程度之差耳惡可輕蔑古人若此乎文

字未興以前早有神歌史詩印度之四吠陀波斯之阿威士陀經

皆遠成於文字降誕之前者也我神州倉沮以前已有史詩說見

英正名 人相傳誦代相師襲沿及動華始有簡編造字之時文化

已高從可知也謂其僅能察物繪形評矣。

結論

文明進化由簡而繁造字之道亦莫不然然所謂簡繁者乃相

較之辭非絕對之稱也元民知識雖云簡陋亦絕不至如世俗所

言况既能觀物造字已有文化可述乎故造字自簡而言實始一

「一」而指事；自易而言實日月山水而象形。約言之，則指事象形同始耳，又有先後於其間哉？况結繩之時，民智已啓，事大大其結，事小小其結，已由客觀之物形作主觀之標識矣。且人事萬端，其所結摹式亦多殊，兩結而表一意，則已同會意矣。一結而當兩用，則已同假借矣。是則六書之體，已具於結繩之時，不過事非造字，不得名爲六書耳。及其造字也，沿舊技，因成規，著爲可視之形，而附以耳治之聲耳。所謂文字者，結繩之變象耳。其制作之方，致用之道，無以異也。說文序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依，即謂之「字」。』是初爲獨體之文，後爲

合體之字；時代不同繁簡有差。由簡而繁，進化公例，許氏之說，得其旨矣。繁簡之稱，大較言之則可，若謂一元遞生，子息代演，此先彼後，前因後果，則謬甚矣。如云由象形而指事，而形聲，而會意，以及於轉注假借，單軌遞進，迭爲因果，揆之進化原理，則不可通矣。吾人讀書稽古，宜徵諸事實，以澈其根際，不可望文生義，義不可通，而曲爲附說，自欺以誣古人者也。造字之法，以言乎由簡而繁，則可由一而複，則不可也，勢也。

十四，十六，中大

赫拉頡利圖斯 (Heraclitus) 殘句(11)

智慧是一物，他是所以知以萬物引導萬物之思想。

滅除淫蕩，比滅除火災，尤爲關緊。

人民應當戰爭以保護法律，如他們保守城牆然。

弓是生命，他的工作是死。

假使一是最好，於我等於萬。

人不知分裂各方者，如何成爲相合。——調和在反對之中，如弓及琴。

六書無先後次第說

暗的合諧，較好於明顯的。

不死者有死，有死者不死，每個在其他的死中生，在其他的生

中死。

上帝是晝是夜，是冬是夏，是戰爭和平，是飽是餓，他成許多

樣子，如火一般，當火同香混合之時，即依其香得名。

火生於空氣之死，空氣生於火之死；水生於地之死，地生於水之死。

芝生譯

六五

李白 (續)

吳汝濱

全篇目錄

- 一、李白傳略。
- 二、李白的環境。
- 三、李白的著作。
- 以上已載本誌一卷一期——
- 四、李白的人生觀。
- 五、李白的思想。
- 六、對於李白的批評。
- 七、結 論。

四、李白的人生觀

一、提起了太白的人生觀來，讀者定要聯想到太白以前的兩位大詩人。這兩位大詩人是誰呢？第一個就是屈原，第二個就是陶淵明。因為這兩位大詩人和太白的性質相同的地方實在太

多。如今我且舉出幾條來，比較說明於下：

屈原的性質有點近於道家，太白的性質也有點近於道家。屈原說：『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遠遊『美韓衆之得一。』太白也說：『長與韓衆親。』軒轅以來，可得聞矣。』屈原的衣飾是『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離騷』太白的衣飾是『或時束帶，風流蕭籍，曾受道錄於齊，有青綺冠，曠一幅。』李翰林集序』屈原的容貌是『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太白的容貌是『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李翰林集序』屈原是常常『至於江濱，披髮行吟澤畔。』史記本傳』太白也常常『如屈夷子，散髮弄扁舟。』古風』餐霞臥舊壑，散髮謝遠遊。』江上懷秋』他們所處的時代環境，和一生的遭遇，也有許多相同處。在初顯貴的時節，都極爲其主所重視；其後幸臣上官大夫短屈原於懷王，而屈原被放；高力士譖太白於玄宗，而太白被謫。被放被謫後，又皆戀戀不捨，憂國憂民，作出了不少深情流露的詩辭來。更有令人注意者，

屈原知復召之無望，乃自投汨羅江而死。太白呢，就前面他的傳略中我所考得的结果來說，也是『在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這更是數千年來不多見的水中詩友了。

——以上種種，都是太白和屈原相同的地方。

陶淵明喜歡喝酒，太白也喜歡喝酒。淵明說：『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飲酒詩序）太白也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將進酒）淵明是『性嗜酒，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五柳先生傳）太白也是『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喚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淵明以詩歌自娛，太白也以詩歌自娛。淵明是『嘗著爲文章，自娛，頗示已志。』（五柳先生傳）太白也是『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句，何伸雅懷？』（春夜宴桃李園序）淵明胸襟高超，不以勢力爲念；太白也胸襟高超，不以勢力爲念。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解印而去；太白也視權貴如小兒，命高力士脫靴。淵明有豪俠氣，嘗說：『少時壯且厲，負劍獨遊行。』（擬古）太白也有豪俠之氣，嘗說：『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淵明有超人

之想，曾作桃花源以表其理想化；太白也嘗說：『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姑。』又說：『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以上種種，都是太白和陶淵明相同的地方。

屈原和陶淵明既然很多與李太白相同的地方，豈不是太白的人生觀和屈原陶淵明的人生觀也都相同，知道屈原陶淵明的人生觀後，就不用再尋太白的的人生觀若何了麼？是又不然！因爲『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屈原和陶淵明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既不同，他們的性質和文藝自然不同；他們和太白的時代環境又各各不同，他們的性質和文藝當然也不同。那末，太白和屈原陶淵明相同的地方，是就其大體而言；其細微處之不相同者，自然還很多呢。

就屈原的作品——楚辭——裏邊來說，屈原是一個孤芳自賞的人，好像一個處女。有情人愛她，固然很好，沒情人愛她，也只有暗地啼哭，自怨命薄罷了；即至最難堪的境地，也不過自怨自語以瀉忿，或謀短見而自殺。

陶淵明也有點孤芳自賞的志。梁任公說他是『不屑不潔』，『不屑不潔』也就是孤芳自賞的意思。昔人嘗說淵明近乎『

中庸。胡懷琛也說：『淵明的浩然元氣，有近孟子。』則可知陶淵明是以儒學爲立腳地的。

至於太白呢，既不似處女之靜，也沒有中庸之庸。屈原被放而走，只有『至於江濱，披髮行吟澤畔』或說幾句『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等自負的話罷了。太白則被玄宗棄後，竟佐永王璘起反了！一種反抗的精神，實比屈原來得大的多。陶淵明爲彭澤令，在官未久，郡遣督郵至，縣吏謂應束帶相見。淵明忿然道：『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去。太白則視朝中最有權之宦官高力士如小兒，直令他脫靴。這種高傲之氣，實比淵明更大——以上種種，又是太白和屈原陶淵明不同的地方。

總之，太白的性質有些近乎屈原，有些類似淵明，而究還有太白所以成爲太白者在。

就我研究所得的結果言之，太白特殊的人生觀有二：（甲）合仙俠爲一人（乙）快樂分述如下：

甲、合仙俠爲一人

考唐書文藝傳李白傳上說：『李白字太白……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王琦的太白年譜上說：『太白年二十，性倜儻，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嘗手刃數人，輕財重施，不事產業。』他自己在他的上韓荊州書上也說：『十五好劍術，偏于諸侯。』上安州裴長史書上又說：『大丈夫當有四方之志，乃拔劍去國，辭親遠遊。』又說：『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此數疑太大。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則太白之輕財好施的本性，的却可以當得起一個俠字。

他的詩中有一首懷衛道：

『……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鸞鷲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岳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彌衡『少有才辨而尙氣，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太白的豪俠有點相近。所以彌衡死於黃祖之手，太白很爲他惋惜，鳴不平。言外已寓有自傷的意思了。

又有一首俠客行道：

『趙客綬胡纓，吳鉞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

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凌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慙世上英！」

他推崇古代豪俠之士，到極高貴之地位。慕朱亥侯嬴二人之豪俠，至稱之謂『俠骨香』『世上英』。他自身之爲何如人，我們也可以想見了。

他的詩中，稱贊豪俠者既多，說仙者亦不少。如懷仙歌：

『一鶴東飛過滄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梅長相待。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竄竄直可輕！巨鯨莫載三山去，我欲蓬萊頂上行！』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遙見仙人綵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題嵩山逸人元丹邱山居：

『……自矜林濼好，不羨市朝樂，偶與真意并，頓覺世情薄。

爾能折芳桂，吾亦採蘭若。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携訪神仙，從此鍊金藥。』

第一首詩，直視堯舜之世功爲無足貴，以仙人之相招爲無上榮。第二首詩，以盧侍御比仙人盧傲，而以楚狂自比；若從仙人遊，雖遍尋五岳也不覺遠。第三首詩，有不羨俗樂，看破世情之意。此種以山林自矜之意，雖係太白題逸人之句，而訪仙鍊丹之意，已寓言外。讀此三詩，太白出世的人生觀可以知道了。

再看他的飛龍引中有句云：『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焦山望松寥山中有句云：『仙人如愛我，舉手來相招。』擬古其九中有句云：『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前後更歎息，浮榮何足珍！』扶風豪士歌中有句云：『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遨遊青天樂，仙人愛相招，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浮榮不足貴，黃石知其心等意，處處均足以表出其飄飄欲仙之意，處處均足以表出其高出塵表的人生觀。更如他的行路難三首詩，也都是歷述世路艱難，還不如遁世之無憂無慮。

同時賀知章一見即呼之謂『謫仙』，白居易稱之謂『飛仙』。

「司馬子微也說他『有仙風道骨，可與遊八極之表』。世人以其好酒，更呼之謂『酒仙』。此種『謫仙』『仙風』『酒仙』等徽號，皆是他誠於中而行於外所致。他心中好仙之至，一舉一動，都把他的『仙風』表現出來，別的人遂加之以『仙』字的頭銜加之。看太白之飄忽不羈的神情，把世上一切事情都不看眼裏的本性的，却可以當得起一個『仙』字。

他既生性豪俠，又好神仙，所以我說太白的人生觀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合仙俠爲一人。曾毅先生中國文學史中有一段話說：『李白志氣宏放，喜爲大言。青年時，俠骨稜稜，不願細謹，不修小節，氣若蓋一世。故言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遊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語功名，則談笑而辭湖沙，不以爲意……其神識超邁，故能易功召之野，而爲出世之逸想，灑落豁達，曾無浮世之艱。』前半叙其俠，後半叙其仙，太白仙俠之人生觀，得曾先生說而更爲透澈。

不過有人說，太白並不是不慕功名，他理想中所企仰的人物，如魯仲連、侯嬴、張良、韓信、東方朔等，常常詠於詩句，以示信仰。我以為太白之想立功名，與常人不能一概而論。他的想立功名，是

想先立功名，而後還由學仙的這種見解，從他的詩中可以看出。他的從鵝溫泉贈楊山人詩云：『待我盡節報名主，然後相持臥白雲。』贈衛尉張卿詩云：『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旁。』贈韋秘書詩云：『終於安社稷，成功去五湖。』登謝安墩詩云：『功成拂衣去，歸人武陵源。』他先存了一個功成身退的志願，所以才能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乃酒中仙』呢。用世不過是他的人生之歷程，到了還是要學仙的。就令他有想求功名之心，用世之念，想以富貴終其一身，我以為一定是他幼年時代的人生觀，是意志未定時的人生觀。晚年時代的人生觀的，却是合仙俠爲一人無可疑了。

乙 快樂

太白既是合仙俠爲一人，所以雖竄徙，也並不覺着十分哀痛。惟上崔渙百憂章有『星離一門，草擲二孩』之語，最爲慘切，蓋在獄中作的。及流夜郎，途次別無悲悻語，至江夏，曾和張謂等觴於南湖，贈辛判官云：『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贈劉都使云：『而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歸家酒債多，門客餐成行。』

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則可知太白被謫後，賓客尚多，而欲其資助，以償酒債。贈常侍御云：「登朝若有言，一訪南遷賈。」贈易秀才云：「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感激平生意，勞歌寄此辭。」皆無悲傷無聊之意。至永華寺寄陽羣官云：「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別賈舍人云：「何必兒女仁，相見淚成行？」則更不能不以遠謫爲苦，而能自己排遣了。及半途赦歸，即有「我且爲君槌破黃鶴樓；君亦爲我倒翻鸚鵡洲」之句。又漢陽病酒寄王明府云：「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勅放巫山陽；願掃鸚鵡洲，與君醉千場。莫惜運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羣芳！」其豪氣依然又如故了。（參看歐北詩話及品今先生的詩豪蘇東坡）蘇東坡有詩句云：「天人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這個「遊」字的意思，就是說太白不以謫爲苦的意思。

太白爲什麼不以謫爲苦呢？這個問題極容易答，就用「快樂」二字就够了。因爲他先有個快樂的人生觀存在心裏，所以外界無論多麼大的苦痛之來，都被他的快樂二字征服了。

太白有詩曰：

「赤心用盡爲知己，黃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

李 白

度春，一回花落一回新。府縣盡爲門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狗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狗節甘風塵！衣冠半是爭戰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少年行）

這首詩，已把他的快樂的人生觀赤裸裸地寫出來了。他那一種只求眼前的快樂，置將來之名利於不顧的神情，說他是快樂派也無不可。

但是太白快樂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我所知道的是「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江上吟）簡單言之，就是酒與妓兩個字。

太白愛酒，可算愛到極點了。他幾乎「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贈內）他的詩歌中，說酒的所在多有。如「對此石上月，長醉歌芳菲。」且對一壺酒，澹然萬事閑。（春日獨酌）「手舞石上月，膝橫花間琴。過此一壺外，悠悠非我心。」（獨酌）「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擬古）「東風吹山花，安可不盡杯。」（鳳凰台置酒）「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常照金樽裏。」（把酒問月）「我醉君復

樂陶然共忘機。『下終南山』君若不飲酒，吾人安在哉？『對酒』
『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山中對酌，所以終日
醉，頹然臥前楹。『醉起言志』……等，簡直多極了。此外專篇詠
酒的也不少。如將進酒云：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
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五花馬，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本來他是用酒取樂的，他偏說是用以銷愁。姑不論其取樂也
罷，銷愁也罷，到了「長醉不醒」的程度，他是一定無思無慮的，
絕不會再愁什麼了。又月下獨酌云：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
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
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時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
邀雲漢。』

獨自一個人在冷靜的月下喝酒，是極寂寞不過的；看這首詩，
不但不寂寞，反而大熱鬧起來了。這個固由於太白的文學手攬

高明，會描寫；也實在因爲他愛酒之甚，看見酒就沒命似的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了。喝着酒，吟着詩，跳着舞，假設另外有一個人在
旁邊看見了，近點呢，和看演戲的差不多，遠點呢，簡直成了一大
本活動電影了。

在同題的第二首詩中又云：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
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
醉中趣，勿爲醒者傳。』

他極力擡高飲酒者的身價，自謂愛酒不愧天地；而酒星之起，
是否由於天之愛酒？酒泉之列，是否由於地之愛酒？兩個問題他
則置之不問了。只管得醉中的趣味，而醉的很了，有傷身體，他也
置之不理了。這也是因爲他愛酒之甚，只想酒的好處，而不計及
其他了。

再考其他典籍，述及太白的愛酒的故事者，亦不在少數。合璧
事類上說：『每宴飲，無不先及每處具，無不先嘗。』又說：『李白遊
華陰，縣令開門方決事，白乘醉跨斷過門，宰怒，引至庭下，「汝何
人，輒敢無禮！」白乞筆供云：「予生長西蜀，身寄長安。天上碧桃

慣食數顆，月下丹桂高折一枝。曾使龍巾拭睡，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鞋。想知縣莫尊於天子，料此地莫大於皇都。天子殿前，尙容我步馬，華陰縣內不許我騎驢。『令大驚，謝之。』天寶遺事上說：『寧王宮有樂妓寵姐，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妓女盡在目前，惟寵姐客莫能見。飲故半酣，詞客李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姊，善歌。今酒殺醉飽，羣公宴倦，王何怯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招寵姐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這些故事，雖不關係太白的文學，但至少總可以證明他愛酒。

以上關於太白愛酒，已述其梗概了；以下述太白之狎妓。

太白極喜與女性相周旋，對於女性處處留心。有一次在陌上馳驅，他便把他所見的美人，纏綿悱惻的描寫出了：

『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雲車；美人一笑鑿珠箔，

遙指紅樓是妾家。』

他對於女性天然之美，描寫得很逼真的，却能夠寫得維妙維肖。

他在若耶溪見了個浣沙女子，就詠了一首五言詩道：

『玉面耶溪女，青蛾紅粉初；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

李 白

儼然成一幅極美麗的美人圖。他的越女詞也道：

『長干吳兒女，眉目艷星月；屐上已如霜，不着鴉頭襪。』

『吳兒多白皙，好爲蕩舟劇；賣眼擲春心，折花調行客。』

『耶溪採蓮女，見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來。』

『鏡湖水如月，耶溪水如雪；新粧蕩新波，光景兩奇絕。』

這幾首詩，把美人美景合同描寫，真個是描寫得『光景兩奇絕』了。太白能如此深刻的描寫，玩其意味，已有不能忘情之神情存乎其裏了。

他既這樣的愛好女性，妓爲女性之優美者，當然他要動情了。前面所引他的金陵酒肆留別，陌上贈上美人，出妓金陵子，携妓登梁王樓霞山等詩，都是他詠妓的詩。其中如『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傲然携妓出風塵，樓中見我金陵子，何似陽台雲雨人。』『東山小妓歌，對君君不樂，花月奈愁何。』等句，皆是他不能忘情於妓女的表现。至如他折荷時所詠的一首詩：

『涉江翫秋水，愛此紅蕖華；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彩雲裏，欲贈隔遠天；相思無因見，惆悵涼風前。』

思慕他的情人，幾至日夜難忘了。這個情人，有人說是指他的

七三

妻子教我看起來，就是指他青樓中的知己的，因為他在青樓中，日久見的妓女多，在這許多妓女中，他就得到了兩三個知己。讀者不信，看他贈段七娘贈吳姬和示金陵子三首就可以知道了。

贈段七娘詩云：

『羅襪凌波生網塵，那能得計訪情親！千杯滌酒何辭醉，

一面紅粧惱殺人！』

一種纏綿悱惻之態，真情畢露，玩其語意，很以不能常訪為恨。

如此多情的人，也當起知己二字。

贈吳姬云：

『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駝，青黛畫眉紅錦靴，道

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裏奈君何！』

示金陵子云：

『金陵城東誰家子，竊聽琴聲碧窗裏，落花一片天上來，

隨人直渡西江水。楚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謝公

正要東山妓，攜手林泉處處行。』

吳姬甚麼名字，金陵子名叫什麼，我們無從考察，不得而知；但

與段七娘同為東南名妓，我們是可以知道的。從他的詩句『懷

中醉』芙蓉帳裏』及『最有情』攜手』等字眼看來，知道他
和吳姬金陵子是為情不薄的。不然，他絕不詠諸詩句，筆之紙墨。
世態炎涼，人情刻薄，太白既不容於權貴，又遭譏於流俗，以至
弄得漂泊無依，孤苦一己，這是何等的可憐！幸有這青樓中的幾
個知己，陪他飲酒作樂，以慰孤苦，否則，雖有仙俠的人生觀，也難
有時無聊吧！所以狎妓，也是他求快樂的一種方法。

不過我在此要聲明的，就是太白的狎妓，與近來之宿娼者有
別。唐代的妓女，是以歌唱為主業，以淫業為耻的。其時歌妓中不
少能詩者，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中言之甚詳，茲不贅。我以為
太白之所取於妓者，必係取其歌樂以進酒，必非愛其色以滿獸
慾。觀他的詩中『歌妓燕趙兒，魏姝弄鳴絲。粉色艷日彩，舞袖拂
花枝。』『謠歌邯鄲詞，清箏何繚繞。』……凡說妓的，都連到歌；且
他的詩中曾有和他姪子攜二妓之詩，太白雖狂，我想他也不會
和他姪同路宿妓的。所以我們要知道太白之狎妓，一方面是
他看女性美，一方面是借以鼓動他的飲酒慾。絕非後世之宿花
間柳者可比。後世好色之徒借太白為口食，那就太誣賴太白了。
於此我們知道，太白是利用飲酒狎妓二者，來滿足其快樂的

人生觀。

於此我們知道，太白的人生觀是合仙俠而爲一，及快樂。

合仙俠而爲一，是屬於精神方面者；快樂，是屬於肉體方面者。由這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的特質，合攏起來，成了太白極特殊的人生觀來。

有這個特殊的人生觀，所以太白的環境如此的痛苦，如此的惡劣，而太白處之泰然。

參考書：

中國大文學史，國語文學史，唐詩合解，太白全集，太白年譜，北詩話，合璧事類，天寶遺事，張立德君李白研究，胡懷琛君中國八大詩人，陸淵君情聖李白，品今君詩豪蘇東坡，陸侃如君屈原，梁任公陶淵明……

五、李白的思想

太白的人生觀，既特殊如鳳毛麟角，他的思想，也是燦爛如零星碎錦。因爲太白是一個極富於感情的人，他的感情之流瀉，是有觸即發，不拘一隅。他一生的歷史環境，和地理環境，時常有劇

李 白

烈之變遷；他的思想，也不免隨之而改變。他的思想既時常改變，所以表現的方法，是向多方輻射，極不集中。

在這不集中的思想中，稍明顯的思想，不外（甲）譏嘲淫樂；（乙）非戰；（丙）尊重女性等三者。分述如下：

甲、譏嘲淫樂

太白是一個主張快樂的人，爲什麼他又譏嘲淫樂呢？這也是他的思想特別的地方。他以為人民是應當享快樂的——尤其是詩人；君主則不能與人民同樣看待。君主應當勵精圖治，使人民安居樂業，享受自然之樂趣；若君主不顧人民之安危，而惟求一己之安適，他就大加譏嘲了。

他的春日行云：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窗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船盛沓波浪驚。三千雙蛾獻歌笑，搥鐘敲鼓宮殿傾……』

把君王之遊樂，寫得如親歷其境，而享樂不親民之意，已露言

七五

外。『春風吹落君王耳』一句，含意尤為深遠！把古今信讒拒諫的君主罵得不輕。下文又接着有『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二句，這更是罵奉迎君主的讒臣了。

烏棲曲云：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

青山猶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

漸高奈樂何！』

敘述吳王夫差沉湎酒色，夜以繼日的情形，歷歷如在目前。末結以『東方漸高奈樂何』句，其息忘政，不事早朝，可想而知。意隱微而深入，這是刺人的極好方法。

宮中行樂詞云：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每

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柳花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

妓隨雕轎，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盧橘為秦棧，蒲桃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

奏龍鳴水，蕭吟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民同。』

『玉棧春歸日，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轎夜相過。笑出花間語，嬌來燭下歌。莫教明月去，留着醉姮娥。』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艷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鉤。』

『水滌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遶瀛洲。素女鳴珠佩，天人弄綵綉；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宮。』

把明皇在宮中窮奢極欲的情形，描寫得無微不至了。蕭士贇在比詞中，下了不少的功夫，搜尋出太白諷諫的話來。他說：『太白之詩，用意深遠，非洞悟三百篇之旨趣，未易窺其藩籬。晦庵所謂『聖於詩』者也。宮中行樂詞，其中數首，全得國風諷諫之體。如曰『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是諷其玉樓金殿，不為延賓之地，徒使女子小人居之也；『選妓隨雕轎，徵歌出洞房』，是諷其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妃與飛燕事迹相類，欲使明皇以古為鑒，知飛燕之為漢禍，而不惑於貴妃也；『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民同』，是諷其與民同樂也；『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宮』，是諷其縱遊宴之樂，而臨政視事于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之感，多不

視朝，故因及之也。言在於此，意在於彼，正得諷諫之體。王琦以此說甚整，不足取。若按太白譏嘲淫樂的思想來解釋，也有一部分道理。

乙、非戰

太白的非戰色彩，很顯著。在他的詩中描寫戰爭之罪惡者很多。

有唐一代，戰爭甚多。如北征突厥，西平吐谷渾高昌，東伐高麗，北滅薛延陀，西臣西域等，都是極著名者。到太白的時候，胡人又是極猖獗凶戾，輒犯邊境。太白有一首詩，描寫胡人的狀貌和性質道：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笑拂兩鞞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雁落雲端；雙雙掉鞭行，游獵向樓蘭……天驕五單于，狼戾好凶殘。牛馬散北海，割鮮若虎餐。雖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頰玉盤；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旄頭四光芒，爭戰若蜂鑽……』(幽州胡馬客歌)

男子既然『狼戾凶殘』，女子也能『射鳥騎鞍』。胡男胡女

李白

既如此的強悍，中國邊境，就不能一日安了。玄宗時常調兵，遣將去攻打他們，防備他們。北方的軍事行動，又重整旗鼓了。惟北方地曠人稀，氣候嚴寒，更加以地勢險曠，行走不使內地的北征士卒，受了不少的艱難困苦。太白有詩描寫其困難道：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碛道盤且峻，巖巖凌穹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崗；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前行無歸日，返顧思故鄉。慘慄冰雪裏，悲號絕中腸。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癢。汲水澗谷阻，採薪隴坂長；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漚，飢飲零露漿。嘆此北上苦，停驂爲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顏視天光！』(北上行)

『碛道盤且峻，車輪摧高崗』是極言山路之難行；『嚴風裂衣裳……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癢』是極言天寒無衣之難堪；『汲水澗谷阻……飢飲零露漿』是極言飲食之難得；行走既難，寒又難堪，復無可口之飲食以果腹，行軍之苦，可爲甚矣！無怪乎他們『停驂爲之傷』，實則也就是太白替他們悲傷。

又他的戰城南云：

『秦家築城避別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鴉啄人腸，唧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士空你爲！乃知兵者是凶氣，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戰地何昏昏，戰士如羣蟻；氣重日輪紅，血染蓬蒿紫。烏鳥啣人肉，食悶飛不起。昨日城中人，今日城下鬼。旗色如羅星，鼙聲殊未已！……』

戰士如蟻之多，烽火長久的燃着，足見戰爭之久；戰時把天地都弄得昏昏不明，足見戰爭之大；戰爭之結果，血把草莽都染了，戰馬也無主而號悲了，足見死人之多，陣亡將士任烏鳥啣其腸啄其肉，高飛枝頭，飽食不止，足見屍體之無人收殮。戰爭既大且久，兵士之苦亦不待言，而不幸死亡之士，又無人收殮，任烏獸之啄食，其可慘不更甚了嗎！末句又結以『鼙聲殊未已』一句，深恨主戰不惜人民之執政者之意，已露言外了。太白深恨主戰者，也就是非戰的意思。

然此詩之作，據王琦的注上說，乃爲玄宗征北及平西兩役而發。征北平西兩戰役，並非唐代之最大戰爭，且戰爭的地面，僅北

方及西方兩小部分，國人對於此役之痛苦和畏懼，尙不甚大，而多情的太白，已有這樣深刻的感想。若安賊倡亂，引兵南下，遠近震駭，所過州縣，望風瓦解，皇帝幸蜀，兩京淪陷……的聲浪，傳至太白的耳鼓時的時候，太白更當有若何之感想了。

安史之亂，是唐代政治上最劇烈的一次變化，是唐代人民最苦痛的一個時期，也是唐代最長久最廣大的一次戰爭——蔓延七八省，延長十餘年。當時擾亂的情形是：

『旌旗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顛倒。秦人半爲燕地囚，胡馬反啣洛陽草。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

（猛虎吟）

『俯視洛陽川，茫茫奔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古風第十九）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扶風豪士歌）

胡亂既如此其甚，內地人民所受之苦痛，當比北征西征時更甚十倍。戰爭之罪惡的表現，也更爲顯著。太白此時反不用直接的非戰方法，而用間接的非戰方法。這種間接的描寫方法，實更

比直接描寫的方法來得更真切深刻。間接描寫的方法是什麼呢？就是他從婦勞人的心中，憂思中，將他們的離愁別恨，淒涼情況，委曲地表出，使人自感到戰爭之「離人之妻，寡人之子」的罪惡。這種非戰之描寫，就叫做間接的描寫方法。舉例說明如下：

學古思邊

『銜悲上隴首，腸斷不見君。流水若有情，幽哀從此分。蒼茫愁邊色，惆悵落日曛。山外接遠天，天際復有雲。白雁從中來，飛鳴苦難聞。足繫一書札，寄言歎離羣。離羣心斷絕，十見花成雪。胡地無春暉，征人行不歸。相思杳如夢，珠淚濕羅衣。』

蕭蕭秋景，一位零丁孤苦的怨女，思夫高望，惟見有蒼茫秋色，惆悵的落日，暗雲密布，白雁飛鳴，此時此景，青春男女能望而興歎！『行人不歸，』能不使怨女『相思如夢，珠淚濕衣』嗎！

思邊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山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雪暗秦雲。玉關去此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李白

去年，蝴蝶飛舞，春光明媚之時相別，到今歲冰雪在地，隆冬孤苦之時尚未歸，別離之時間，有多麼長久；遠戍玉關，爲里三千，道途有多麼遠。別離既久，路途又遠，想寄封信又不能，能不使怨女傷情！

子夜吳歌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時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

月夜擣衣之際，觸物生情，念征夫之未歸，因怨當局之不速，能征適當驛使出發之時，戰袍不可不絮，而天寒針冷，怎能工作？及至免強裁縫完畢，又不知何時才能寄到征戰之所呢？委婉纏綿的情況，掛念征夫的怨語，活躍紙上，而非戰之意，暗含其間。

再看擣衣篇一詩，其怨更深，直由怨而痛罵了。

『聞裏佳人年十餘，嘔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燕，啣得雲中尺素書。玉手開絨長歎息，狂夫猶戍交河北。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員管隨落花，夜』

七九

持戍衣向明月……瓊筵寶帳連枝錦，燈燭螢螢照孤綫；有便憑將金剪刀，爲君留下相思枕。摘盡庭蘭不見君，紅巾拭淚生氤氳；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

思征夫未歸，各種衣飾也不喜用了，惟有孤寢流淚以自傷，若次年再不回，自己也就自殺了。悲怨之辭，比前述者更甚，非戰之意，也寓得更深！

以上皆征夫遠戍而其婦自怨者，征夫拋妻離子，遠出爭戰，置性命於不顧，都是出於本心所樂爲嗎？我想爭戰者流，除少許爲利祿所蒙者不計外，大多數都是爲勢力所迫，不得如此了。太白對於征人的怨語描寫得亦不少。

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歎息未應閑。』

曠遠的景象，皎月當空，狂風吹度，令人有古往今來之思。億歷來戰爭，有幾人生還者？戍客月下遠矚，容顏爲之慘苦，念到閨中離婦，當此佳景之下，亦未必能閉止無所思吧！本爲戍客思離婦，

而反說是怕離婦思戍夫，反以互思，其苦更深。不用一句非離戰爭的話，使人自覺出戰爭之罪惡了。

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簾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瀾；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戍守長安的將士，當秋夜寒涼風冷之際，聽到促織的淅嗚，思家之念油然而生；如花似玉的妻子，有青天淚水之遠隔，欲見不能，夢魂不得，能不教人心肝俱摧！

此外如塞上曲云：『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花色。』北風行云：『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文金鞞，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回，不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也有非戰的意味。又如扶風豪士歌一詩，前敘避亂之苦，實令人難堪；及至東奔至吳後，又是飲酒，又是會客，多麼痛快。前後相比，苦樂立見，非戰之意不言而喻了。

丙、尊重女性

我國自歐風東漸以來，男女平等的聲浪漸高，四萬萬人心目中，始有了女性二字，前此之時，固皆以女子爲玩物，而毫不知道女性之可尊貴，更說不到尊重二字。我以前的思想和判定，總是如此的。及至我讀了太白集以後，我才知道我以前的判斷，失之太武斷，而不知千餘年前，已有了一位極尊重女性的人——李白了。

我猛一提出了這句話來，讀者必要懷疑，前面不是說過太白最喜歡狎妓嗎？狎妓是一件最不講人道，最侮辱女性的事情，太白既好狎妓，還說什麼尊重女性！這個不然，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太白之狎妓，和他人不同，太白之狎妓，是往妓女中求知己的。見前，最有權的高力士他不附就他，且侮辱他，於極平常的妓女他認爲知己，誰說他不是尊重女性！照這樣說，太白之狎妓，不能說他是蔑侮女性，反來足以證明他尊重女性的。

他的詩中，有不少讚頌婦女之義勇貞節者，既然讚頌他們，尊重之意可知了。如東海有勇婦，及湖邊採蓮婦，都含有這種意思。

李白

東海有勇婦：

「……東海有勇婦，何慚蘇子卿，學劍越戔子，超騰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顧生……」
「……豁此伉儷憤，餐然大義明。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捨罪驚風俗，流芳播滄瀛，名在列女傳，竹帛已光榮。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

因東海勇婦救夫事，連帶到賢女蘇子卿報父仇事，緹縈上書救父事，趙津女涓何激之歌事，而以表奏天子，名列女傳，爲她們榮，尊重之意，可謂深矣。

湖邊採蓮婦：

「小姑織白紵，未解將人語；大嫂採芙蓉，溪湖千萬重。」
「長兄行不在，莫使外人逢，願學秋胡婦，真心比古松。」

一位怨婦，溪邊採着花兒，觸物生情，念及離夫，正當青春妙齡之際，正好如並頭之蓮，安享樂境，此時久別，能不傷情！惟勁節貞心，則未始或忘，願學秋胡妻之潔，以古松自矢，貞節之志，可謂堅。簡單數句，委曲抒出，愈顯得性質高潔。

抒寫婦人幽情，婦女心理，他設身處地，化身爲他所寫的人，把

八一

美人的情懷，寫得無微不至，唯妙唯肖，也是他尊重女性的地方。要不是他尊重女性，他能替女性下如此深的工夫去發掘她們的苦衷嗎！

離久則懷，別久思苦，天下傷心事，莫此為甚！深閨孤坐，空房獨守，是何等寂寞！明月當空，愛人不見，又情何以堪！多情入當之，怎不銷魂。太白設身處地地寫道：

『白馬金羈遼海東，羅帷繡被臥春風，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床空。』(春怨)

『日相別離，門前生舊葵，寒蟬聒梧桐，日夕長鳴悲。白露濕螢火，清霜零兔絲，空掩紫羅袂，長啼無盡時。』(代秋情)

『流水去絕國，浮雲辭故關，水或戀前浦，雲猶歸舊山；恨君流沙去，棄妾漁陽間；玉筋夜垂流，雙雙落朱顏，黃鳥坐相悲，綠楊誰更攀；織錦心草草，挑燈淚斑斑，窺鏡不自識，况乃狂夫還。』(閨情)

第一首詩，是極寫空房獨守之苦，直等到月落燭盡的時候還不能睡覺；第二首詩，是極言久別思慕之甚，到清霜白露之時尚不

言歸，寒蟬鳴，螢火明，都足以使怨女長啼無盡；第三首詩，寫怨女之慘但排側，更為深厚，令人不忍卒讀，其中最令人傷心者，要算是『水或戀前浦，雲猶歸舊山；窺鏡不自識，况乃狂夫還』等句。流水浮雲，尚不忍離棄故地，不想心頭人，竟爾久別若是，其痛可想，其怨可知。要是教怨女讀了這種詩句，真要說太白先得她心了。

中國歷代的君王，都是多妻主義者，什麼『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呀，什麼『一娶九女』呀，什麼『三宮六院』呀，內邊又分什麼『東宮西宮』呀，『貴妃才人』呀，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名義上是『得近御澤，得幸玉體』，事實上很多『終身未見君王面』者。肉體是『儲之黃金屋，一呼百應隨』，事實上無異受了無期徒刑的宣告。世人對於這種女子，都異常欽羨敬仰，稱之曰鳳，呼之曰鸞，而不知此種女子，除極少數受君主之寵幸外，大多數都是怨女。太白對於此種女子的幽情，也抒寫得無微不至。一方面表現此種女子的苦衷，一方面表現他替此種女子之不平鳴。如玉階怨，怨歌行及妾薄命等，都有這種意思。

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白霧侵襪，足見等候之久，玲瓏望月，正見無聊之至。寥寥二十字，默默深情，已表現無遺矣。

怨歌行：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沉憂能傷人，綠髮成霜迷。一朝不得意，世事徒爲空。鸚鵡換美酒，舞衣罷離龍。寒苦不忍言，爲君奏絲桐。腸斷絃亦絕，悲心夜忡忡。」

前首得寵時之嬌戀，後言失寵時之悲怨，把朝秦暮楚的君王，說得何等薄情。然此又不如妾薄命之尤爲痛快憤激。

妾薄命：

「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妒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李白

愛的時候，貯之金屋；惡的時候，置之不顧，直視女子爲一己之玩物，可隨顏色之盛衰以爲進退。他對於男子玩弄女子的心理，可謂說得透澈極矣。「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一語，又是替中國數千年來專制君主下的玩物的女子的呼救聲。

對於君王的以色取人，他固攻之不遺餘力；而對於平民之薄倖者，他也大加諷刺。這種諷刺薄倖的意思，也是他尊重女性的表現。如去婦辭白頭吟及怨情等，都有這種意思。

去婦辭：

「古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棄君，辭君遣何去？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自從結髮日，未幾離君緬……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道。乃此見君歸，君歸妾已老。物情惡衰賤，新寵方姪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秋草……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心結……不嘆君棄妾，自歎妾緣業。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

這首詩的筆法句法，是模仿孔雀東南飛的寫情的深刻處，也

八三

能與之相稱。先叙初婚時的感情濃厚，次叙狂夫之厭故喜新，次叙被棄時之戀戀不忍遽去，末以怨語作結。從棄婦口中把一個忘恩負義，厭故喜新的薄倖郎，活畫出來，而薄倖郎之可恨，棄婦之可憐，露於言外。

白頭吟：

「……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好新多異心，一朝將聘茂陵女，文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夢枝，而來強縈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覆水再收豈滿杯，棄妾已去難重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見青陵台。」

一面叙述相如之富貴而欲納妾，一面叙述文君之鍾情而規其夫。不明言男子之薄倖，只「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一語，已見其非議之深了。

怨情：

「新人如花雖可寵，故人似玉由來重。花性飄揚不自持，玉心皎潔終不依。故人昔新今尚故，還見新人有故時；請看陳后黃金屋，寂寂珠簾生網絲。」

「故人昔新今尚故，還見新人有故時。」一語，實足為薄情郎當頭一棒，實足為厭故喜新者痛下針砭。以貌取人的青年男女，也知道此中的義意嗎？

太白既如此的喜替女性鳴不平，既如此的尊重女性，對於他的妻子，當然也有相當的敬禮和記念。惟關於他的妻子的軼事，古書中很不多見，不過從他的詩歌中叙述別後的離懷中，也可以看出他和他妻子也有相互的愛情。太白是常奔走江湖，浪遊四方的，對於拋棄妻子的苦衷，他也很替他妻子苦痛。所以他很多贈內及代內贈的作品。

當太白被招入京的時候，王命難違，兒女情長，雲山遠隔，相見何期？他有三首詩贈給他妻子，述別離陽關之苦道：

「王命三徵去未還，明朝離別出吳關，白玉高樓看不見，相思須上望夫山。」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時歸時，儻佩黃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

「翡翠為樓金作梯，誰人獨宿倚門啼，夜坐寒燈連曉月，行行淚盡楚關西。」（赴徵贈內）

將去時牽衣，依丁寧告，語既去後登樓遠望，不見相，思後更坐連曉月，倚門獨泣，一字一淚，一語一血，離別之苦，可想而知。

『多情自古傷別離』太白既如此多情，又何能自制。在他形單影隻，浪迹他鄉之時，思念之餘，到無可奈何之際，常有代內贈之作，一方面是安慰自己一時之煩惱，另一方面是寫他妻子的苦心。

自代內贈：

『寶刀裁流水，無有斷絕時；妾意逐君行，纏綿亦如之。別來門前草，秋巷春轉碧，掃盡更還生，萋萋滿行跡。鳴鳳始何得，雄雉雌各飛，游雲落何山，一往不見歸……妾家三作相，失勢去西秦，猶存舊歌管，淒清聞四隣。曲度入紫雲，啼無眼中人。妾似井底桃，開花向誰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

纏綿相思，如流水之不可裁斷，草也重生過數次了，鳥也重來過幾回了，玉人遠遊，一往不回，怎不教人傷情！無奈只得重弄舊管，再度一曲，四隣都感動了，而玉人仍未之聞，良可哀也！妾好比井中的花，你好似天上的月，又幾時能够相遇呢！如悲如怨地訴

李白

說衷腸，教太白的妻子面述，也不過如此。太白慰勞他妻子的苦衷，可算到十二分了。

此外如長干行，江夏行，長門怨等，也都是太白替怨女鳴不平的，避繁不能再引了。太白這種描寫女子照情的詩，都是他尊重女性的表現。

太白譏嘲淫樂，非戰，及尊重女性的三種思想，我已述的不少了；至於其他的思想之表現於其作品中者，當然還多的很，恕我不能再多舉了，只好請讀者自己去搜擷罷。

參考書：

陸淵君情聖李白，張汝洛君的李白底抒情詩（均見學燈）中國大文學史，國語文學史，唐詩合解，太白全集，全唐詩話，天寶遺事，通鑑輯覽，列女傳，周禮，孔雀東南飛……

六、對於李白的批評

談詩者，無人不知道唐詩，談唐詩者，無人不知道李杜，所以李杜二人，實中國詩學界頂著名的人。惟其為同時齊名的大詩人，而又是很好的朋友，後之評詩者，評杜的人無有不涉及李者，評

八五

李的人無有不涉及杜者。前人既有此種現象，後人自難獨異所。以我在未評太白之先，先把李杜來比較一下——於比較之中，自然也可以看出太白的詩為何等詩，人為何如人了。

詩至建安之際，已大昌盛，到晉朝就產生了一位『人格高尚，胸次沖淡，胸中元氣流露，自然成文』的『自然派』詩人陶淵明。淵明以後，李杜以前，經過了一個南北朝及初唐時期；這個時期，儻詞競作，文筆分途，但獵詞采，體求美麗，賦頌專事於因襲，書詞惟貴乎清華，只在文字的表面上做工夫，把實質完全忘記。這個時期，可說是中國詩學墮落的時期，可說是中國詩學受束縛的時期。經過了此次墮落束縛以後，接着就發生了解放的運動——做這個詩學革命的先驅者為陳子昂、張九齡，而告詩學革命之成功者為李白、杜甫。

蘇東坡說：『李太白杜子美以英雄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書黃子思詩集後）呂居仁說：『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江西宗派圖序）吳偉業說：『詩之尊李杜……猶山之有秦華，水之有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與宋尚木論詩書）嚴羽說：『李杜……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滄浪詩話）郝經說：『李杜兼魏晉以追風雅，尙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與微彥舉論詩書）——由上諸人之說，也可以知道後世對於李杜之推崇了。

李杜究竟是兩個人而不是一個人，他們的人格和作品，很多絕不相同的地方。徐而菴云：『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吾於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白居易云：『嘗戲論唐人詩……李白飛仙語，杜甫聖語。』王元美云：『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沉雄為貴。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飄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欲飲欲絕者，子美也。』又云：『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

李變化在調與詞，杜變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體，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詞調超逸，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釋之難盡，此其微有不同者也。『藝苑卮言』胡元瑞云：『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若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唯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

杜唯兼綜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蓄。」又云：「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詩數）就地理上論，杜爲河南人，居長安最久，地偏北方，文學亦多北方色采，故其詩風格最踏實；李爲四川人，後又到湖北，地偏南方，文學亦多南方色采，故其詩風格最飄颻。就思想上說，太白可代表道家，子美可代表儒家；李之作品，多超出人世之感，杜之作品，句句不脫離社會。太白爲詩，音調和諧者居多，拗體爲例外；子美爲詩，以拗體占多數，和諧爲例外。簡單言之，太白恃天才，子美恃人工；太白是浪漫派，子美是寫實派。

浪漫派的詩人，都是豪情逸氣，飄忽絕塵，所作詩歌也是神出鬼沒不倂形式；對於那鍛鍊苦吟，「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寫實派，自然要表示不滿意。反言之，寫實派也嫌浪漫派之太輕於下筆，不講鍊字之功。所以太白嘗自負文格放達，譏諷子美齷齪，有「飯顆山頭」之嘲諷。此段故事出於孟棻本事詩，晉紀太白戲杜甫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有譏其太拘束之意。子美嘗有「李侯有佳

句，往往似陰鏗。」及「何時一樽酒，重與君（太白）論文。」等詩句，後人以子美拿陰鏗來比太白，又有重與細論文之句，有譏太白之意。漁隱叢話也嘗說：「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毀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白也。」近人謝先量反對太白譏杜，及子美誚李之說，若按二人之性質不同處觀之，互譏亦屬或有之事，因學問之道固不仿厚友而見解不同。

二人之作品既然不同，後世因嗜好不同，遂有李杜優劣之論。李杜優劣論，自元稹作子美墓志始，其叙上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姿，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詩歌，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籬，況堂奧乎？」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亦云：「詩之豪者，世稱李白，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迫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這都是說李詩不如杜詩者。又王元美藝苑卮言云：「太白不成語者少，

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一婦人」，「舉家聞若顛」及「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襪」之類。詩辨云：「工部老而或失於俚。」又云：「杜沈雄而失之粗硬。」這又是說杜詩不如李詩者。實則微之樂天二人之非白，因其好爲長篇，以排比屬對爲能事，子美常在字句上用工夫，用字較工，太白常在造句上注意，用字不很工，元白遂有李不如杜之論。詩之美旨，選字鍊句固然重要，而命意新穎也當留意，元白之論不攻自破了。所以韓退之曾作詩譏他們道：「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極罵元白不配評李杜詩之優劣的。至於說杜詩不如李詩的人，也有點太吹毛求疵了，所引「無食無兒一婦人」及「麻鞋見天子」等句，固有欠解處，但是詩人終身之作品，不下數十百千句，那能以句句話都沒毛病，都沒欠解處，我們鑑賞文藝的人，自不能於古人作品曲護其病，而亦不可過於苛責，拿一兩句不好的句子來評一個人的不好，所以評李杜二人之詩，不可以小疵疵其大美，不可以小處之優劣而定其優劣。要知二人不能分優劣，不當分優劣。滄浪詩話云：「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道，子美有一

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又云：「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沈鬱。太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二人的性質及作風既不同，我們自不能強去分別他們的高下。所以說杜比李的詩好及說李比杜的詩好，都不是評文學家的公道話，都是用主觀來判斷的。我以為各有各的好處，太白有他浪漫派的好處，是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的；子美有他寫實派的好處，是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的。至於用曲折的筆墨描寫平民生活，用淺近的語言作白話化的詩，更是他二人共同的優點。

李杜之比較既完，我再將太白同時的人及後世的人，對於太白的批評略述一二。

杜甫和太白相處很久，對於太白的文學知之很清，當太白以疎縱乞歸，上亦優詔罷遣之後，流落江外，不得志而卒的時候，杜曾贈以二十韻，中有句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又詩云：「坐中薛華能醉歌，歡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吳

融禪月集序云：『國朝能爲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道。』皮日休劉棻強碑文云：『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釋德洪跋蘇養真詩云：『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綿繡。』孫觀送姪歸南安序云：『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魘魅之穴，猿狖所家，魚龍所宮，往往遊焉，故其爲詩，疎宕有奇氣。』
『黃山谷文集云：『太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
『珊瑚鈞詩話云：『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
釋齊己讀李白集云：『鏘金鏗玉千餘篇，膾炙人口傳，須知一二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
歐陽修太白戲聖俞云：『李白落筆生雲烟，千奇萬險不可禁。』
李綱讀四家詩選云：『謫仙乃天人，薄遊人間世，詞章號俊逸，邁往有英氣。』
曾鞏代人祭李白文云：『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產萬物，瑰麗瑰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瀉，末勢猶壯。』
李陽冰草堂集序云：『自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
魏瓘李翰林集序云：『白與古人爭長，三字九

李白

言，鬼出神入。』
李華收翰林學士李君墓誌云：『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識以辯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爲王師，下爲伯友。』
有的說他落筆驚人，有的說他風格絕倫，有的說他氣骨高舉，有的說他非世間語，有說他肺腑錦繡的，有說他疎宕氣奇的，有說他度越六代的，有說他多出新意的，更有說他落筆萬險，詞有英氣，傑立人上，千載獨步，鬼出神入的，都是說太白的文學好的。然此又皆籠統而言其大體者，現在我再把太白的一體詩或一首詩的批評來說一說。

五言詩之好者，像古詩十九首，建安諸子之作，及阮嗣宗的詠懷，陳子昂的感遇等，都是不多見的作品。太白實能兼諸人之長，有過之無不及者。因其俊邁之氣，古今來少有其比，故雖擬諸古人，而實有出藍勝藍的情形。太白的擬古五言詩，以古風五十九首爲其菁華，內中有豪放的詩，有雍容和緩的詩，太白擬古的成績，於此也可見一斑了。本事詩云：『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其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蜀道難及烏棲曲，都是樂府，可見太白的

八九

樂府也很好。藝苑卮言云：『太白古樂府香冥恂恍，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詩載云：『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蜀道難遠別離等篇，出鬼入神，惘恍莫測。』唐詩品彙云：『李翰林天才縱逸，軼蕩人羣，上薄曹劉，下該沈鮑，其樂府古調，能使儲光羲王昌齡失步，高適岑參絕倒，况其下乎！』又云：『太白天仙之詞，語多率然而成者，故樂府歌詞咸善。』都是對於太白的樂府之贊賞。再看詩載云：『五七言各極其工者，有太白。』屈紹隆粵遊雜咏云：『吾嘗以太白爲五七言絕之聖。』李詩綜云：『李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王阮亭云：『五言絕句，李太白氣體高妙。』唐詩品彙云：『七言絕句，太白高於諸人。』又云：『盛唐五言律之妙，李翰林氣象雄逸。』則可知太白之律絕，五言七言等，均佳無怪乎他以詩豪鳴於世！

以上前人對於太白的批評，說的也不少了。不過是有的太籠統，有的專在形式上論，這都不是評古作家的好方法。評作家的作品的好方法，最好是就他的作品的內容來立論來估價，方不致誤評了前代的大作家。

我在前面太白的著作中，曾把太白的作品分作（一）抒情

詩；（二）描寫詩；（三）敘述詩三部分。最好評他的詩時，也用這個分法，分開來批評。

現在先批評太白的抒情詩：

太白生性慧敏，富有天才，所以一吟一咏都是自然流露；他的抒情詩，字裏行間，更特具有一種神秘的萬有引力，令人不厭百回讀。他的抒情中最特色，他人趕不上的一點，要算是善於描寫婦女心理了。婦女的心理，比男子要神祕些，其表現的方法也比男子來得不易看見；更加以在專制時代，重男輕女的信條正有威權，她們更不容易坦坦白白的把他們的心思表現出來；即有時洩露一些情絲春思，也是如秋毫之末，極細微而不容易窺探，更不用說用筆墨描寫出來了。太白於此常人不可能，不留意的地方，特別留心，把他們的閒怨，幽愁，深情，很精細的，很小心，曲折折的道出來，既無瑣碎濃艷之病，亦無粗率粉飾之痕，飄逸的神韻中，實有極別致的風格。如怨情云：

『美人捲竹簾，獨坐翠娥眉；但見淚痕溼，不知心恨誰？』

從旁面把女子的幽情寫出，祇見她點點的淚痕，而不知她所恨者爲誰，話說的有多麼簡單，所含蓄的多麼深遠？其中的思愛

人怨愛人，恨愛人，及自怨，自嘆，自悲等情緒，都被描寫出來了。近人朱光潛說這種詩爲「無言之美」。他說：「言所以達意，然而意決不是完全可以言達的。因爲言是固定的，有蹟象的；意是瞬息萬變，飄渺無蹤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無限的。……所謂文學，就是以言達意的一種美術。在文學作品中，語言之先的意象，和情緒意旨所附麗的語言，都要盡美盡善，才能引起美感。」簡單言之，也就是說，文學作品要得於他的言外還有味可尋，奈人思索的，才算是美。太白的這首詩——「怨情」——可當之無愧了。此外如前邊引的「玉階怨」，「春怨」，「閨情」，「白頭吟」……等，都有這種好處。太白這種藝術手腕，安能不使人佩服。

再批評他的描寫詩：

太白錦繡肺腑，其綺語麗句，有如渾成。其修辭的清雋，與音節的和諧，讀之令人心口俱爽。他既有這種天才，所以他的詩中，寫人，寫景，寫物的詩，都能恰到好處，而尤以寫景的詩爲尤工。如前夜思云：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詩之內容，嚴格的來說，不外「情」「景」兩個字。初學做詩的

李 白

人，只能顧到一種；若能做到「即景生情」或「就情寫景」的程度，才算高手筆呢。可是這還不算頂高的手筆，頂高的手筆，還要更進一步。凌獨見云：「我們理想以上的意境，還不止此，要做到「情景合一」。本意是寫景的詩，人家看過去，好像是寫情似的；本意是寫情的詩，人家看過去，好像是寫景似的，使人辨不出我是寫情或是寫景，這種詩，才是第一流的作品。太白這首「夜思」，就是情景渾融的詩。」我們初看他這首詩的題目，是一首抒情詩，再看他的內容，却是寫些「月」，「牀」，「霜」，「望月」等景緻的字眼，又成一首寫景詩了，而細尋他的真意，說他是抒情詩也可，說他是寫景詩也可，嚴格來說，說他是抒情詩也不可，說他是寫景詩也不可以，只能說他是「情景合一」的詩。所以「情景合一」是太白描寫詩中極可佩服的一點。此外如月下獨酌詩，獨自一個在冷靜的月下喝酒，本是極氣悶的，他能寫得不惟不冷靜，反而大熱鬧，也是他善於描寫之所致。太白極喜遊歷，所經過的名山大川，及所見的人物，也有不少的詩歌來描寫他們，其中如「海風吹不斷，江月還照空，空中亂衆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等

九一

句，都是鍛鍊出來的好詩句。

再批評他的敘述詩：

太白的敘述詩，由我的主觀見解來說，不及杜工部及白香山二人的來得真誠樸實，而自有他的好處；他的敘述詩的好處，就在處處有他自我的表現。如他的永王東巡歌，是叙永王殿下揚州的一段歷史的，而內邊却說了『爲君談笑靜胡沙』等自負的話。宮中行樂詞，是叙明皇宮中行樂之事的，而譏其窮奢極欲，已露言外。據前所考，此詞多言在此而意在彼，有諷諫之意。太白敘述詩中，又有敘述其理想中之事實者，如古風四十一云：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揮手折若枝，拂此西日光；雲臥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稽首祈上皇；呼我遊太素，玉杯鳴瓊漿。一殫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飄揚。』

此情此景，非其所經歷，全憑理想所臆造，而能如親歷其境，很真實的寫出來，也有文學上相當的價值。此外如夢遊天姥吟留別，山中問答等詩，都是這一類的敘述詩，一方面足表明他的臆造力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表明他理想之高，這是浪漫派詩人的

特別長處。

文學作品，不外抒情、描寫、敘述三件事，而太白這三種作品中，都有獨到的地方，特別的長處，所以人都加他以『錦心繡口』及『李白葵花』等徽號。

太白的文學優點，已如上述；難到他就沒一點缺點嗎？對於他的作品，後人無異義嗎？不，後人對於太白確乎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王安石嘗說：『太白才高識卑。』黃庭堅說他『好作奇語。』蘇東坡說他『飄逸絕塵，而傷於易。』趙次公說他『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鶴林玉露說：『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其視杜少陵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蘇灤城集說：『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實則他們所不滿意太白的地方，尙不是太白的缺點。荆公說他識卑，而太白識見却乎很高，以富於天才的詩人，而說他識卑，其誰信之！細看他的古風諸詩中，所表現的思想及理想化，不惟識見不卑，而且很高超呢。山谷東坡說他『好奇語』，『傷於易』，『奇』，『易』兩

個字，在今日言之，也並不算什麼大毛病，『易』字怕還是他的長處呢。趙次公及蘇澗城集上說他『無補於教化』，不知義理之所在，也不大合乎近今文學潮流；他都是用『文以載道』的眼光來評太白的。鶴林玉露說他不愛國憂民，這話更不對了，我在前面他的思想中已說過，非戰是他極重要思想之一，不愛國憂民，又何必作詩去非戰呢？至於說他多在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際，喜言婦人與酒，這也不是評文學家所應持的態度，因為文學的要素是情緒，想像，與個性之表現，只要作品中有這三種成分，那就是好作品，固不必問他所說者為何事何物，所以他咏風月也好，咏草木也好，咏神仙也好，咏婦人咏酒都好，只要有文學上之價值，不必問他有補於教化無補於教化呀！若以道學先生的眼光來評文學家，恐怕真正的文學家都要被他非難了。這種批評文學家的方法，我以為是很危險的。評太白詩之比較得當的，要算是周紫芝古今諸家樂府中的幾句話了。周云：『予嘗評諸家之作，太白最高而微短於韻。』太白作詩，是專在意用上用工夫的，對於字句上的工夫較少，韻之譜不諧，他就不去深考究了。試想『文不加點』，『出口成章』的詩人，短於韻

也是當然之事，也是浪漫派所易有的毛病。實在來說，詩固有節之美，而內容之美為尤重要——近今無韻之散文詩，亦感到美者，就是這個原故。——鑑賞太白的詩，應在內容中求美，不當在音節上求美；若專在音節上求太白詩之美，轉失太白之真美矣。近今詩壇上不是正高唱詩體解放，詩韻解放的嗎？太白就是數千年前一位攻擊束人性靈的，有格律的，一位先導者呀！

晁補之嘗說：『李白天才俊麗，不可矩矱；然要長於詩，而文非所能也。賦近於文，故自大賦，辭非不壯，不若其詩盛行於世。』楚辭後語也說：『白天才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晉魏。』這又是說太白的文，賦不及其詩者。考太白全集中，他的文，雖有幾篇——如與裴長史書，上韓荆州書，春夜宴桃李園序等——是卓犖俊偉的文字，惟多率直狂放之辭，不及其他散文或駢文家遠甚。他的賦，多摹擬古人之作，太白年幼的時候，嘗讀子虛賦，很羨慕相如的文采，遂引起了他的摹擬的慾望，作幾篇擬古的賦，雖時有奇意新語，總不及他的詩之尤為新穎，說他賦不及魏晉，也不至於冤了太白。

我批評太白既竟，再為不信太白為浪漫派者進一解。近人胡

小石說：『李白是唐代詩人復古的健將。』歷引『梁陳以來，雖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及『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等句爲證。此種主張，是就太白的詩歌的形上而立論，太白的詩，形體上雖有復古的色彩與摹擬的痕蹟，太白的個性之特殊，實前古所未有。他的幾句以『古自命』的話，或者受陳子昂之影響，陳與太白相處的地方既近，所受之薰陶也深，子昂是復古派，太白年幼時景仰他，受他點影響也是應當的事。遂不知不覺的也說出幾句以復古自命的話了。所以說太白是復古派者，只能指太白幼年時代的作品而言。

又有人說他是『理想派』，更有人說他是『頹廢派』。實則太白的詩，屬於理想方面固多，而屬於寫實方面者亦不少。且其屬於理想的詩，以晚年之作爲多，中年時代，則一豪俠不羈之詩人，而非偏重於理想派者。所以說太白是理想派者，只能指太白晚年時代的作品而言。太白的含有頹廢性的詩，以被謫後的作品爲多，當他正受君寵的時代，又何嘗不抱有治國平天下之念頭呢！及被謫以後，雖遇赦未得長流夜郎，自覺亦不能復用，只好

放浪江湖渡此殘年罷了，這是他頹廢性的詩之所由來。然此也只能指他的晚年的作品而言，未足概其一生。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太白的人生觀是合仙俠爲一人的，是快樂的——仙也是浪漫，俠也是浪漫，快樂也是浪漫，所以概括太白一生的作品來說，只有『浪漫派』三字最爲妥當。

參考書：

『李太白全集』中國六大文豪，中國大文學史，中國文學史，國語文學史，中國八大詩人，近代文學十講，唐詩三百首，滄浪詩話，文獻通考，漁隱叢話，朱子語類，詩藪，李詩緯，藝苑卮言，唐詩品彙，中山詩話，歷代詩話，文心雕龍，漁洋詩話，藝概，國學叢刊二卷三期，小說月報十五卷十一十二號，民鐸雜誌五卷五號，中州大學文學史講義，文史地雜誌一卷一期……

七、結論

總上各節言之：

太白一生的歷史，是極恍惚的，他生於隴西，成長於蜀，自幼就

是天才英麗，下筆不休，很爲遠近士林所器重。性友愛，喜交遊，足跡甚廣，而留長江流域爲最久。他既非科第出身，亦非前代蔭職，得道士吳筠之荐，而見招於玄宗，玄宗以其應對合意，命之供奉翰林。因其酒後侮慢權貴，不爲親近所容，卒以被譴故而遭疏遠。他乃廣遊四方，大事交友，安史亂後，避難南遷，以助永王反之故，又遭長流，雖被赦而未赴，精神上所受之打擊不小。此後益狂放不羈，浪遊江濱，卒以不得志投江而死。

太白年幼的時候，國內是極平靖的，他所處的地方，又是山清水秀，他的家庭也很富裕，他的父親也很會教導兒子，所以太白幼年時的文學修養很好。他成長的時候，社會現狀又時常的給他以很劇烈的刺激，使他發表思想情感的機會很多。附近又有一位文學先覺者的老前輩陳子昂爲他引路，同年的又有杜甫等供他切磋，所以就造就出來了一位空前的大詩人——李白。太白的著作，以抒情詩爲最多，描寫詩次之，敘述詩又次之，賦及其他雜文，則是太白文藝的副產物了。

太白的人生觀，是極特殊的，與屈原陶淵明似同而實異。他特殊的方面就在於他合仙俠爲一人，他是快樂派。他求快樂的方法

是「美酒樽中置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簡言之，即酒妓兩個字。他有這種人生觀，所以他一生的境遇雖不好，他能處之若夷，不覺痛苦。

太白的思想，極不集中，是向多方輻射的，其中較爲顯著者，以譏嘲淫樂，非戰，尊重女性三者爲明白。

太白的作品，與杜甫不同，而各有其特長。同時的詩人和後代的詩人都很稱贊他。就質上說，他的胸襟很闊大，氣象很雄渾，風神狂放，飄忽絕塵之處，且古罕有其比。他的抒情詩，善描寫婦女心理；他的描寫詩，以寫景爲最好，能使情景合一；他的敘述詩，不及杜子美白香山之好，而亦能處處表現個性。以形式來說，他的樂府及五七言古律絕都很好，而微短於用的賦文，皆不甚好。

太白的詩，與後代之影響不及杜甫之大，因太白之天才過人，後人學不到。於中有稍像他一路的詩人，只有蘇東坡及高啟二人。

東坡的性質既與太白相同，他的一生的遭遇與太白也差不多。自己身不能到朝廷，常牢騷而賦落英，時有桎梏皇皇之感。他自己有許多治國之政見，神宗不能起用他，而反聽信讒謗，把他

徙到密州，又徙到徐州，再徙到湖州，豈不是與太白很相同了嗎？太白不以謫爲苦，東坡也嘗說：『生逢堯舜仁，得作嶺南遊。』又說：『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簡直以謫爲遊了。他的詠太白詩，更用『共躡』來追跡他，他以太白的人格活潑的寫出來，而自覺也不下於他。可見東坡自己也嘗以太白自矜了。看東坡的作品，如和李太白等詩的，却與太白的詩無少差別。

『寄臥虛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永歎，自昔非余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弈棋，變化不容覆……』

這首詩，是東坡看見了太白的『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詩句而作的，他對於太白的風采，想像得極其真確。他有一次與友人同遊，自穿羽衣，登黃樓，長歎太白以來沒這樣的快樂；苟太白有知，常亦呼東坡爲知己了。

高啟爲明初四傑——楊基、張羽、徐賁、高啟——之一，其他三人，不及啟多矣。他的詩，上自漢魏盛唐，下至宋元諸家，無所不學，亦如太白之學唐以前之詩而不爲古所囿者。其性質與太白相

同之處很多，而以好酒爲最明顯。其『試看六印盡垂腰，何似一卮長在手，莫惜黃金醉青春，幾人不飲身亦貧。酒中有趣世不識，但好富貴亡其真。』『將進酒』等詩句，可與太白的『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將進酒）前後比美了。其狂放之性質，與太白既同，其詩歌亦相仿，如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詩，與太白之語調和格調，乎完全相同。引其數句以見一斑：

『大江來從高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我懷鬱塞何由開，酒酣走上城南臺；坐覺蒼茫萬古意，這自荒煙落日之中來……』

這是所謂結論。

最後我再方孝孺的弔李白引來作爲我全文之收場。因其於太白之性格、思想、人生觀、文學都有精確之見解呀！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

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

我今誦詩篇，

亂髮飄蕭寒；

若非胸中湖海闊，

定有九曲蛟龍蟠。

却憶金鑾殿上見天子，

玉山已頽扶不起，

脫靴力士祇羞顏，

扶硯楊妃勞玉指。

當時豪傑應一人，

豈愛富貴留其身！

歸來長安弄明月，

從此不復稱金闕。

酒家有酒頻典衣，

日日醉倒身忘歸。

詩成不管鬼神泣，

筆下自有煙雲飛。

丈夫襟懷真磊落，

李 白

將口談天日月薄；

泰山高兮高可夷，

滄海深兮深可涸；

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

世人孰得窺其作！

我言李白世無雙，

至今采石生輝光。

嗟哉石崇豪富，

終當埋沒靡不揚。

黃金白璧不足貴，

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參考書：

李太白年譜，太白全集，中國六大文豪，國語文學史，中國

八大詩人，蘇文忠公全集，明詩評注讀本，古今詩豪，蘇東坡

（見學燈）……

一九二五，十一月二十日完稿。

附告：我現在正從事於李太白詩選的工作，我認爲太

白的詩，大多數都是白話化的有的詩，青年讀舊詩者，人人應當讀的。甚望海內愛讀太白詩的同志，對於我的主張有

所批評；選詩的標準有所指導如蒙賜函，請寄開封中州大學鄰人收閱可也。

赫拉頤利圖斯 (Heraclitus) 殘句(三)

芝生譯

萬物與火交換，火與萬物交換，即如商品與金交換，金與商品界交換。

萬物是流動的，無有滯留者。

藏地是最善的，但是當放縱及多酒之時，藏拙甚難。

犬吠其所不識者。

於無有明了的心之人，耳目是不好的證據。

因為我們的不信仰，對於神的事物之知識，大部分都避合我們。

生與死，醒與睡，幼與老，只是一物；前者變為後者，後者亦變而為前者。

醒的人有一共同世界，睡覺的人則各退於其自己私有之世

人之欲望，若悉實現，於人亦不是好。

智慧是第一道德。智慧即是說真理，付耳于天然，且依之以行。

自知及實行節制，乃凡人所能及。

人當醉時，可為一無鬚之童所引；彼蹣跚欲跌而不注意於其所往；此因其靈魂已濕。

乾燥的靈魂，為最智最善的。

人之品性，即其命運。

變為暖者是冷，變為冷者是暖，變為乾者是溼，變為溼者是乾。

於上帝一切皆美善，人則有對有不對。

一個人在同一河裏，不能跳入兩次。

屈原冤詞

趙芝庭

已死了二千二百餘年的文學家屈原，不幸於二千二百年後碰着了以整理國故刷新國學面目自命的胡適之博士，七湊八湊湊集了七八條似是而非的證據，發了七八個不當疑而疑的疑問，並且加以純主觀的揣測，純主觀的武斷，撰了一篇讀楚辭的大文，不惟想把他——屈原——排出於文學界以外，而且不承認有這一個人，唉！這是何等的冤枉，然而屈原已死，無能力和這位胡博士對質爭辯，而近世的學者，又大多數以胡說爲然，睜視古人含冤而莫之救。雖然這不關我們事，但知而不言，畢竟有違於心，寫出來給大家討論討論，或者因而考究出屈原楚辭的根底來，也未可知。這是我寫這篇文的本意。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爲甚麼我要疑心呢？因爲：

第一 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
『子』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

屈原冤詞

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謚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爲景帝，如何可說『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辯一 俞曲園著的古書疑義舉例例二第一例，載有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中州大學排印本頁三十一——例三第二例，載有古人引書每有增減例。——頁四十三——我們看了這兩個例子的引證，再去看史記裏面的非漢文世家的賈列傳，就明白賈列傳中『孝文崩』下面直接『孝武皇帝立』沒有疑義了。如仍不明白，我把這一段文字標點出來，請看：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因爲景帝時沒事可記，所以刪却。——質之胡先生以爲如何？

辯二 這一條我可以拿胡先生的話來證明。胡先生說：『補史記的人很多，最晚有王莽時代的人……賈列傳當是漢宣帝時人補的……』哈哈！已經承認是漢宣帝時人補的，那末，漢宣帝時人何以不可說孝昭的謚？何必去牽引司馬遷？

侃如先生說：「崔適先生在史記探源裏曾指出屈賈列傳末幾句是褚先生補的。」胡先之你以為怎樣？——「聲明補史記不是補全傳，是補末後的幾句。」

「丑」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既疏，不復在坐，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關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靳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復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可疑。前面並不會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會「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

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關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

辯三 屈原名平，本傳上面，叙得很明白，既名平，則原為其字，不待言也。左傳上面，先書名，而後書字的例很多。我們去找，至少可找出幾十條。今舉一條以證之。如昭公元年子產逐子南篇

「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為。』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飾入，左右射，超乘而出……」這不是先書名而後書字的例嗎？這上面還沒有叙明子南名楚，子皙名黑，不知胡先生該怎樣感覺呢？

辯四 「王怒而疏屈平」一句，可作王怒後漸不如前待屈原之親密解。「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一節，原是胡先生把他標點錯了，因錯而嫌牽強不合理。一誤再誤，把自己也誤得起疑了。請看我給他標點出來：

「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

這樣一來，就明白這一段的原意和太史公敘事之簡妙了！
使使齊，便是疏之。一及使齊而回，聽說張儀犯竊璧嫌疑，被責而逃，原知儀有謀略，必赴異國，借兵以報仇而為楚患。所以急諫曰：「何不殺張儀？」王悟而悔，遣使追張儀不及，這於理沒有不合的罷！「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當時人誰不知之？原知赴秦必受禍，故諫懷王曰：「不如無行。」這於理也沒有矛盾罷！况這諫在使齊回後，焉知不是因使齊有功，懷王復加親密，難道出使後之人，即不能再得王之親密，再諫國事嗎？「有是理乎？」胡先生！

辯五 「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陰願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俞曲園著的古書疑義舉例，二載有：「文沒於前而見於後」例，頁三十二；又有：「探下文而省」例，頁三十五。既有這兩個例，那嗎，雖放流之上無明言放流，也是「文沒於前而見於後」探下文而省之例了。「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關而不反也」的「楚人」內，屈平亦在其列。原為

大夫與國人共咎子蘭，則子蘭於此時必施其懲一儆衆的手腕，遷怒於屈原，嗾襄王放屈原了，原被放流，想係此時。因咎子蘭而被放，因放而嫉，人之恆情也。一嫉與咎有輕重，讀者不要誤會。一既嫉之必有怨言，所以子蘭聞之怒，而使上官短屈原于頃襄王也。「王怒而遷之」蓋惑於上官之言也。放是第一次，遷是第二次。遷訓徙，是徙竄的意思，即是徙竄於外，不使他在朝。既放流而又遷之，放流不過不使他任政，遷則等於有罪，且不使他居國，遷甚於放流。我們明白這個界限，對於「放流」「遷之」即沒有疑意了。胡先生以為如何？

辯六 「秦虎狼之國，不可信」的話，依楚世家固是昭唯諫說的。然而左傳聲子請復伍舉篇內的「塞井夷菴」一語，原是范句說的，可是這篇竟然引為苗賁皇之言了，這不是和這同一之例嗎？再進一步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話，楚世家誤引為昭唯說的，也未可知。胡先生！你能證明誰是誰非嗎？况這時秦為虎狼之國，盡人皆曉，凡楚之臣，除子蘭一黨外，一有言權者，誰不可用這兩句話諫楚王？譬如說：薄儀一日不除，則復辟危險，即一日不免。這句話，現在的人都可說。一除犯

權辟嫌疑者外——豈獨我你而已哉？至於張儀傳中無『王悔追張儀不及』語，也不關緊要，也不能因這一小小問題去冤枉那文學家的屈原。况作傳文，或詳或略，也是因作者高與不高興，與夫文法之樞度。韓退之誌元寶銘僅有『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此非略之例乎？張儀傳中無『王悔追張儀不及』二語，亦是略之也。並且這兩句加入張儀傳內，也不見格外生色！太史公作史記，略此詳彼，可以互證的例很多，不必『唯認定某一棵樹上能吊死人』。

辯七 漢中黔中，原本二地，但在戰國時皆楚地也。按地理誌云：『漢中楚地，統前陝西漢中興安及湖北鄖陽諸府……黔中戰國時楚地，故城在今湖南沅陵縣西……』我們拿起地圖一證，漢中黔中實相連。不過漢中在北，黔中在南罷了。『秦欲得黔中地』正是老蘇所謂『暴秦之慾無厭』的話。『分漢中之半』，『割漢中之地』，慾為黔中，而實事上只做到漢中，所以張儀傳和楚世家屈原傳敘之不同也。張儀傳和屈原傳楚世家不同，正可以證明這樁事的真象。胡先生反以起疑，吾真不解！

第二 傳說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會生在秦漢以前。
(子) 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秦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為戰國時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我這個見解，雖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辯八 這一段胡先生已竟認為很空泛，我本可不必再駁。但他又說：『我想很可以成立。』我又不得不駁。他想很可以成立，使他不得成立。

我們要明白『勝顧楚國繫心懷王』這兩句話是既『勝顧楚國』又『繫心懷王』是兩件事，萬不可混視為一。那末，這問題即可不言而喻。若依胡先生說：戰國時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則春秋時代較戰國為尤先，當更不會生這奇怪的君臣觀念了。然而『公子糾死，召忽死之』，『介之推割股享君』他們胡為乎然哉？胡先生這不更較屈原為尤奇怪嗎？
(丑) 傳說的屈原，是根據於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的。但我們知道『儒教化』的古書解是漢人的拿八戲，只有那笨陋的漢朝學究能幹這件笨事！

辯九 漢朝的學究，誠然笨陋，然而說屈原是『根據一種儒教

化的楚辭解釋的』一句話，則我不敢贊同，也絕對不敢相信。楚辭的注家注的有些牽強附會，我們只可攻擊注者的錯誤，決不可因注家注的牽強附會而冤枉屈原。若依胡先生之言，未免等於『削踵適履』『蹊田奪牛』了。

依我看來，屈原是一種複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

辯十 一時代與一時代不同，即是此一時代的環境，與彼一時代的環境不同。因時代不同而環境亦不同，所以此一時代之人的性質和作的事與彼一時代之人的性質和作的事也迥然不同。黃帝周公時代較遠，無筆墨紙硯之便，傳聞容或混有複合『箭垛式』的事件。戰國時代，乃我國學術最發達的時期，兵農政刑縱橫儒道……分門別類同時叢出一個人作二

介紹孤興雜誌

孤興雜誌第一期要目

發刊辭

屈原究詞

段凌辰

十多篇文章，總不算什麼稀罕罷？希臘的荷馬，與屈原之同地不同時，何必用那邏輯方法，來求與己臆斷之定例合呢？

我的意思，只辯明有屈原這個人。楚辭是楚原，宋玉等作的。至胡先生的東扯西拉，我沒閒孔，恕不一一辯正。最後我再說兩句話：這二十五篇楚辭中，有的語法和現在的語法不合的；有的文中脫漏不全的；有的是變體的。讀者切不可因『不合』『不全』『變體』『吹毛求疵』說楚辭不是屈原宋玉等作的。屈原是根據於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來的。屈原是一種複合物，箭垛式，與黃帝周公荷馬同類。

一四，十二四脫稿。

【附】(1) 胡適之的讀楚制詳見讀書雜誌及胡適文存

二集(頁一三九—一四八)

孟子之道德學說

晁松亭

中國文學二源論

段凌辰

西漢之五言詩

王志剛

文藝第一卷第二期

瞻卷札記——聯話篇

黃際遇

尙書餘論提要

段凌辰

詩

王志剛等

孤興雜誌第二期要目

毛詩周南經序傳箋文例略說

段凌辰

孟子之道德學說

晁松亭

世間最真實之問題

倪誠正

議論文之研究

李季和

瘋人傳序

段凌辰

祭孫中山文

張筱台

詩詞

王志剛等

孤興雜誌第三期要目

開封鐵塔考

王志剛

文人與女子纏足

段凌辰

瞻卷札記——聯話篇

黃際遇

一〇四

汪元超哀誄

張筱台

招飲啓

黃際遇

鐵塔賦

段凌辰

詩詞

王志剛等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郵費一分

代售處 中州大學

開封文化書社

中華書局

黃河邊的幻戀

王培彬

在一個四圍無人的園裏，有兩間似洋非洋，似中非中式的房子，是終日不見陽光的，因為牠底四圍都是些翠綠的竹林和叢樹的濃蔭。幸而屋頂還開了兩個窗戶，有時還透些日光來。在這園角，有一個頂別致的土亭，亭邊更開着許多的野花。羣花的中間，還有一個蓮池；在夏日的時候，蓮花開得很盛。這屋裏，只有一個書架，架上裝了許多的舊書，和幾本新出的雜誌；牆後放了一張床，帳內掛着四年前的她最親愛的姊姊所繪底油畫。靠近紗窗下，是一張棕色的桌子，桌上除了幾枝筆，墨盒，幾張信牋，和幾本書外，還有她姊姊底遺像，整日的伴着可憐寂寞的她。

這天正是仲秋中旬的黃昏時，她吃過晚飯，在這寂寞無人的園裏走着。淡紅的桂花，開得繁美；似笑非笑地半展蓓蕾的許多雜色的菊花，和紗牕外的秋牡丹，在綠陰中藏着，彷彿怕月兒隱隱地窺見似的。寥闊的天空裏，閃爍地繁星，印在殘敗的荷花池的碧水中，在徘徊。她蹣跚地走着，靜靜地想着，忽地覺得一陣涼風侵入，身難自主，便急急地走回屋裏來了。在牀上躺了半晌，稍

覺得舒服些，她便起來在紗牕下的桌旁坐下。牕外的秋牡丹，正向着皎潔的月兒微笑。她在看得呆的時候，秋虫驚醒了她，令她忽然看見了姊姊底遺像，她底清瘦的兩眼充滿了淚光。回首更見了姊姊底手蹟，好似失了足，落在冰冷的水裏的冰冷的身體，涼一陣，熱一陣的；她底眼淚，就如泉水也似的洶湧地淌出來；滿室的一切，也彷彿寂然要為她而流淚了。

在寂寞愈甚的時候，悽涼的悲苦是愈易蘇生的。在她這種苦惱的時候，她那酸心失意的往事，已浮上心頭！

『唉！光陰真快！真如飛箭，如浮雲一般的穿過！姊姊底死已三四年了……』她滴着哀情傷心之熱淚呻吟着。

『咳！世間的人惟有我苦了！三歲時父親去世，五歲時又是母親去世，幸喜還有祖母愛我；十二歲時祖母竟長逝了。可憐的我和姊姊怎樣過活？更喜姑母很愛我們，憐我們，將我們接到這裏來住。然次年春，我底最親密的，最後的伴侶，最心愛的姊姊，竟離我而永別了！咳！你們都去享快樂，享幸福，享自由去了！只有一個

孤零零的我，如何地苦到十二萬分！這正是家敗人亡之秋，親愛的人們都永別了！只有姑母愛我更甚。她覺得我一家人都不能和她親近了，只有我是她底慰安者！那時我哭得要死，暈迷不醒。姑母又痛心，又害怕。她平日日本多病，更兼這種悲慘的哀情，其景真不堪言狀了。于今我已長到十七歲了，姑母心也安了。唉！這種波浪滔天的大海裏，我這孤零的小舟，被那澎湃的浪花打得翻來覆去，而終于未沉，總是不幸中之萬幸啊！雖然，但是于今還是孤零零地在邊裏飄泊着。此後日大一日，表嫂關真還……」

她默默地這樣想着，哀哀地哭着；眼底視線，穿過紗幔，見一冰卻向她這里走來了。

『无君！』一冰這樣的叫着。

『……』无君只是揩着紅眼，心裏正要說話；一冰又接着道，『无君呢？那裏……』

『……在這裏。』无君揉着哭紅了的眼睛說。

一冰慢慢地走進來了。手裏拿着一冊書，給无君說，『紅雨出版了；你底哀情的醉思時，和憶死去的姊姊的小說都登了。』无君說：『紅雨裏有兩篇頂好的，這兩篇要算无君女士的了。因為

她這種含有藝術性的真摯的文藝，完全是情緒的產物，和真實的感觸而作的；並有靈慧的天才。我和密司嚴讀了之後，竟真哭了；哭中卻真含有悽慘，痛心的意味。『唉……』一冰還未說完，她卻伏在那邊的桌上嗚嗚地哭了一冰知道她是因為念她底姊姊，急忙拿許多好話來溫慰她，但也不中用的。最後他也陪着她哭了；她才漸漸地忍了淚，倆人都止了哭。

旬是一個天真爛漫，性情溫柔的孩子，年歲與无君彷彿。一雙靈活的秋波，一對雪白的玉腕，正與无君底雲鬢皎顏一般可愛。但旬是個超人活潑而無心底女子，无君則是個悲涼善哀而多疑的姑娘。

旬是一冰底朋友，致仲底妹妹。一冰和她相識已是半年了。他倆很要好；他倆從朋友之中，已找到愛了。但是，一冰和无君是從幼至今的熱愛的情人，而旬卻和一冰底心弦的彈動的次數是相同的。本來一冰從前也和无君一樣。不過近來他稍改黏舊日的性子。但這也是環境的關係，因為從前只有无君是他底伴侶；她底心底冰冷，引他還要比她更甚。近來他心理上有些愛底關

念，又有句是一個很生動的孩子，更兼他近來努力從事文藝，如組織紅雨，他覺得快樂是自己去尋的，尤其是從愛之中得來的，所以他底心理漸漸地改變了，並且時常拿這些話來勸慰无君，而他每次談話中，若提起了句怎樣的爛漫，怎樣的可愛時，无君總要表示不滿意，或是自己怒恨，甚自于咽嗚而哭的。

无君底生活，一日不如一日了。她底大表嫂關真，雖然是個女學生，但是講到新，她却要是例外了。她自從和一冰底哥結婚以後，看見无君在這裡住着，又和一冰有些感情，她心裏討厭極了。每次見了无君或談話時，她總帶着輕視的態度。她覺得兩個青年男女，終日在無人的園裏，也不知道他們幹了些什麼。近來她卻更不如從前了，幾乎有誹謗她底口吻。有時甚至和別人說：『不如將他倆在園裏舉行了婚姻，還好一點。』雖然，无君有她姑母愛她，但是，那能顧得到這些。況且，一冰又是和句表同情的。在她這個寂寞的環境裏，以她這種善善多疑的人，那能受了這些感觸。幸喜那些謠言，她還一點也不知道。

在紅雨底第二期裏，有一冰和句同作了一首戀曲。无君一讀了這個，衷心如焚，頭上好似罩了一個千斤的鐵鏡，被那狂風捲

黃河邊的幻戀

到大海裏，還在那裏盪漾地浮着。然而現在她底腦中覺得清新非常。她才明白了一切的快樂，確實是在熱愛的深情中。但是，愛人是永遠的伴侶，愛情是自然的，神秘的，微妙的，更不是單愛和單戀而能成功的。而戀愛又是極危險的，愛情又是專要的，戀愛又是專要犧牲一切的。

天氣漸漸地冷了，園裏的花和樹都暗自凋零了；只有長青樹和松柏，竹子，還是依舊的青綠着。无君與太陽一樣的一日一日的冷淡起來了。

第一次的大雪，是今天開始飄舞了。園中大自然的淒涼中，沉沉地含着，一種陰森的氣象；寂寞得可怕的屋裏，只有孤零的她，真無聊極了。

雪花飛舞得散漫了；灰白色的雲展開了；淡淡地陽光，射在蒼茫的大地上。一冰有三天不到這屋裏來了；這是她從來未感受過的。她知道一冰是愛上句了的。她那多疑的心，更感受着愛情是殺人的了。

在紅雨底第三期裏，句做了一篇愛神與獸慾。一冰拿來給无君看，並說道：『她這篇寫的真痛快淋漓，真有許多確實是這樣

的。」一冰滔滔不絕地說着，无君卻一個字兒也沒聽見，只默默地在那裏看封面上的兩個紅字紅雨。忽然她抬起頭來發出開話：「最近這雪天，你往那裏去了？」

「因為就是雪天，所以我和旬去遊興梅湖的。」

「在那裏觀雪景麼？」她底面孔已是灰白了；她很失意地說。

「雪景是觀了的；但是，最有趣的是我們還比賽滑冰哩。旬底滑冰真快極了，計算她五分鐘裏能跑一里多。我們去遊興梅湖的時候，旬還要約你同去的；還是我說，因為你底心是淡泊的，你底性情是冷靜的，所以我沒教她來約你。」一冰這樣的說着。无君自己又討厭，又煩悶，無聊的，一行行地看着旬底愛情與獸慾。她這篇的用意是：「近來一般提倡開風化的人們，講要自由戀愛，社交公開；但那一句，那一回事不是虛偽的，虛偽的也還罷了，還有些往往借着這些名詞，去求獸慾的肉體的快樂。像這種人，不惟害了自己，還要污濁了社會。更可恨的是他們將那些真正熱愛的深摯的友人和愛人的人格都污濁了。況結婚是幾年的戀愛底結晶；戀愛又是由許久的友誼中浸漸養成的，所以結婚

必須經過這些時期。有許多男女還沒將見面就要弄到愛上了，就要實行行結婚禮了，這樣還不如舊式的婚姻好哩。這或者是他們獸慾節制不住吧……」无君看到這裏，不再向下看了，覺得精神不爽，好似醉酒，面孔更不如從前的灰白了，呼吸也緊了，眼波只死死地釘着紅雨底封面。一冰還在那裏看別的書，忽然看她那多疑的心，又在那裏想什麼了。但是，看着她那樣的情景，他是從來沒有過的，他這時心中卻害怕了。急地，輕輕地問：「无君怎樣了？」

撲地一聲，无君跌在地上。一冰甚驚，急忙將她攙到牀上；這時她兩眼閉起，兩手攥着，神經已失了作用，面色一陣灰白，一陣青黃。一冰忙着人去請他底母親和醫生。

稍停一刻，无君面上的顏色微微地變好一些。一冰左手捧着一杯茶，右手攥住她底左腕，輕輕地喚着：「无妹！喝點茶罷。」

无君這時彷彿是稍明白些，微微睜開她底一對失了靈活的眼，轉瞬地看了他一眼，又輕輕地閉合了。

在這一天一夜裏，一冰什麼事也沒做，自己陪着无君。天剛破曉，无君比昨夜的精神更好了。一冰捧着半盞參湯，要无君喝點

她欠起身子，喝了兩口，又躺下去了。无君長吁了一口氣，唉了一聲，眼淚汪汪地流着。這時一冰心也酸了，淌下幾滴熱淚，向无君說：『總要自己保重！』

『請你不要擔心了，咳！我們將……永別了……』微弱細聲，愈說愈低了，以下的話，全聽不見了。

關真誹謗他們的話，彷彿无君是聽見了的。而无君又是個善哀多疑的人。她此刻默默地想道：『愛情真是惡魔呀！關真將我們誹謗的已不成人了；句底那篇文章罵得真痛快，而她的用意是諷刺我的，她還不是罵我麼？如我得着真摯的愛人的熱愛，就是受着這種大打擊，也不怎的。而現在一冰是另愛他的了，那能說得上和我有愛情？世間的一切的實現都是萬惡的，惟有死者可得到相對的安靜。』

无君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心境是淡白的，神經是清晰的，精神也得到深沉的安慰了。只待黑衣的天使降臨，來迎她脫離苦海了。

書室寂寞得可怕。一冰握着无君的手，无君睜開了兩眼，向一冰說：『愛情的結晶，便是淚了。』

她說着，狂哭起來，晶瑩的淚珠直流着。在她最後的吁嘆裏，向一冰微笑了一下，自己閉着眼睛，安眠了。她底呼吸微弱，漸漸停止；灰白的斜陽，也漸漸地落向西山背面去了……

一夕談

十四年十月九日晚，中大舉行聯歡會，款待新師生，同仁指余爲代表，司答辭之事，其辭曰：

明日是中華民國的誕生日，十四年前的今夜，就是牠呱呱墮地的時刻。我們聯歡會，趁今晚舉行，就是請大家來此守夜，現在產婆亦到了，醫生看護婦大家親戚亦都來了，開水綳帶藥品等等亦都齊備了，正在等候新誕生兒的時候，好在爲時尙早，大家不免要湊些趣兒，唱唱戲，唱唱歌，要個把小玩意兒。這就是聯歡會的緣起。

大家萬頭鑽動，望眼欲穿的新同仁代表，就是老早站在台上的我，我聽見每回歡送會，總是把被歡送的這些，當作出閣姑娘看待，說：『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的話，那末，我們今天在這裡受大家的歡迎，要是作一篇對偶的文章，應當當作甚麼似的，我曉得是纔取進門的新媳婦們。鼓掌論到當新媳婦的事情，纔是難呢，莫說老太太有老太太的責備，老爺有老爺的期待，就是老媽子當差們都有他對於這位新太太的希望，看

疇

手看脚。當面呢，說的是這樣，背後呢，說的又是那樣，至於少爺小姐姑奶奶姑太太們更難伺候了，食啦，穿啦，用的呵，那一樣不是望着這些新媳婦頭上一推，我呢，其中滋味早就嘗過了，我——本是一個再醮之婦，到此地來，只算一個填房，我本在武昌，早就立志不改嫁了，我的兒子早就成人，孫兒外孫兒亦一大些了，就說是以後沒有家事可管，我樂一樂後半世，難道有那個敢說我一個不字，唉，這是那裏說起，我先還不知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怎麼樣子講呢？爲甚麼好好的，一個不字之女子，到了十年之後，又要嫁起人來的呢？人事變遷，人心大變，都是事不到頭不會曉得的，今晚像這樣聯歡會，我亦不願意說那們些前塵往事，我還是靦然亦以一個新媳婦自待，想想我應當如何伺候老太太老爺少爺小姐姑奶奶姑太太們。我方纔聽見好些人在那裏說，我要這個，我要那個，人多話多，亦鬧不清，彷彿只聽見一個「新」字，老着臉皮看看，仍是這些姑娘姑奶奶們，吵鬧他姘窩的事，難道姑娘們又把我

當作一個成衣嗎？我若是一個成衣，我也不管甚麼材料，不踏脚，甚麼禮法合式不合式，儘管跟着姑娘們意思去做，莫說北京上海最流行的，就是瑞士巴黎夜會所未見過的，我亦不難替姑娘們做出來，不過是我們總不該趕着時髦，做幾套衣裳便算了事，我們的責任，是要揀幾個能幹的成衣，一面爲着姑娘們操點心，選些材料，備些針線，擱在箱子裏頭，預備着姑娘們將來自己動動手好揀在那時候的時髦去做，纔算是永遠不落伍的辦法，所以目下僅僅預着幾套家常日用所穿的衣裳，此外，還要趕着空兒，教導教導姑娘們，活是怎樣做的，潮流是怎樣起的，這就我們一點婆心，不過是帶點把苦口的味，總愿大家甘苦共之。

以上一段演說，頗博一時之歡迎，所以然者，以變其性爲之也，辦學苦衷，以家常細故之詞，刻畫出之，便覺別有一種滋味。今晚聯歡會，本有演劇一事，卽此可悟評劇之理，吾觀梁巨川先生遺著伏卵錄中，有劇平數則，所平者爲所演之事實，而非戲劇，尤非演戲劇者之藝術，梁先生本一古拙愚不可及之人，原未敢以其小節妄肆議論，若海上人士之觀劇，則尤有可怪者，大馬路車磨

穀摩，日傷人數起，風令人有行路大難，汽車萬惡之感，而九畝地頭二本開瑞生，一演經年，以真摩托上臺，號召坐客，何日常所痛惡之物，乃於新舞臺上見之，而爲快邪？聞蓮英之妹，卽以原人充之，又試問以真袁世凱演袁世凱，可謂千真萬真，而觀者但覺其爲袁世凱而已，何所謂戲劇？所謂戲劇者，仍有其藝術上存在之精神，描寫者其一端耳，楚王見優孟而思孫叔敖，恩及孫叔敖子孫，以其酷肖孫叔敖，而所感者深也。又謂演劇之道，在若真若幻之間，當令觀劇者有是戲非戲之想，藝術之微，通乎玄妙，世有能抉而出之者乎，願與共痛論之。

金石題詠錄

李笠

羽陽宮瓦硯歌和沈仲威丈 金石題詠錄之一

宮觀壯麗誇戎使。人鬼勞苦始程公。蕭秦自是興土木。離宮三百土苴同。更作阿房八十里。惠文祖龍相始終。武王享國甫四載。迺亦起有羽陽宮。三川未通臘已絕。遺迹空留右扶風。悠悠異祀

談掌故。名號不列黃圖中。三輔黃圖詳記秦漢宮觀而遺羽陽宮。長安發見舊領題千歲萬歲形如箭。

書苑長安民獻羽陽瓦十餘枚。若今人稱瓦然首有羽陽字。歲萬歲形如箭。千歲萬歲字是羽陽瓦之見於世者。有千歲萬歲二種也。名跡流傳競逐。圖篆書勢殊鳥蟲。

咸陽一炬火三月。關中法物轉眼空。龍文故鼎無消息。何及片瓦避銷鎔。瓦當自羽陽外阿房為古然字作龍體。寶器傳世若有神珠。

玉豈堪比汗隆。琴綬主人昔好古。瑞安黃先生紹基字仲強治漢學與孫詒讓齊名。建寧縣名刻本。寶籍并

鑿藏金石無纖洪。中有秦宮千歲當。東閣至今成疲癯。展轉

遂屬金天氏。神物未甘久塵封。沈公當代大手筆。書法道逕世所

宗。汲古積年續修綆。竟得此瓦愜心胸。積以文梓珍為研。陽肌陰

理。鐫刻工拂拭。摩挲寫新銘。古澤黯黯露光融。公更豪情發舊篋。

浩歌微吟豁幽衷。王載籍訂誣繆家珍吐氣如長虹。堪笑富兒

寶骨董如獲。石田不務農。絨藤扇秘矜鄙夫。喪志適足為物備。吾

公有心破時俗。名物訓詁藻思通。囊開籀書記古壁。東甌金石備

附庸。孫徵君仲容既與戴成弼訓導商榷東甌金石志復甌集。古碑撰古璧記一卷。鑒別精審足輔金石志並傳不朽。爬梳苦鮮拾遺

闕。後先暉映齊高踪。心香一瓣祝公壽。俾垂手澤無終窮。

題陳生繩夫淨光塔塲文拓本 金石題詠錄之二

昔聞僧宿覺。歿瘞松臺顛。浮圖起七級。佛骨表新阡。錫名淨光

塔。滿唐元和年。歲久更喪亂。慶雲委荒煙。東甌金石志項瑞淨光塔塲塔塲銘云常有五色雲覆其

顯。熙寧元祐間。新構重巍然。象教繫人心。由來非一朝。只今留斷

鑿。興替感回旋。集古有陳生。羅致如珠鈿。拂拭劫後塵。款識認遺

鐫。拓本臧懷袖。默想契情緣。比跡金石志。睥睨都孔官。東甌金石志二枚係都孔目官捨從知考證學。前賢畏後賢。

書繼許樓古磚存後 金石題詠錄之三

著錄金文。昔懷通直。薛尚功嘗為通直。耶著鐘鼎款識。下臨清儒。冷徑大關。孫氏

新訪碑。葉氏語石。岐陽嶧山。多士演繹。徵君仲容。初甌古甌。甌蠟

傳。遂蔚成巨冊。考覈故記。多所攬撫。鄴城官聲。論證不忒。孫仲容即著古

暨記復爲魏興和斷博
拓本作跋見述林七
遺文。怡然忘食。貺余拓本墨痕。雖上下。漢宋如瞻于澤。後世考。

古寶此偉績。

文藝第一卷第一期要目

發刊辭

馮友蘭

晚周古籍申王靜菴先主說

郭紹虞

月氏與東西文化之關係

劉振聲

湯得伊尹之研究

任廣運

轉注篇

魏世珍

李白

吳汝濱

臨池瑣言

黨蘊秀

文學的實質與形式

吳汝濱

九弟之死(小說)

許敬參

打消(小說)

李武僑

曉春閣詞稿

王志剛

愛的犧牲者(戲劇)

王志剛

詩賦十餘首

劉振聲

金石題辭錄

詩四首

于錫乾

定價每期洋兩角郵費三分

總發行所開封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

曉春閣詩稿

王志剛

乙丑七夕都門遇南昌熊純如先生出詠蟬七律一首索和

因步原韵答之

露洗塵容風助鳴。更從高處奮長聲。孤吟堪破幽人夢。善蛻能
獨濁世情。病翼不辭飛益迅。別枝彌覺屬而滑。頻呼知了有誰了。
莫使無聞了此生。

右詩領聯。鄉丈索有橫先生會改爲「已哀未必心真死。善蛻能令學者驚。」余以其非原韵。故仍舊未易。再「濁世」二字。爲同事陳昆池改。併附誌之。

附錄原唱

乙丑仲夏津門聞蟬因誦駱賓王詠蟬詩感而賦此印錄大

吟贈教正

南昌熊育錫未定草

露重礙飛風礙鳴。彌思決起彌揚聲。垂綬常現哀時態。鼓翼頻
驚警世情。安命久忘矧臂捕。高吟更比鶴音清。此心明淨此身潔。
俯仰無慚樂一生。

春潮週刊出版歌以祝之

氣如春兮思如潮。春來海上潮益高。冲潰舊隄成新壤。礎瘠之
土易而爲腴膏。潮來常見本無奇。胡爲乎。滂勃怫鬱前後絡繹莫
測其端倪。豈因春至氣益盛。自應旁决橫溢無東西。此時幸有弄
潮兒。早識潮來有定期。引潮入陸潮雖滿。泛濫都成灌溉資。衆卉
當春得資養。萬紫千紅齊開放。陽春煙景無窮麗。皆由一漲一落
所醞釀。窮曲隨限流不盡。滌污蕩穢功將成。吾今且喜逢春日。臨
流洗耳聽潮聲。

褒城婦

鼓鼓聲喧戰雲黑。機槍直指天西北。華山營赤漢水般。斜陽慘
淡風悽惻。妖氛飄忽過褒城。消息傳來比戶驚。避寇不遑資地利。
先時自擾見民情。戚家舊住褒城裏。新講眷屬如魚水。晚風妝閣
困春眠。曉日雛雛驚晏起。暮雨朝雲未足時。無情烽火促分離。偕
行惟困金蓮窄。獨處難禁玉筋垂。泣別鴛聲如嘯。含愁忍痛語
檀郎。願君自保千金體。願妾身經百劫場。丈夫生有四方志。亂世
團圓天所忌。輕綃三尺束郎身。淡墨兩行留妾字。他年破鏡許重

圓。故物須教去。初還。別後客蹤依漢水。傳來胡馬定燕山。逆賊天
亡自殄除。神州莽莽太平初。十年休息。回元氣。百里流亡返故居。
戚家池館長蓬蒿。狐兔狸狽自號。門前掩映生荆棘。園裏分明
住小桃。世變滄桑不計年。深閨少婦恨絲絲。裏餒已罄釜中粟。播
種新開樓下田。一畦寒菜勝奇花。長伴閨人送歲華。炊爨不憂無
供給。起居別自有生涯。眉黛煙銷京兆筆。敝衣塵垢生蠶絲。攀條
編屨草爲衣。忍死吞聲不敢出。依稀世外避秦人。却少漁郎來問
津。閉戶獨開新世界。扣關不似舊人民。披荆斬棘入深堂。云是當
年戚氏郎。霜雪已添潘岳鬢。衣冠非復漢家裝。一堂一均皆依舊。
往事低徊淚沾袖。不見紅顏倚翠樓。空餘綠草侵荒整。迴廊幾折
轉堂均。一縷炊煙出樹梢。隔院似聞人語細。掩關不許客推敲。樓
頭忽現鳩盤茶。指點園林說故家。意外相逢不相識。爲將故物認
牽嘉。倉黃痛定詢游踪。此別幾經春復冬。四十年中客裏事。相携
一一話從容。先是漢皋駐行李。握黃持白學經紀。北軍忽報欲南
來。復向鄱陽安居止。轉徙流離二十秋。隻身就與抱衾綯。心驚渭
北春天樹。腸斷江南燕子樓。內顧祇增門戶慮。豈愛織繡勝織素。
小星且傍少微星。已種芝蘭和玉樹。而今老大返鄉園。往事淒涼

曉春閣詩稿

莫再論。歷盡人間多少恨。白頭相對視兒孫。可憐聽罷客中語。執
手相看淚如雨。忍死待君四十年。歸鞍添載如花女。紅顏已老復
何悲。却憶當初臨路歧。千徧丁寧領肺腑。百般辛苦待鬚眉。世間
多少好男子。不似女兒爲情累。爲誦班姬團扇詞。秋風涼透合歡
綺。

抵西山萬壽宮作

古剎繞羣峯。烟迷霧鎖中。陰雲低靈巖。翠柏鬱葱龍。不悟金丹
旨。空懷鐵柱功。徘徊枯井畔。何處覓蛟龍。

附註。西山萬壽宮爲晉代真人許遜棲真地。一名鐵柱觀。

門旁有一井。相傳爲許領蛟處。詩中故及之。

詠許真君手植柏

森森古柏兩千年。手澤摩挲憶昔賢。枝葉低垂原異種。此柏
垂枝。其種甚稀。即瓔珞柏也。道士告余因爲真君倒植。即有仙緣。
故不與凡柏同。余笑謝之。非關倒植結仙緣。

薄暮抵銅峯嶺

西山訪勝抵銅峯。雲重天低雨意濃。更上最高層處望。萬山都
被暮煙封。

春夜驟雨

春夢初迴尙有痕。重衾陡覺失餘溫。蒼茫夜氣侵詩骨。霹靂雷聲聳月魂。繞屋風狂千瓦震。打窗雨急一燈昏。明朝負卻尋芳約。落盡桃花第幾村。

邀鄉前輩同遊燕子磯

劉拔葵

拔地嵯峨三百尺。獨立飄渺之絕壁。四面青空日近頭。千里雲煙天接地。長風駕浪翻江水。高嘯凌霄聞八極。我似瀟湘欲化仙。悠悠掃盡塵寰意。

一九二二，七，十六；南京

七根柱崖底

劉拔葵

躋險寬幽奇。途窮逢絕岸。高危石欲墮。蔥翠藤相絆。鐵鍊鎖崖間。一妝華髮天半。二仰窺迷望眼。驚心起長嘆。

〔註一〕相傳爲鐵鍊橫江遺跡。

〔註二〕相傳明馬皇后曾梳妝其上，故名。

一九二二，七，十六；南京

頭臺洞

劉拔葵

磴兀連山皆絕壁。石磊磊兮風習習。途迴高岨撲人來。洞陷崖根迎面翕。陰氣淒神清冷冷。突磬悚魄森鱗鱗。挑燈攀附探仙居。磴暗沮洳四壁濕。渺渺仙居在何許。一縷長誠窮處是。安得遽還亦化仙。即入長鍊履仙迹。

一九二二，七，十六；南京

鄉思二首

劉拔葵

湘西大旱。聞饑民流離轉徙。多餓死他鄉。念家之情如焚。而不能旋歸一省也。

西望三千餘里。難從天上飛回。浮雲欲禁不得。何日始賦歸哉！

極目楚天迢遙。中心日日愁憂。江輪原自來往。獨無可竟歸舟！

一九二二，五，廿五；南京

湘中亂，秋晨念祖父母

劉拔葵

白雲亦西歸，我獨不遂意！飄蓬離故本，何時有終極？渺渺念瀟湘，十年多盜賊。夏去已秋來，二月無消息！嗟我白髮龍鍾之祖母乎，已否改舊時顏色？

白雲亦西歸，我獨不遂意！飄蓬離故本，何時有終極？渺渺念瀟湘，十年多盜賊。夏去已秋來，二月無消息！嗟我白髮龍鍾之祖母乎，已否減舊時氣力？

一九二三，八，九，南京

秣陵贈客

劉按察

迎客西來送客東，聚忽忽，別忽忽。何時始得復相逢？我願化爲

江水與秋風，吹客西湖遊倦後，伴客返湘中。

秋氣欲蕭森，搖落梧桐葉幾重。——羈愁已動思鄉意，那堪盛
盛更處寂寥中。離別後，聽悲蛩，秋暑窮時淚不窮。

一九二三，八，九，南京

春遊潘楊湖

黨蘊秀

龍亭之前，有潘楊二湖。相傳爲潘楊二大臣，改宅春日遊此。

曉春閣詩稿

悠然有感，握管誌之。

放棹湖中弄春水，偶談掌故意悽然。楊氏父子昔許國，功業彪炳震北極。仲恂助趙創大業，後裔沾潤世襲韓。王侯宅第今何在？春光碧波渺漫漫。感時空下英雄淚，湖水千年總未乾。

初夏

黨蘊秀

春光看已盡，入夏尤清奇。翠苗日以秀，綠葉發華姿。殘花開復落，柳絮因風飛。土廣桑麻長，繅深草木肥。

青青園中柳，拂拂薰風吹。芳草迷曠野，榴花紅滿枝。手試齊紈扇，身披薄羅衣。閑來行南畝，交交看鳥飛。

花溪對月

崔世鈞

君不見。黑雲捲地走龍蛇。勢壓五洲耀金華。銅駝臥向荆榛裏。萬里長霄不泛槎。熱淚半落青衫濕。獨彈古調倩誰聽。劃然長嘯谷風號。悄悄清露滴伶俜。躍步登天猶低。拔刀斷水水復流。光耀露柳嬌無力。綠罩唳鴉相對愁。臨愁莫浪遣愁去。愁去空對月明處。且將妙舞鬥春風。不覺杯星連月飲。茫茫烟水但烟水。不遇

美人思彼美。忽看鸞鳳喬梧桐。扶搖直冲八風起。亂春衣影打春
潮。散淡逸情逐月遙。落花何太恨無言。偏向詩人添一瓢。吁嗟乎，
幽懷渺渺奇流光。輕燕飛月在屋樑。悲歡離會成千古。翩然飛醉
一羽觴。

初夏

侯執瑤

早花落去晚花開，青草池塘飛燕來，
波動日光映紅杏，風篩竹影碎新苔。

暮春

侯執瑤

春光此際無多少，到處林中聞唱鳥；
水漂落花蝶舞忙，烟圍碧樹蜂聲小。
池中魚躍惱春過，柳稍鶯啼知夜曉。
大地晚晴嫩綠濃，海霞相映紫紅嬌。

倚劍室詞存

李笠

虞美人 秋夜步月四郊滿舟迷酒醒火高微即景賦此

微波嫩損魚鱗片。閃閃弄金錢。一舟秋乃掉西風。滿天星斗月
明中。望流螢。白蘋洲上漁翁宿。爽籟生修竹。長空秋水兩悽清。
行人耿耿正宵征。難爲情。

臨江仙

獨倚闌干思往事。無言還似凝癡。消魂滋味教誰知。春山新雨
後。秋水欲晴時。幾簇亂峯隨意綠。斜陽淡浸寒漪。曾年盛會憶
題詩。王孫行樂處。芳草尙萋萋。

憶秦娥

珠簾捲。春風乍遣垂楊亂。垂陽亂。嫣然一笑。眉痕宜淺。閒情
漫把秦箏按。萋萋芳草愁腸斷。愁腸斷。王孫歸未。目送勞燕。

鬪笑令

芳草芳草。綠遍踏青官道。不知何處歸程。深院無人。月明明月
明月。門外梨花清絕。

青玉案 海棠

倚劍室詞存

春陰漠漠扶花醉。喚不醒沈沈睡。雨雨風風三月淚。暖烟猶漾。
曉妝初試。乍捲珠簾。玉欄杆外無情思。粉頰微烘日剛弄。金
谷嬌芳香也未。燕鶯渾柳。蝶蜂多媚。頻撲垂絲。

前調 秋海棠

紅腮腫足嬌無語。漫倚立墻東路。浪藉秋風愁幾許。美人情淚
玉人詩句。腸斷花開處。忍教麗質汗塵土。簾幙蕭條夜無主。八
月春陰行且去。半庭明月一天涼。露萬種相思緒。

長相思 口占

月一彎。水一灣。月自娟娟水做瀾。停杯看好山。酒也闌。夜也
闌。明月依然不肯殘。知人尙倚闌。

踏莎行 秋社同人雅集西覓山房

銀燭秋光。西風黃葉。良宵正值中秋節。披襟相對發豪歌。大江
東去滔滔雪。幾點峯青。數聲蛩咽。海天闊處雲明滅。莫辭杯酒
醉如泥。與君共臥藤蘿月。

臨江仙 和楊君燾周畫堂詩

文藝 第一卷 第二期

水雲縹緲微風起。宛然介士橫行。問誰絕技擅丹青。不勝霜氣。
逼吳綾。放膽文章衝筆陣。何輪擁劍豪情。鐵匡頭角早崢嶸。依
稀舊夢認都亭。

(未完)



曉春閣詞存

王志剛

相見款

杜鵑底事無情。一聲聲。不許愁人安睡到天明。春又去。歸期誤。更心驚。一任年年長此滯行程。

風光好

晚風清。小窗明。日影斜移過繡幃。上簾旌。無言低首綠何事。眉凝翠。更向花間緩緩行。步聲輕。

點絳脣

不解愁來底。綠偏向眉頭聚。笑顏開處。旋又無端去。枕畔燈前。都是愁來路。情千縷。被伊牽住。欲覓渾無據。

六醜

望長空。澹碧。正薄暝。微雲初斂。積陰乍晴。嚴寒猶未減。月黯風慘。入夜燈如畫。許多春色。趁此時妝點。香烟過處香塵滿。散盡瓊花。燒殘紫燄。餘光尙留天半。似迷壺不夜。珠樹璀璨。隨香心嬾。但重闌靜掩。荷雨翻來到。空歎晚。年華暗裏偷換。待燈疏柳戶。月移花檻。同携手。出尋幽伴。休重問隔院桃花信息。去年人面。歸來

曉春閣詞存

後且赴歡讌。恐夜深更覺春寒重。傾盃恨淺。

浪淘沙慢和清真韻

碧天暮。烟籠霧鎖。帶淡嬰蝶。燈火浮空盡發。漁舟唱晚未闕。正客思經秋多蘊結。儘銷黯水轉山折。更細數鄉關路多少。幽懷倍淒絕。愁切。病餘望眼空闊。念素染緇朱。臨歧恨。點點清淚咽。休再引閒情。思舊傷別。歲華易竭。曾屢經孤負當前風月。河海紆縈。紫山重疊。蒼鵝舞勢沈氣歇。歎無復金甌誇未缺。鎮相對故宇新封。憤怨極。不知此恨何時雪。

賀新郎

小院梅開也。正玉人窗前呵手。曉妝初罷。眉黛不須新時樣。幸酌天然幽雅。怎怪得檀奴驚訝。前度花開春已老。喜今番紅紫誇嬌。媚。偏又是。有情者。中年哀樂宜陶寫。但何須彈絲弄竹。酒闌燈地。未置阿嬌黃金屋。權寄鴻光廡下。任稚子牽衣疑詫。至竟天倫關至性。到他時一樣稱佳話。香艷福。信非假。

虞美人

留春不住愁偏住。一任春歸去。問愁何日是歸期。可許阿儂臨鏡暫開眉。那堪墜絮因風起。飛入湘簾裏。分明天外送春還。却又離愁將恨上春山。

踏莎行

劉揆藜

院宇沉沉門庭寂寂。自君之去變成疾。強將笑語斷愁心。愁心還是連如水。

玉簫淒淒金蟲唧唧。伶仃更有誰能比。羅裙到處盡荆榛。傷心怎禁潯零淚。

一九二二，九，廿三，南京

南鄉子

劉揆藜

寄馬非百長沙。喜其將道過金陵赴德。

春色滿春天。千里平原龍碧煙。儂似紫金山上塔。無遷，日望來船日杳延。

相別一餘年。夢境依稀每入眠。收到君書知欲發。欣然，又喜知交與袂聯。

〔註一〕聞王毅夫欲與偕來。

一九二三，四，卅，南京

長相思

張孝友

暮雨霏。暮雪霏。陣陣寒風入翠帷。獨眠薄錦緋。孤雁飛。孤鶴飛。夢裏同衾是與非。別來相見稀。

憶王孫 秋思

張孝友

一天涼月照高樓。處處虫聲添客愁。雲靜風清如水浮。夜光流。坐候牽牛銀漢秋。

秋夜（清江引）

崔世鈞

玉塔空明獨佇看。月色寒侵幔。清露滴梧桐。微雲淡河漢。萬籟時鳴聲續斷。

登樓（閱金經）

崔世鈞

雁渡關山北。葉紅林樹秋。一天雲色入高樓。愁。浪跡似沙鷗。憶

彼美無倚自悠悠。

江村卽事（紅繡鞋）

崔世鈞

江村一抹殘霞。古木幾個空鴉。漁舟點點泊潭涯。牧童驅犢返。
田父唱還家。月升日已下。



登慈恩寺塔賦并序

段凌辰

十三年五月十七日，獨遊長安南郊，登慈恩寺塔，感羈旅之寂苦，發思古之幽情，日夕歸來，慨然作賦，其辭曰：

之難留，嗟王室之澆洞，兮，慰濁醪以沉浮，徒許身於稷契兮，羈寄懷於沙鷗，閱遊魂其誰招兮，望瀟湘而生愁！

悔今春之失計兮，辭天屬以遠征，歷秦關之萬險兮，乃始達乎西京，憤邦人之莫知兮，怡羈旅之伶俜，步南郭以優遊兮，聊暇日以娛情，陟崇岡而遠望兮，見浮屠之崢嶸，命僕夫為余駕兮，指寶刹以啟行，息余車於山門兮，縶余馬於朱樓，登苦階以四顧兮，瞻蔓草之縱橫，歎瓦斷而垣頽兮，憐日麗而風清，老衲為余指畫兮，感今昔而涕零！

扶悲膺以回視兮，中悵惘其如焚，昔王都之全盛兮，走驪馬之紅塵，宮館鬱其嵯峨兮，列艷姬而如雲，謂帝業其萬世兮，豈置意於亡存，何盛衰之倉卒兮，曾不異夫朝昏，哀金輿之不返兮，傷宮瓦之魚鱗，對陵樹而永懷兮，情滂泐以難陳！日樊川而遐思兮，欣風景之未改，猶雲樹之依依兮，更晴波之濯濯，憶昔賢之舍此兮，曾把麾於江海，登樂遊而長吟兮，望昭陵而揮涕，信斯人之足慕兮，乃失意於丹陛，憤濁世以邪遊兮，載清酒而釋悔，悵豪氣之何存兮，悲遺文之空在，詠杜秋而懷人兮，吾已失此模楷！

仰古塔之巍峨兮，薄蒼穹而挺出，信象教之神威兮，更百世而崔嵬，穿蛇窟而惶懼兮，疑杈桺之中折，攀磴道以環升兮，出枝撐之蹇蹇，聞河漢之淙淙兮，見羲和之鞭日，披層雲而下視兮，悚萬象之如失，渺涇渭之難求兮，小終華之崑崙，紛青野其如流兮，逝悲風其飄忽，暫俯仰以寄目兮，心悵悵而抑鬱！

憑危欄而東眺兮，乃遙睹夫曲江，見蒲柳之驚蕭兮，想盛時之風光，痛千門之莫存兮，嗟地老而天荒，恨詞人之無識兮，羣造毀於諸楊，按勢理以定論兮，固姚宋之已亡，自廟堂之無人兮，更何關乎椒房，慨嬋娟之茹怨兮，涕浪浪以沾裳！

憶昔人之登茲兮，懷蒼梧而翻憂，憐黃鶴之遠逝兮，恨陽鳥之多謀，歷千古而同慨兮，更今世其未休，固時俗之工巧兮，宜修人

夕陽忽其返照兮，映華峯之蔚嶽；更嵐光之回射兮，翻麥浪之
翻激。眷東顧而思歸兮，懼晴雨之絕險；念日昨之窘苦兮，恍神廢
而意斬。嗟人生其何事兮，倏波逝而電閃；恨一身之已微兮，兼海
闊而山峻。實生理之誤人兮，蕩中情而失檢；撫今昔以自憐兮，感
華年之荏苒；日黽勉其何成兮，慚薄俸之猶忝。雖他人之見宥兮，
寧欺誠而自諂；思先哲之玄訓兮，恐瑕瑜之不掩。矢博譽而好修
兮，尋芳情之所慊；下重梯而命歸兮，收中懷之萬感。轉余車而復
路兮，交涕淚以如澣！

亂曰：遠適異國，昔人悲兮。春秋代序，恐暮遲兮。余情信芳，豈望
知兮。寒蘭如蕙，尋所思兮。

登慈恩寺塔賦



淚賦并序

段凌辰

樊南淚詩其意未周賦以足之其辭曰：

夕照銜山林樹篩影虛室生白綠窗人靜往事縈心愛思難屏
書史橫前勞人深省

於是長安歸客懷情莫寄感念古人含冤下淚：

至如靈均既放澤畔行吟素旆不服蘭蕙情深劍撫玉珥瓊鳴
琳琳嘆閨中之遠遠驚四序之侵尋問天無語涕淚盈襟

若乃楚帳兵殘烏雞不逝軍少食盡度何能濟楚聲四聞却敵
無計回思當年雄氣蓋世歌慷慨以若何對美人而灑涕烏江不
波英魂誰繫

至如陳后得罪幽宮深藏漫漫長夜星月無光鴻雁北飛烏鵲
南翔徘徊庭路躑躅洞房觀紅闌之受露感黃葉之離霜攬玉鏡
兮增悲恐愁思兮不長幽情誰達頽然就床默數往昔涕泗沾裳

更如上蔡丞相清河內史名法幼習文如瀉水不甘清默誓取
朱紫一朝被讒株連族里嗟嘆鶴之不閑念黃犬而就市父子兄
弟救淚相視

若夫虞帝南巡二妃不從青山寂寂流水溶溶芷蘭秋謝桃李
春穠望夫君兮何處逸千里兮故宮淚染湘竹哀迴江風千秋萬
歲誰釋悲悰

乃有蔡姬被虜十載塞隅霜雪積慕逐水而居胡沙萬里不見
春燕親墳遠隔愛子夜呼骨肉綴心淚落連珠念贖身兮無日憐
弱軀兮何辜

或乃荆卿入秦為國報恨白衣遮道壯士心忿羽聲四起玄髮
指髮感知音之一諾寧捐身之足論易水歌罷泣墮霜刃

又若五陵公子長安麗人朝同鸞照夕共爐熏願連枝而比翼
矢永世以相親一朝時至結綬燕雲春花失色秋卉無芬送君紫
陌淚灑羅裙

更有金閨夢人漁陽戍客梁燕雙飛寒雲寡色視物增懷心焉
感感愛能傷人青鬢易白藋封侯兮何時撫錦字兮自惜

是以家人天屬君臣義投友朋聚處士女冶遊悲歎離合存歿
去留意有不適淚以迸流雖有子高三耳之辯陳王八斗之才文

通五色之筆，太白百篇之杯，孰能寫嘸泣之苦，狀涕零之哀者哉？

甲子歲先祖慈三週忌辰前一日於汲水官莊



消息之流傳 (Spreading The news) (獨幕劇)

英葛高立女士著

趙鍾才譯

「登場人物」

稻特來法郎

法郎夫人

賈柯斯米氏

蕭恩爾立

梯木凱塞

詹姆士萊恩

秋里夫人

特帕 (賣蘋果的婦人)

警士一 (喬馬爾多恩)

新縣官

「佈景」一個市場的界外。一個蘋果攤。特帕靠近攤旁坐着。

縣官與警士上

縣官：這就是青市場了。牛啦羊啦泥啦，亂七八糟，真是令人見而

生厭！

警士：就是這樣，真的。

縣官：我想此地很亂吧？

警士：是哩。

縣官：常常的打鬧嗎？

警士：這是常有的事。

縣官：直是無教化的人們！

警士：是的。

縣官：打劫嗎？蹂躪牲畜嗎？燒房屋嗎？

警士：有一次是如此，恐怕還有這樣的事發生呢。

縣官：太不好了。但較遠的地方也是如此嗎？

警士：遠處也是這樣，真的。

縣官：真是凶，唉！這個縣區治理的太疎忽了！將來我要改革一切。

當我在安德門島的時候，我的辦法從來沒有失敗過。是，是，

我將來要改革一切，但是那個婦人的攤子有些什麼東西，
警士多半是些蔬菜，還有些旁的可口的東西。

縣官：看看那攤子的底下，有沒有未曾領過執照的東西，酒啦或

與此相類似的東西，但我在安德門島已盡把鹽稅免去了。

警士（用鼻子細嗅着把蔬菜倒翻了一堆）：這裏沒有酒，也
沒有鹽。

縣官（對着特帕）：老太太，這個市鎮你知道得很清楚吧？

特（拿出一個蔬菜）：一個辦士買六個，你樂意要，不

警士（叱呵）：老爺問你知道這個市鎮，不這是新到縣的縣大

老爺！

特（起立鞠躬）：我知道這個市鎮，不當然我知道。

縣官（叱呵）：這裏最大的職業是什麼呀？

特：職業嗎？什麼是此地人民的職業，不過是彼此想着彼此的職
業罷了。

縣官：我問他們作些什麼生意？

特：沒有生意。什麼生意也沒有，不過是閑了湊在一塊兒談談罷
了。

消息之流傳

縣官：在此處什麼也難打聽着。

（詹姆斯奈恩上，口銜煙袋。見了縣官急忙躲避，從口中拿
下煙袋。）

縣官：從那人煙袋裏出來的烟微帶着青色；他家裏或者有種的
烟未曾出捐哩。我想把我的望遠鏡帶來，到郵局裏去；我打
電去要他。因為在安德門島時我知道牠是很有用處的。（

縣官與警士由右下）

特：可惡的喬馬爾多恩，把我的蔬菜拋得這裏也是，那裏也有（
重新擺列他）：呵，新縣官到了！

（栢特來法郎與法郎夫人同上）

栢：實在是住在窮苦寥落之鄉了。可是我想着假若我在美洲也
遭那麼樣的日暮途窮我真要苦死了！

法：真是你或者那麼樣哩。
（她把籃子放在一個木桶上，從大衣底下拿出些包兒來，
都丟在籃子裏。）

栢：就是一個窮人葬在美洲還得一筆大開消呢。

法：不要怕，栢特來法郎，將來你死的時候，我把你葬得好好的。

栢：或在你自己要先我而葬在柯籠馬立的墳地裏呵，馬利法郎，

我自己或要在那不可預知的一夜裏死去了，沒有一個人
在我的近旁。那貓兒跑到外邊去了，鼠兒要嘶叫在絨被上。

法：不要說死了，你還能活二十年哩。

栢（長嘆一聲）：我想假若我能再活二十年那時我也很老很
老了！

特（轉身看他們）：好哇，栢特來法郎；好哇，法郎夫人。栢特來，今
天你找不出什麼原故來發牢騷罷；他們都說今天的生意
很好呢。

栢（提高聲音）：生意並不怎樣好，特帕。這種生意是禁不住的。
不過我們不必多所冀求，只要能得些微利益就可以了。但
我常常走到這條道上，就是當我要賣的時候物價就跌落
了，當我要買的時候物價就漲貴了。設若世界上的災禍到
了，他一定只落在我身上，好像一羣烏鴉落在馬鈴薯的種
子上一樣。

法：不要再說不幸的話了，聽，賈柯斯米氏來了，他正在唱歌呢。

（賈柯斯米氏唱歌）

『問我所思，

欣我鴉鷂鴛侶之有庇，

問我何所思

思我閨人弄兒之嬌戲。

渡彼流兮，

類此鷗兮；

遠彼隄兮，

庶見此理髮匠之妻兮。』

（賈柯斯米氏：他是一個理髮匠；荷草又一根。）

特：假若我的耳不聾，那才是一個好聽的歌兒喇，

法（吶喊）：那是一個理髮匠的妻！

特：我知道，那是一個很能感動人的歌兒！

（她轉身背向他們，去收拾她的蕪菓。）

法：她在那裏，賈柯斯米氏？

賈：她逗遛在那裏洗滌呢；籬笆上還晒的有衣服，現在又有些小

販子從此過，所以她不敢離開那裏。就是我自己也不是來

上市，我要到五畝草場去，那裏有一份草要立合同呢。今天

我們可以藉此作一個小小的遠足罷。(他放下草叉，燃着他的烟袋。)

栢：今天你可以不必去，夜裏或許要下雨呢，就是我自己也不出去遠足了。我不常在這樣的天氣出去旅行，除非在未下雨之前，我能先找到一個蔽雨的地方。

賈：設若是下雨了，栢特來，我相信你拿一個漏底的桶放在你的頭上當做帽子，這個自然要使你怨尤了。

(聲起，「走罷，現在該走了，我要走啦。」)

賈：看，巴特蕭恩的小牡馬跑到蕭佛乃氏的小牝牛羣裏去了。不要着急，巴特，我來幫助你。

(他走出去，忘丟了草叉。)

法：我們也到回家的時候了。我把所買的東西都放在籃裏了。看那裏，賈柯斯米氏走時把叉丟下了，他將沒有用的叉了。(

呼喊) 賈柯斯米氏！賈柯斯米氏！——他已竟穿過那一羣人了——趕快追上去把叉還他栢特來；他將沒有用的叉了。

栢：我去追他。把叉放在此地是不妥當的。(他拿起叉來，不小心把籃子打翻了。)現在你看，假若這市場上有一個籃子打

翻了，那一定是我們自己的籃子！(他由右下)

法：把東西都倒出來了！這是，這是你自己的錯！說着倒霉跟着就倒霉了！這怎麼好呢！看看我的新的盛蛋碟子也破了！我的兩磅甘蔗和紙也弄壞了！——

特(從攤子那裏轉過來)：上帝幫助你們，法郎夫人，你的籃子怎麼弄得那樣子呀？

法：這是他自己把他打翻的呀，這樣太不好看了！(把東西拾起)我的大甘蔗也弄壞了，他是離了牠還不能吃茶呢。我還是再到舖子裏買點好了；這樣對於他還可以呢。

(梯木凱塞上)

法：法郎夫人，栢特來法郎在那裏？在他離市之前我有一句話要和他說呢。我怕他此時已竟回家了罷，因為他是個孤僻冷靜的人呢。

法：我盼望着他回家！這樣對於我是最好了，如若他從此地逕直的回去，不然他不會再轉來同我一塊回去的！他在那裏，那個不是他嗎？他走向那條路(撞其肘)扛着草叉去追賈柯斯米氏哩。(她由右下)

梯：扛着草叉去追賈柯斯米氏還有旁人聽着是這樣嗎？（呼喊）

（你聽着這個消息沒有，特帕？）

特：我一點也沒聽着什麼消息。

梯：我想着是賈柯斯米氏與栢特來法郎兩個人打起來了，並且

好像賈柯跑了，栢特來拿着草叉去追他哩！

特：現在就是他嗎？呵，好快！不過十分鐘的樣子，他二人還在這裏

呢！栢特來回家了，賈柯去五畝草場了，我在收拾我的蕪菜，

那是喬馬爾多恩弄亂的，及我再轉身看時，賈柯斯米氏已

走了，栢特來法郎也走了，但是法郎夫人的籃子都翻倒了，

籃裏的東西也拋散了滿地——這裏是茶——那裏是兩磅甘

蔗——那裏是雞蛋碟子——看，現在我這盤子是多麼無用呵，

他們打鬧起來我竟然沒有聽着，等我去叫詹姆士來恩來

看看，他是栢特來的隣人，若是他得知了這消息，他一定很

難受的。（她出去，蕭恩爾立和秋里夫人上）

梯：聽着，蕭恩爾立聽着，秋里夫人，這個消息呵！賈柯斯米氏和栢

特來法郎打起來了，賈柯把法郎夫人的籃子踢到路上去

了，栢特來就用草叉去打他，賈柯跑了，栢特來就趕下去了。

看，甘蔗還拋在地上呢！

蕭：你就是這樣告訴我的嗎？啊，這事真是奇怪了，栢特來法郎是一

個很沉靜的人呀！

秋：我想這並不奇怪，我不信一個人的好壞能從相貌上證明的。

便看他貌似善良却追趕賈柯去了！

（詹姆士、恩與特帕上）

詹：特帕告訴我的真是一個大消息，我想無緣無故的怎麼縣官

和巡警來到這裏咧，所以他們剛才過去的時候我就很疑

懷的。

蕭：巡警在他們後邊嗎？一定是賈柯被栢特來打壞了，不然他爲

何來管這閑事呢！

秋：他怎能不打壞他呢？有些人不使器械還能打死人咧，何況他

還拿着草叉呢！

詹：我去把這消息傳到克里沙灘北頭。（下）

梯：我去報給賈柯斯米氏的姪兒，他在教堂南邊賣羊。（下）

秋：我去告訴我的隣人們，再到西邊去看看。（下）

蕭：我去到市場東頭說說。

(他剛轉身要走，特帕一把抓着他。)

特：停停，蕭恩爾立告訴我你看見賈柯斯米氏的女人，凱特凱來，在什麼地方呀？

蕭：看見了。她在她家裏，當我從那裏經過時她正在籬笆上晒衣服呢。

特：她在幹什麼事呀？

蕭：(掙紮着走開了) 她把一條被單子放在籬笆上了。(下)

特：把被單子放在屍首上！上帝可憐我們啊！賈柯斯米氏死了！

她的女人把被單子放在身上預備着埋葬哩！(叫出聲)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啊，蕭恩爾立呀！難道輩子就應該這

樣麻木嗎？世界上的人死了一半我還是一點不知哩！(她

坐下，身子搖動着) 啊，我那可憐的賈柯斯米氏啊！他的

工作做得是多麼好並且多麼勤勞啊！他從未閑要過一天

(梯木凱塞上)

梯：怎麼咧，特帕？我走後又發生了什麼事嗎？

特：唉，我那可憐的賈柯斯米氏啊！

消息之流傳

梯：栢特來趕上他了嗎？

特：唉，那可憐的人啊！

梯：他被殺了嗎？

特：在五畝草場裏！

梯：上帝可憐我們！但這事確實嗎？

特：若不用教堂的儀式或者花不了多少錢吧？

梯：到底誰對你說的？

特：他的女人已竟把被單子蓋着他的死屍哩。(站起擦眼) 我

想現在他們或在那裏守屍吧？

(秋里夫人、詹姆士萊恩和蕭恩爾立同上)

秋：現在各處都是談這椿事。

特：呵呀！冷了，死了。怎麼最後才告訴我哩？

詹：上帝保佑我們！他是真死了嗎？

梯：死是一定了，他的女人已竟在守着屍哩。

蕭：那末栢特來法郎對於他有什麼仇呢？

秋：你想他必定有些緣故罷。假若沒有別的原因他爲什麼致他

死命呢？(提起聲音向特帕說) 特帕呀，他們究竟爲什麼

打起來了？

特：我一點也不知道。在那時候我看見他們：賈柯斯米氏站在那裏；栢特來法郎平靜無事的站在那裏，很注意的聽他唱「理髮匠的妻」那個歌兒。

秋：梯木凱塞你聽着了嗎？爾爾立，詹姆士萊恩，你們都聽着了嗎？栢特來法郎今晨在此地很注意賈柯斯米氏的女人，她就是凱特凱來！注意她又和她附耳說話呢！於是爲着她才打起來了！

蕭：她不是跟他一齊由家裏出來吧？怕是有人慫恿着他們打架罷！

梯：以前我還不知道，栢特來法郎與賈柯斯米氏的婦人有交情哩！

秋：你怎麼會知道呢？那事當然不是在街上叫着讓人知道的。就是法郎夫人也不知道這會事，我是他的隣人還不知道哩，就是賈柯斯米氏他自己也不知道呀，這個自然你也難以知道的，梯木凱塞！

蕭：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只好教栢特來法郎贖養她，供給她了她

很不容易在這地方再另嫁別人了。

梯：他怎麼能養活她呢？他自己還有女人咧。按新教的律法怕不能棄了前妻來娶她吧？

詹：假若他能把她帶到美洲去，那末他就很容易娶她了。

蕭：不管他帶她不帶，我相信他立刻就要逃走哩！當我來時我石見新縣官和喬馬爾多恩往郵局裏去——他們的行色很匆忙的——你想他們一定是去打電，這麼一來他就要被扣留，在整恩氏塘碼頭那裏了。

秋：恐怕凱特凱來要和他一塊走哩，或許也不在那裏守屍了。可憐的人呵！被他的女人丟棄了，一口氣也沒有了，混身是血的暴露野地裏！

(法郎夫人上)

法：現在全鎮上談的是什麼事呀？你們在談論什麼呀？是不是談論我的栢特來法郎？你們說他殺死賈柯斯米氏，只怕是謠言吧？我曾未憂愁到這步田地呵！

詹：安靜點罷，法郎夫人。全鎮的人們實在替你担着驚憂呵！

法：是替我担憂嗎？爲何人人都替我担憂呢？你們可以承担你們

自己的罷；並且你們說謊造謠誣蔑我的可憐的人格，敗壞他的名譽，又趕他走到悲慘的路上去，等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呵，你們將永遠的羞愧着！這就是你們做的嗎！

蕭：歇歇罷，法郎夫人。法律不是像你想象的那麼樣的苛刻。他或者

有犯法的行爲罷，恰如蘭齊韓所做的一樣。

秋：若是他們不逮捕他，若是他們不把繩子放在他的頸項上，那末沒有一個敢說他應該受的！

法：你就是這樣說嗎，波得革特秋里，你就是這麼想嗎？我告訴你，說罷，你太多嘴了，你把自己抬得高高地，把人家都踏在你的腳底下，繩子是嗎？哈，當你來到馬爾丁秋里家裏那一天，並沒有幾根繩子網綁你的妝盒，你自己連一個地氈，一個辨士，甚至於一套衣服也沒有；却是我自己送給你七十鎊錢，還有兩個毛織氈。但是現在你倒比有百鎊的婦人還驕奢強暴哩！你太多嘴了！繩子是嗎？我實告訴你罷，這市場上的人們都是些說謊話與設計陷害人的人們，怕他們不能以半杯穀酒致你於死地。（轉身走）衆：嗚呼！不要信他們的話，像似你們在日未出之前能看見你們自己的面孔！

消息之流傳

樣的不可信。真殺了賈柯斯米氏嗎！你在那裏呀，栢特來，難道你不敢出來嗎？我的沉靜溫柔的人！我的端莊守禮的人！他是一個無害於人的人，好似那田中不侵害人們的動物一樣！他不至於害人，更不至對於任何人作出慘酷見血的事情來！這事當然他作不出來的。（叫）栢特來！栢特來！法郎！你到底在那裏呀？（下）有誰個看見栢特來、法郎沒有？（衆人轉身望她）

詹：這事自然不容易使她信的，但願上帝助她！

（栢特來、法郎由右上，肩着草叉。）

栢：這就是我常常說我自己的，若是有有一種災禍來到世界上，那一定是降臨在我身上，却真是來到了！

（衆人轉身問他）

栢：扛着這根草叉走了一個圈兒，沒有一個人要牠，也沒有地方擱牠，我真是想把牠扔掉了！——是你吧，蕭恩爾！立！（將叉伸出）恰好碰見你了。我走了這麼一會兒，你沒有叫我罷，可是我不把牠找個地方放下了，我怎能走開呢？你願拿着牠，放着牠等見了賈柯斯米氏——

蕭(後退) 我不願拿牠，栢特來法郎，我謝謝你！

栢(轉倒蒲菓攤那裏) 你看這叉，特帕！我把牠拿到此地了；讓我放在你的攤子的底下罷。這地方放着很妥當，沒有人注意到這裏直等買柯斯米氏——

意到這裏直等買柯斯米氏——

特：拿開你的叉罷！是教我爲難嗎？要惹害我嗎？放到巡警那裏作證據罷。(推他後退)

栢：這個太不像鄉隣的道理了，特帕！以前我沒有拿這個叉，我也不加小心，我好像一口搖擺着的鐘似的，上下不停，還是怕着無處放牠。我從此再不願摸牠了！

蕭：這是很可憐的，實在是你未曾做過的。

栢：你願意拿牠不，詹姆斯·森恩？你是很講交情的人呢。

蕭(後退)：旁的事情我都可以替你去作，栢特來法郎，只是這件事我可不能！

蕭：我告訴你說罷，爲今天的事沒有人能助你，或者是向着你。假若是現在有些事——

栢：若真是沒有人願意拿牠了，我只得交給巡警了。

梯：他們很歡迎這個哩，一定的。(大笑)

秋：那末凱特凱來也該帶到警察所裏去。

特(來回走着)：我很奇怪不知誰肯爲買柯斯米氏出葬費？

栢：葬買柯斯米氏！

梯：他不應該如別人一樣的埋葬嗎？你怎麼恁恨他呢？

栢：買柯斯米氏死了！誰告訴你說的？

蕭：全鎮的人都知道這事。

栢：他們說他是怎麼死的？

蕭：我想你自己不能不知道吧，栢特來法郎！你不知道他是被人

追趕着就死在這個凶器——草叉——的底下嗎？

栢：草叉是凶器嗎？

蕭：你不知道屍首是在五畝草場找着的嗎？

栢：五畝草場！

梯：你好像不知道巡警已竟跟着這個凶手的後邊的樣子，

栢：凶手？

秋：你不知道，不是因他的女人凱特凱來才死的嗎？

栢：凱特凱來，他的女人(狀至惑疑，坐下)

秋：現在你還有什麼說的，栢特來法郎？

栢（手按胸）把叉拿着，等我去打聽打聽這個消息！此地把我

弄得迷三倒四的，我只好到別處去打聽了！

梯：看，喬馬爾多恩跟着新縣官一塊兒來了！最好是我們快離

開此地！

蕭：就是這樣罷，我們不要參與此事！

詹：他雖然不好，但是我不願出頭與任何人為難。

（衆急下，止有特帕仍留在攤子後邊。縣官與警士上）

縣官：我就知道這縣的情形不好，可是我沒想到我第一次來此

就發生了謀殺的案子哩！

警士：我也知道這事出你意料之外，真是。

縣官：好則我還沒有回去。但一路上我聽了些風言風話，我着實

疑惑。

警士：這事自然令人生疑。

縣官：你從你所問的人們口裏都是談的同樣的事嗎？

警士：同樣的事——縱然不能完全相同，但無論如何和我第一次

所聽的都是差不多。

縣官：那個人做什麼呀？他拿着草叉自己獨坐在那裏。他滿臉帶

着凶氣。凶手就是用草叉把人打死的！

警士（附耳低語）：這個人正是他們所說的凶手，栢特來法郎！

縣官：他一定是沒得逃脫了——他或者想把這事抵賴過去罷。我

記着在安德門島有個犯人作過這樣的勾當，雖然他依舊

脫不了我的法網！站在一旁——不要離遠了——把手銬預備

好。（他向前走，兩手交叉着，站在他前。）你，你現在關於賈

柯斯米氏的事知道不？

警士：賈柯斯米氏，先生，賈柯斯米氏呀！

縣官（前進一步，近其身，一手拍其肩）：賈柯斯米氏在那裏？

栢（長嘆一聲，搖頭下垂）：實在是，他在那裏呢？

縣官：你怎麼說的呀？

栢：今天早晨他站在那裏，唱着他的歌兒——不是燃着他的烟袋

呢——從他的鞋窟窿裏拿出一根自來火來——

縣官：我這一次是第三次問你，他到底在那裏？

栢：我不願說這事，這事太奇怪了。並且人也不應該談論他人的

事以自招怨恨。

縣官：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訴我罷。

栢：我所知道的——好，那裏有三份產業；那裏是林木保的，那裏是白革桃里的，那裏是——

縣官：真沒意思！說這些瑣屑的事！說正經的罷！

栢：你不會去問傳道士嗎？這是傳道士說的。再不然你去問問年
老的人。他們都是這樣講的，說是影子離開身子的時候，靈
也停止了，身體也不動了——影子（突然而起）我覺着
不過十分鐘的樣子，還看見賈柯斯米氏在鑪子角地呢，但
一會兒就不見他了。難道我看見是他的幽靈嗎？你想是不
是？

縣官（向警士）：受良心的譴責！他現在要全盤自供了！

栢：他的幽靈來到我的面前了，像是爲着要叉的緣故！因爲我把
叉拿着了，他沒有東西防護他自己才至於死地呢！

縣官（向警士）：我要把他的話記下來。（拿出日記本）（向栢
特來）我警告你罷，你的話都記下來了！

栢：若是當初我走開了，現在我也受不着這樣的麻煩了！他的幽
靈若真是能出來在審判日與我對質——那末我就無話
可說了。

縣官（寫）：審判日——

栢：不久他的幽靈就該出來了——難道他白晝跟着我，夜裏還不
離開我嗎？——但這樣我並不以爲奇，因爲我是一個
的人啊！

縣官（嚴厲）：據實說罷。你犯罪的動機是什麼？

栢：動機是什麼？

縣官：是的，動機就是原因。

栢：我不說這個。

縣官：最好還是你說了罷，是爲着錢嗎？

栢：並不貧苦的賈柯斯米氏除了他的手常放在他的袋中，難道
還有旁的東西在裏頭嗎？

縣官：是爲着爭什麼東西嗎？

栢（憤怒）：不是！他從來未曾拿過別人的東西，也沒有被別人
拿過他的東西！

縣官：我看最好還是你立刻對我說實話罷！

栢：我告訴你說罷，就是爲着全世界也別想教我一句話——因爲
這種事情是我不願意說的。

縣官：雖然你守着秘密也是沒用。那事情終究要發覺出來的。

栢：好，就算那樣罷，但許多人已竟知道了。在此地小聲相談呢。我

不說謊話，可是說又有何用呢？（他以手掩口，縣官捕之。）

不要如此對我，此地從來沒有這樣的事——那是因為凱

特凱來的緣故，賈柯斯米氏的女人。

二警官（向警士）：把他帶上手銬。我們不必那樣的麻煩了。我就

知道他要自己承認的。（警士給他帶上手銬。）

栢：現在帶上手銬了！上帝呵！我常說若是災禍臨於此地她一定

要落在我身上。我帶上手銬了！呵！但這並不算奇怪。

（法郎夫人上，衆人隨上，她向後看，對着他們說。）

法：全鎮的人都會捏造謠言，說謊話，傳佈謊話比狗子跑的還快

哩！說謊話誣蔑我的可憐的人，說他打死了賈柯斯米氏。我

那溫柔的同伴啊！在這五個教區內那還有一個好人！他何

會得罪過一個人呀！（轉身向他）呵！栢特來法郎被巡警

拿着了！把他帶上手銬了！呵！栢特來，你到底到底做了什麼

事咧？

栢：啊！馬利，大災禍臨到我身上了！這是我常說的，就是若有什麼

災禍——

法：他到底做了什麼事咧，或者是我迷惑了吧？

縣官：他是一個兇手，已竟被捕了！

法：誰告他的咧？不要信他們！他們都是造謠說謊的人，請交還我

的罷！

縣官：自然是你袒護他，但是你自己決無從反抗你的隣人。他是

已竟被捕了，因為他是殺賈柯斯米氏的兇手，這是他自己

承認的。

法：上帝替我們辯護罷！但是他為什麼要殺賈柯斯米氏？

縣官：最好是你應該知道一切。他因為同被殺者的女人發生了

戀愛的事！

法（坐下）：同賈柯斯米氏的女人同凱特凱來——哼，奸夫呀！

衆人：真是大大的羞辱！他真是一個奸詐的人！

秋：到美洲去，他還帶着她呢，法郎夫人！

栢：你說什麼呀？馬利我告你說——

法：一句也別說了！我不聽你的一句話了！（以手掩耳）啊，沒打

算他是一個奸詐的惡人，哼，算了！

栢：安靜點等我說給你聽！仔細聽我說！

法：到鎮上來時在驢車上依偎着我坐着，那時可怪安靜可怪可愛，但誰知道你心裏懷着奸意呢！

栢：難道你瘋了嗎？或者是我瘋了嗎？

法：自然是我說不過你，奴才，奴才——你瞞怨着，太息着，你難受，

不痛快，你常常的恐嚇着要去死！

栢：請你安靜點等我說給你聽！

法：你把羞耻的事帶到此地來！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可耻的

事情！

栢：你能不能閉着你的嘴聽我說話！

法：我只當是那一個漂亮女人咧，誰知道是小如拳頭的凱特凱

來，身不滿四尺，牙齒不全的女人！上帝的報應將集於你身

了，栢特來法郎，因為你那黑心裏藏着奸意，你腦子裏存着

惡劣的思想，唉，可憐的賈柯斯米氏的鮮血染溼了你的手！

（聽着賈柯斯米氏的歌聲）

『海水將潤兮，

大地將悲悽而哀呻！

夫何高聲歌而狂呼兮，

爲此理髮匠之戀人！』

栢：那不是賈柯斯米氏的歌聲——我從未聽過鬼能歌唱——他是

來要叉的（後退，賈柯斯米氏上）

賈：請你們那一位還我的叉罷，我要深深地致謝於他並且祝他

長壽呢！

特：上帝賜福於我們！賈柯斯米氏是一個快樂的人了！

詹：你是從墓中來的嗎？

蕭：你是活人，還是死人？

梯：你不是躺在柩裏嗎？

秋：你不是已竟死了嗎？

法：活的也能，死的也能，請你禁止着你的女人凱特凱來，她要跟

着我的男人跑到美洲去哩！

賈：這是怎麼一會事——你們都好像瘋了似的，怎麼我的女人要

同栢特來法郎跑到美洲去？

法：要離開你，她要去開你哩，賈柯斯米氏，並且要從我的身旁帶

走我的人呢！這是他們二人商議的！

賈：是誰個說的我要打碎他的頭？是誰說的？（向梯木凱塞）是你說的嗎？（向蕭恩爾立）是你嗎？

衆人（後退，搖頭）不是我說的呀！

賈：請告訴我誰說的！

衆人（指栢特來）是他說的！

賈：我打碎你的頭！（撲向栢特來）

（栢特來後退，衆人扯賈柯後退。）

賈（作掙紮欲脫狀）：我要打他！這種惡劣的行爲對於任何女人都是錯的！（再作衝擊狀）嘴裏說謊話，心裏懷惡意，想別人的女人弄在你的身邊，想別人的女人當做你自己的過生活！你們丟了我，我要打他，打他！（再作衝擊狀，但被衆人扯向後退）

縣官（指賈柯）：警察把這個人也帶上手銬！現在我都看出來了！這是一種假做虛裝的套兒，乃是同謀不軌以抗正義的。在安德門島也有過這麼一回事，就是毛波色那個慘案，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

警士或者他也是的。

消息之流傳

縣官：我們可以把這兩個形似凶手的人都拿着。我們必得將此二人與真賈柯斯米氏的身體對認一下。

賈：若是任何人能以找着我的屍身了，我一定要打碎他的頭！
縣官：趕緊從兵營裏求援。（鳴警笛）

栢：我想着，假若是我與賈柯斯米氏能在夜裏囚在一個山洞裏，我可以把他的手銬弄掉，他的手可以自由了，在那時才可以找着手呢！

縣官：走罷！（衆由右下）

（全劇完）

一九二五，十月十日于汴。

致梁漱冥書

黃際遇

漱冥足下：得所賜尊公巨川先生遺書，在苒經旬，未爲謝啟，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尊公以道義衣被天下，足下將道志，願以版權公諸天下，而未能廣印全書，知足下之有隱痛矣。僕於足下，無因造前，一牋之通，遽蒙推愛，奉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尊公之書，非卒讀之，細讀之，且善讀之，不特中心有所未安，即執筆復書，寫數句人世酬酢語，亦已負疚神明，於我心如有憾焉。用是稽遲未報，蓋有待也，非敢緩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獨生我儕於此道微學，變國感民窮之會，並世既無中心之人物，羣衆又失歸宿之精神，消極之哲學，既不能解決人生之煩惱，積極之哲學，又無以控馭人心之騷突，足下「東西洋文化哲學」之論，其有憂患乎？尊公抱不可終日之懷，而未能行與民更始之志，終出此無可如何之策，以冀其或有一得之收，假令世界之擾攘，聲光化電之供給，於人心未死之前，有時而息，又假令此芸芸者，於此萬籟無聲如瀕末日之際，閉目澄思，思此生有何意義，梁先生之死爲何如事？梁先生之書作何如語？庶幾生人之道未盡，庶幾此心尙有在腔子

裏時，庶幾不盡天下人，舉天下事，皆不辨禮義而爲之，而其如舉人雖死，大盜不止，下焉者迷信不足以範草野之愚，次焉者法律不足以束自好之士，上焉者道德竟徒資誦者之攻，燎原已成，竊鈞何誅，豺狼當道，狐狸安問？然則尊公鯢伏之勤，足下鉛槧之勞，後死者追維之下，不將皆有餘痛矣乎？竊聞伍尙之獨赴一難，日度其才不如弟，程嬰之委責杵臼，自稱其不爲其難，曾公耻爲文人，而屬稿萬言，更咨嗟涕夷而道之，世無知我，且載背及溺，則自經溝瀆以諫之，既竭吾才，復赴國難，既爲其易，復爲其難，天下滔滔，人間何世，猶遺此守拙蹈義之一老，維繫乎天壤間匹夫匹婦之倫常，斯亦愛時者所常用爲壯氣者也。我佛教救世，自我入獄，大哉孔子，席不暇暖，墨子兼愛，突不得黔，遷受極刑，忍辱成書，自古以道救人之大哲，下至苦節礪行之編氓，所取以爲術者百其塗，所用以爲心者，則皆秉此不忍人之心，充類至義以發其獨往獨來之概而已，物質不滅，未爲定論，而此精神與人心感應之機，則非巧歷所能權度耳，而未可爲持枯寂之論，躬放縱之行者道也。

感念之餘，聊以筆盡，惟左右察之。再者此間中州大學缺主哲學
講席之人，盼足下慨然遊梁，宏施教化，即不克久居，一期講授，亦
所盼望，臨書馳想，如何可言。



中州大學季刊第一期目錄

〔注意〕標點只用句讀兩種

文藝第一卷第二期

| | |
|--------------------------|--------|
| 河南教育 | 李鶴 |
| 錯數 | 黃際遇 |
| 讀柏拉圖理想國 | 賴執中 |
| 貨幣之原起 | 安石如 |
| 讀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札記（雅歲讀書志之一） | 李笠 |
| 鐵塔致 | 王志剛 |
| 九日登鐵塔賦 | 段凌辰 |
| 中西交通的沿革 | 張仲和 |
| 阿輸迦王與佛教 | 劉揆藜 |
| 代數學歷史上進程之一瞥 | 李承燾 |
| 維生素 | 余澤蘭 |
| 開封附近沙堆之成因分布與風力水力 | |
| 風向水向之關係 | 馮景蘭 |
| 硫酸製造廠的內容 | 周厚樞講 |
| | {張國維}記 |
| | {強可震} |
| 分子電子之大小及速度 | 瞿弗章 |
| 獲鹿井際陽泉太原地質旅行記 | 俞建章 |
| 金鐘歌 | 王志剛 |
| $X^{16} + X^8 + 1$ 之因數分解 | 劉振經 |
| 釋刊——廢話與科學 | 黃際遇 |
| 中州大學實施概況 | |

一四四

編輯者 中州大學校務處
發行者 河南開封中州大學
印刷者 北京順天時報印刷局
每冊定價大洋二角

本刊投稿細則（改訂）

- （一）會員及非會員之投稿，凡與本刊宗旨符合者，均所歡迎。文體不拘文言白話，但以前未經他處登載者為限。
- （二）來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符號用於行左，句讀用於行右。
- （三）來稿須依本刊規定格式，分上下兩截寫，每面上下共三十六行，每行二十三字。
- （四）稿末請詳細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函。
- （五）稿件登載與否，由本會酌定。登載者酌贈本刊。
- （六）登載之稿，由作者自行負責。
- （七）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必須退還者，請預先聲明，並附寄郵票三分。
- （八）來稿本會有修改之權。
- （九）譯稿請詳註出處。
- （十）來稿請寄交「開封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編輯部」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出版

不許轉載

編輯者 開封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
 校訂者 開封中州大學出版委員會
 印刷者 上海中國書店
 總發行所 開封中州大學文藝研究會
 代售處 開封文化書社及河南書店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
 各省大書坊

定價 每期大洋二角郵票代價實足計算但以一分三分者為限

郵費 每期三分

廣告價目表

| 普通 | 中等 | 上等 | 特等 | 等第 |
|-----|-----|-------|-----|------|
| 正文後 | 正文前 | 封面之裏面 | 底封面 | 地位 |
| 三元 | 五元 | 十元 | 二十元 | 全 |
| 一元半 | 二元半 | 五元 | 十元 | 面 |
| 五角 | 一元 | 二元半 | 五元 | 半 |
| | | | | 面 |
| | | | | 四分之一 |